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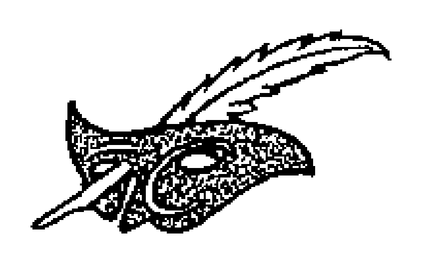
云中奇案

云 中 奇 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高峰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云中奇案

DEATH IN THE CLOUDS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高　峰
责任编辑：夏文琦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59—7/I·970
定　　价：17.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普罗米修斯"号飞出巴黎

在布尔歇机场上，九月的太阳还很酷烈。旅客们热得昏头昏脑，懒洋洋地步入机场，顺着晃晃荡荡的舷梯登上"普罗米修斯"号飞机；几分钟以后，它就要从巴黎飞往伦敦的克罗伊登机场了。

简·格雷最后一个走进客机，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自己的第十六号座位，立即坐下。有几个人早已进入客舱。有的人甚至已经舒舒服服地斜倚在椅子上了。通道的另一面，有人在起劲地交谈。谈话的是两位太太，其中一个声音刺耳，甚至使得简稍微皱了皱眉头。

"亲爱的……完全不可思议……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在哪儿？您说啥呀！在瑞昂莱潘[1]吗？哦，对了……在

---

[1] 法国地名。——译注。

莱皮纳竟有那样的家伙……不,不,当然啰,咱们坐在一块儿吧。难道不行吗?谁?啊,我明白了……"

马上听见一个外国人谦逊、愉快地回答:"噢,很高兴,请坐吧,太太!"

简偷看了外国人一眼。

这是一个年纪不轻的人,矮小墩实,长着小胡子,卵形脑袋;他把自己的座位恭敬地让给其中一位太太,就移到通道另一面的椅子去。

简微微扭过头,就瞧见那两个妇人:她俩的突然相遇使得这个外国人彬彬有礼地让了座。提到在莱皮纳就激起了简的遐想:她也刚刚去过那儿。简忽然想起,她在哪儿见过这个尖声尖气的妇人——在赌桌边见过。当时,这个妇人惶惶惑惑、杌陧不安,一会儿攥紧拳头,一会儿又把拳头松开;她那活像德累斯顿瓷制的玩偶的清秀脸蛋,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又绯红。简心想,她毫不费劲就能想起这个人的姓名。当时,一个女友向她提到这个妇人,曾说:"她虽然也是个高贵的太太,但是并不货真价实。从前,她大概是合唱团里的角色……"女友的口吻中有一种轻蔑和嘲笑的味儿。这个女友叫梅西,她的工作挺好——充当按摩女郎,她能"消除"顾客过度肥胖的现象。

"可是另一个妇人,"简心想,"当然是个名副其实的贵夫人。然而,可惜她长了一张'马脸'……"

简前面的椅子由一个身穿鲜艳的浅蓝色绒线衫的年轻人占据。为了不跟这年轻人的视线相遇,她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

机械师们用法语互相吆喝一阵，就收起了舷梯；发动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飞机终于启航了。

简屏住气息，因为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航行，所以她十分兴奋……飞机往前疾驰，她觉得立即越过了机场的范围……可是，眨眼间，他们已经在大地上空了……飞机盘旋升高，布尔歇就远远地落在下面，勉强才能看见了……

飞机开始了寻常的日间航行，乘客并不那么多，总共只有二十一人。十人在第一客舱，十一人在第二客舱。机组有正副两名驾驶员和两个乘务员。在客舱里，发动机的噪音是采取人工的办法压低的，甚至耳朵也无需塞上棉花。不过，交谈仍然困难，只能胡思乱想。

“普罗米修斯”号飞过英吉利海峡，就在英国上空轰鸣了，每个乘客都想着自己的心事。

简·格雷终于拿定主意：“绝不瞧他！不，绝不，最好望着窗外，想想心事，这是最恰当的。我得从头回忆一下往事，安静安静。”

她回想了一下所谓的“从头”——购买飞机票的时刻。飞机票虽说那么贵，旅游却是那么美好……

在简和其他五个跟她一样的年轻姑娘工作的理发馆里，是一片嘻笑声和嘈杂声。

“如果你赢了，你要干啥啊，亲爱的？”

“难说……”

接着是计划呀，幻想呀，争论呀……

“‘大奖’她没得到，可她赢了整整一百英镑！”

“花掉一半，而把另一半攒起来吧。压根儿料不到将来

发生什么事。”

“我要是你，简，我宁肯买一件很好的皮大衣！”

“去航海一次不是更美吗？”

一想到航海，简的心就怦怦直跳。最后，她下了决心：到莱皮纳去消磨一个星期。她的许多女友都已去过莱皮纳，或者正准备上那儿去……

简手指灵巧，敏捷地给顾客理好和分开一绺绺头发，卷成服服帖帖的鬈发，同时向顾客提出一些寻常的问题：“您多久没理发了，太太？”“您的头发为啥不是一个颜色，太太？”“这是一个美好的夏季，不是吗，太太？”接着她又想：“我为啥不到莱皮纳去呢？”现在，她赢了一百英镑，能够畅游一次了。

对她来说，衣着不成问题，简跟大多数伦敦姑娘一样，在她们工作的地方，几乎人人都会梳妆打扮；她花很少一点儿钱，就能把自己打扮得既时髦又漂亮。她的指甲啦，装饰品啦，发式啦，经常都是无可指摘的。

于是，简去了莱皮纳……然而，这次旅游仅仅由于那惟一的邂逅吗？由于轮盘赌时发生的事儿吗？

每逢晚上，简都要赌上一小笔钱，但不管怎样，她都决不超过这笔钱。可一开头，她就很不走运。她已经赌了四个晚上。这一次是她的最后一笔赌注了。简把赌注押在“彩色”的号码上。她很少赢，多半是输；此刻，她把钱捏在手里，屏息等待。

还剩下两个空号——5和6。赌注下在其中一个号码上吧？可是下在哪个号码上呢？放在5还是6上？怎样猜得

中呢？

5号翻转过去，小球就滚动了。简一伸手，放在6上。

正巧，她和对面的一个赌客同时下注：她选中了6，他选中了5。

“赌注下定啦。”庄头说。小球跳了一下就不动了。

“5号，红的，单数，赢啦。”

简懊恼得几乎叫了一声。庄家收起赌注，付钱给赢家，坐在简对面的赌客问道：

“为什么您不拿自己赢得的钱？”

“可我下的是6呀！”

“不，下6的是我，你下的是5。”

他是十分讨人喜欢的：白白的牙齿，黑黑的脸蛋，蓝蓝的眼睛，短短的鬈发。

简狐疑地拿起赢得的钱。这是不是搞错了？她不相信。莫非她偶然下在5上了？她怀疑地瞅了陌生人一眼。他又回了一个微笑：

“完全不错，”他猜到了她的心思，鼓励地说。“如果您把钱留在桌上，别人马上就会把它拿走！这是一定的。”

不一会儿，他亲切地哈了哈腰就走了。就他来说，这是很有分寸的。否则简可能认为，他仅仅为了跟她结识，而把赢的钱让给她。不过，他倒也是个温和可爱的人……于是，在飞机上，他的座位正好就在她的椅子对面……话说回来，所有的钱已花光了，巴黎的最后两天也一晃而过（唉，可惜是最后两天），而现在该回家了……

“何必去猜测将来如何，”简阻止自己胡思乱想，“干吗

瞎操心?”

彼此闲聊的两个妇人已不做声了。“德累斯顿瓷制的”太太气恼地瞧了瞧裂了的指甲。她揿了揿电铃，当一个穿着雪白衣服的乘务员来到她面前时，她说：

“叫我的女佣人到我这儿来一下。她在第二客舱。”

“是的，太太。”故意表示服务周到、动作敏捷、熟悉业务的乘务员走了。马上出现了一个头发乌黑的年轻的法国姑娘。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拿来了一个装着贵重物品的小盒子。霍尔伯里太太用法国话吩咐这个姑娘：

“马德琳，去把那个红色的小匣子拿来给我。”

女佣人朝机尾堆放行李、箱子和盒子的地方走去。不一会，这姑娘就拿了一个小匣子回来。西塞莉·霍尔伯里太太从女佣人手里接过小匣子，就让她走了。

“好，马德琳，这个就留在我这儿，去吧。”

女佣人离开。霍尔伯里太太揭开匣盖，从匣子里取出一把指甲锉子。然后，她对着椭圆形的小镜子长久地瞧着自己的面孔：一会儿扑点儿香粉，一会儿又涂涂口红……

简轻蔑地撇了撇嘴，就去观察客舱中的其他乘客。

坐在飞机中相遇的两个太太后面的，是那个彬彬有礼的跟贵妇交换座位的矮小的外国人。他围了一条暖和的毛围巾，似乎正在打盹，简凝视的目光大概惊动了他。他瞅了简一眼，又合上眼睑。

跟他并排坐的是一个体面的、头发斑白的男人。他膝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套子，里面装了一只长笛。这人拿一块麂皮爱护地擦着乐器。他的样儿挺有趣，可他根本不像一个乐

师，更像一个律师或大夫。

坐在稍远一点的是两个法国人：一个是大胡子，已经上了年纪；另一个年轻得多，大概是他的儿子。两人正在热烈地谈论什么，而且更加起劲地打着手势，就这样消磨时间。

然而引起简注意的，显然是那个穿蓝色绒线衫的男人，也就是她不知为什么不愿去看的那个人。

“心里七上八下，真是愚蠢，荒唐，好像我才十七岁啊！”简懊恼地责骂自己。

萦绕在她心间的诺曼·盖尔（穿蓝色绒线衫的人）却在寻思：“她真可爱！说实在的，太好了！她似乎记得我。当时，她显得那么苦恼——她的赌注都输光了。那笔赢得的钱，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快乐！我到底做对了……她一微笑就叫人喜爱：健康的牙齿、坚固的牙床。活见鬼，我怎么这么发慌！沉住气吧，小伙子！”

他向旁边走过的乘务员说：

“我想吃点什么。你们有没有冷食？”

霍尔伯里伯爵夫人却在思忖：“我的天，究竟怎么办呢？这是意外的灾难，可怕的灾难。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但愿我的神经支撑得住。这我能够办到吗？我能蒙混过去吗？神经是受不了的。全都因为古柯碱[1]。我干吗要服用它呢？我的面孔吓人，太吓人啦！这只母猫——维尼夏·克尔在这儿，就更糟糕了。她老是盯着我瞧，好像我是一个肮脏货。我想把斯蒂芬抓在手里，却没办到。不过，她也瞧见了他的！我

① 一种麻醉剂。——译注。

恨死了上流社会的这帮太太。天哪,我咋办呀!应当想点什么法儿!这老妖精竟恫吓我……"

霍尔伯里太太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把它插在长烟嘴里,她的两只手都在战栗。

人人敬重的维尼夏·克尔却在嘀咕:"哼,这根毒刺!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吧,就算她熟悉环境,可她的样儿却很不像话。可怜的老头斯蒂芬……她要能离开他就好了……"

她也拿出烟卷,在西塞莉·霍尔伯里的香烟上对了个火。

乘务员阻止她:

"对不起,太太,这里禁止吸烟!"

"见鬼!"霍尔伯里太太表示不满。

赫尔克里·波洛在想:"这小姑娘真可爱。她有一个坚毅的下巴,可是什么使她惶惶不安呢?她为什么回避对面那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的目光呢?看来,她是认识他的,他也是认识她的……"

飞机显著地下降。

"啊,我的肚子。"赫尔克里·波洛哼了一声,牢牢地闭上了眼睛。

跟他并排的布赖恩特大夫,用灵活的手指抚摸着自己的长笛,心里琢磨:"无法下定决心。我简直不敢去做。这在我的事业上是多么重大的一步……"

他从套子里小心地取出长笛。音乐……在乐曲声中可以忘却人生的一切忧虑。他笑眯眯地把长笛拿到唇边,接着又将它放下。蓄着小胡子的矮个子正在旁边打呼噜。

飞机突然剧烈地摇晃了一下，晃得人的眼睛都发花了。布莱恩特大夫高兴的是，他从不晕车，也不晕船，坐飞机也不会晕机。

老杜邦先生激动地向小杜邦嚷嚷起来：

“这一点用不着怀疑！他们——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全都错了！古代陶器发明的日期，他们说得不准！比方说，萨迈拉陶器……”

让·杜邦个儿挺高，彬彬有礼，样子有点懒洋洋的，他温和地反驳说：

“你应当全面地论证！还有塔尔·哈雷夫和萨基耶·戈兹……”

阿曼德·杜邦先生拉了拉饱经沧桑的航空旅行袋的小锁，竭力想打开它。

“你顺便看看这些库尔德烟斗，现在做成了这般样儿。烟斗的装饰很像公元前五千年的壁画……”

阿曼德·杜邦先生猛然一打手势，差点儿把乘务员刚才放在他面前的一只碟子碰掉了。

克兰西先生是个作家，写过许多侦探小说；他从诺曼·盖尔旁边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飞机尾部去，从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份《大陆评论》杂志，就拿着它回来，想以此证明自己好像侦探小说里所写的完全“不在现场”。

坐在克兰西先生后面的赖德先生心里直翻腾：“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必须坚持到底。我不知道自己的股息能不能提高……如果一切圆满，那就万事大吉了……啊，天哪！”

诺曼·盖尔站起身来，到厕所去。厕所的门刚在他后面

关上，简立即从手提包里取出小镜子，不安地看了看自己，在鼻子上搽了一点儿香粉，并且用口红勾出嘴唇的轮廓。

……乘务员把咖啡放在简面前。她望了望窗外。下面是阳光灿烂的、蔚蓝色的英吉利海峡。

正当克兰西先生聚精会神地思考他那第一部小说的人物在某个沙里布罗德城里的遭遇时，一只黄蜂在他头顶上讨厌地嗡嗡盘旋。克兰西挥手赶开黄蜂，黄蜂就飞到远处去纠缠杜邦父子的碗碟了。

胆大的让·杜邦准确一击，打死了黄蜂。

四周一片寂静。谈话声停止，每个人都只去想自己的心事了。

客舱的深处，在第 2 号座位上，吉塞尔太太的头忽然耷拉下来。这位太太似乎往前俯着身子，正在动脑筋或看打瞌睡。

可是，这位太太既没有动脑筋，也没有打瞌睡。

吉塞尔太太已经死啦……

第二章 “……您的付款单，太太”

乘务长亨利·米切尔小心地从一个座位走到另一个座位，把预先准备好的付款单送给每个乘客。再过半小时，飞机就要到达克罗伊登。米切尔收下钞票和小银币，一面哈腰，一面不住地说：“谢谢，先生。谢谢，太太。”在那两个法国人的小桌跟前，他不得不等候一两分钟，因为那两个人正在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而且起劲地打着手势。“在这儿，大概捞不到小费了。”米切尔郁悒地想道。

有两个乘客正在打盹：一是矮壮的小胡子，一是机尾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太太。对于乘务员，这位太太经常都是很慷慨的；米切尔记得她，她搭乘这条航线的飞机已经好几次了。因此，米切尔并没有及早唤醒她。

米切尔刚刚走近，矮矮的小胡子马上醒来，付了一瓶苏打水和“船长”牌薄饼干的钱——这两样东西是他容许自己

享用的。

米切尔长时间没有惊动这位女乘客。最后，距离克罗伊登约莫只有十五分钟了，他才向她说：

“对不起，这是您的付款单，太太……”

他小心地用手触了一下妇人的肩膀。她没醒来，他又轻轻地拉了拉她。突然，这位太太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瘫了下去。米切尔吓得发冷，俯身去看太太，然后惊惶失色地直起腰来……

乘务员艾伯特·戴维斯不大相信地说：

“得了吧！难道你以为她死了？”

“跟你说，她死啦！”米切尔直哆嗦。

“你敢肯定吗，亨利？”

“难道这是严重的昏厥？”

“几分钟就到克罗伊登了！”

片刻间，两个乘务员都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随即又开始行动。戴维斯去报告驾驶员，米切尔到乘客们那儿去。他从一个座位走到另一个座位，低声问道：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大夫么？”

诺曼·盖尔说：

“我是牙科大夫。不过，也许我能帮你忙？”他从座位上欠起身来。

“我是大夫。”布赖恩特大夫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边，第二号座位上，有个太太……她的神色叫我见了难受……”

布赖恩特大夫站起来，跟随乘务员走过去。那个小胡子明白发生了不大寻常的事，不露声色地离开自己的座位，也跟在他们后面。

布赖恩特大夫弯腰去看伸开两手躺着的太太。这个妇人已经很不年轻，相当肥胖，穿了一件黑色的旅行衣服。

检查很快结束。大夫有把握地说：

“她死啦。”

米切尔问道：

“您认为她死于心脏病发作吗？”

“没有详细地检查，我是不能断定的。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我说的是她活着的时候。”

米切尔思索了一下。

“我拿咖啡给她的时候，她还是好好儿的。”

“这有多久了？”

“大约三刻钟以前，或者将近三刻钟。随后，我拿付款单去时，我还以为她在打盹……”

他们的谈话引起了注意——乘客们都朝他们这边掉过头来，伸着脖子。

“我以为这多半是突发病。”米切尔满怀希望地说。他相信情况不那么坏。他甚至对发生的事提出自己的理论根据。他说，他妻子的姐姐就经常出现突发病。他个人认为，突发病是一种普通的病，每个人都容易想到这是怎么一回事。

布赖恩特大夫根本不想对发生的事承担责任。他露出极端为难的神情，摇了摇头。

缠着围巾的矮胖小胡子突然说：

“请你们看看，先生们，她的脖子上可以瞧见一个针刺的痕迹。这是一个明显的小点……”

妇人的头给翻转过去，脖子上就清楚地现出一个红色的圆点。

“对不起，”让·杜邦走过来，插嘴说。“你们说妇人死了，脖子上有针刺的痕迹吗？”

让·杜邦说得很慢，好像自言自语。

“我能说说自己的推测吗？不久以前，有一只黄蜂在这儿飞来飞去。我把它打死了。”他指了指躺在他的咖啡碟里的黄蜂。“这个不幸的太太会不会死于黄蜂的刺螫呢？我听说，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可能……”布赖恩特表示同意。“医学上有过这一类的事例，这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如果一个人的心脏衰弱。”

“我能做点儿什么事吗？”乘务长米切尔问道。“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到克罗伊登了。”

“首先保持安静！”布赖恩特大夫说。“什么也不用做，绝对不能触动或挪动尸体。”布赖恩特大夫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诧异地望了望缠着围巾的矮小的外国人，这个外国人甚至动都不动一下。

“敬爱的先生，”布赖恩特大夫说，“在这种场合下，您最好是重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咱们马上就到克罗伊登了。”

“完全对，先生。”乘务长说着提高嗓门：“先生们，请大家回座位去坐好！”

“对不起，”矮个子说，“在这里，我看还有点儿什么

……”

“还有点儿什么呢？”

“是呀，有点儿谁也没有发现的东西！”

他用靴尖指了指能够证明他的说法的东西。乘务长和布赖恩特大夫顺着他的动作看去。飞机底板上露出一个深黄色的小东西，这小东西是被黑裙子的边儿遮住的。

“还有一只黄蜂吗？”大夫觉得奇怪。

赫尔克里·波洛跪下，从西服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发亮的金属镊子，细心地夹起他所说的那个“东西”。他小心地拿着自己的虏获物，直起腰来，说：

“大概，这很像黄蜂。但它毕竟不是黄蜂！”

他把发现的玩意儿翻来覆去，让大夫和乘务长从各方面都能看见。这是一小束深黄色的柔丝，是固定在形状古怪的箭锋上的。锋尖有一根普通的针。

“我的天！我的天！”克兰西先生脱口而出，也从座位上站也来，打算越过乘务长米切尔的肩膀瞧一瞧。“简直叫人吃惊！极端古怪的东西，在我平生见过的东西中，这是最古怪的。我决不会相信！”

“您或许能够向我们解释一下吧，先生？”乘务长问道。“您知道这是什么吗？您认不认识这个东西？”

“认不认识？当然认识！”克兰西先生自以为是，神气十足。“先生们，这个东西不过是土人的箭。这种箭是从特制的吹管里吹出去的。有些部落的战士就用这类吹管当作武器……哎，现在我大概无法确切地断定，是南美的土人，还是加里曼丹岛上的居民……但是不必怀疑，这正是从吹管

里放出的那种土人的箭，而且我疑心箭端……”

“涂了南美印第安人有名的毒药，”赫尔克里·波洛替他把话说完，并且添了一句：“毕竟，这可不可能呢？”

“这实在是很不寻常的！”克兰西先生继续说。由于自我欣赏和职业上的骄傲，他仍旧洋洋得意。“我说这是非同凡响的！我自个儿在写侦探小说，但在现实生活中突然碰上了同样的……”

克兰西先生简直找不到话来表达他激动的心情。

飞机开始倾斜下滑，仍旧聚在通道上的乘客们差点儿跌倒。“普罗米修斯”号开始降落，在机场上空绕了一圈，就往下滑行了。下面展现的就是克罗伊登。

第三章　克罗伊登

在飞机上出现的悲剧场面中，乘务长米切尔和大夫再也不是注意的中心了。那个缠着毛围巾、显得有点怪诞的人取而代之，掌握了整个局面。他说话很有权威，甚至谁也不敢反驳他或者提出问题。他向米切尔低声地说一句什么，米切尔就点了点头，在乘客之间挤了过去，站在通向飞机前一部分的门边。

飞机滑过跑道。马达声停息之后，米切尔提高嗓门叫喊：

“太太们和先生们，政府的代表没来这儿以前，请大家留在自己的座位上。我想不会让你们耽搁太久。”

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绝大多数乘客都表示赞同，只有一个人坚决反对：

“胡说八道！”霍尔伯里太太生气地叫嚷，“难道你不知

道我是什么人吗？我要求立即让我走！”

“非常抱歉，太太。对您也不例外。”

“可这是极端荒谬的！”西塞莉气呼呼地跺了一下脚。“我要将你们的擅作主张告诉航空公司管理处。可恨的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跟这个死尸一起关在这儿！”

“说实在，亲爱的，”维尼夏·克尔用文雅的声调慢声慢气地说。“这一切都是极不愉快的！但我认为，终归应当稍微忍耐一下。”她坐下，从手提包里掏出烟盒。“现在我能安安静静地抽支烟吗，乘务长？”

心绪不宁的米切尔回答：

“太太，现在我倒认为可以。”

米切尔回头一看，戴维斯通过副门放出了第二客舱的乘客，现在正到航空站大楼去找政府代表。

等候没有多久，但是乘客们觉得过了至少半个小时，机场出现了一个身穿便服的人：这人走路的姿势像军人，还有一个警察伴随。他们急匆匆地穿过机场，攀上舷梯，从米切尔预先给他们打开的一扇门走进飞机。

“哎，什么事啊？发生了什么事吗？”穿便服的人打着官腔问道。

他听米切尔讲，接着又听布赖恩特大夫讲，然后弯下腰瞧了瞧已死的妇人。他给警察作了简短的指示，就向乘客们说：

“劳驾跟我去一趟吧，太太们和先生们！”

他领着他们穿过机场，但是没像往常那样到宽敞的海关检查所去，而是拐进了警察所的那一间单独的小屋子。

“太太们和先生们，我认为，我们要你们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手续要求的时间。”

“听我说吧，警督。我很着急……”詹姆斯・赖德说。“我在伦敦有很紧急的事！”

“十分抱歉，先生，不过……”

“我叫霍尔伯里太太。我觉得恼火的是你们竟敢阻留我！”

“实在遗憾，霍尔伯里太太。您瞧，事情极为严重。这很像是谋杀。可悲……”

“这是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毒箭……”克兰西先生笑嘻嘻地嘟囔了一句。

警督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考古学家用法语向警督津津有味地谈起了什么，警督听他说完，就琢磨合适的句子，也用法语慢腾腾地小心回答他。

维尼夏・克尔说：

“这简直叫人闷得难受，但我认为您在努力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警督先生。”

警督用感激的口吻满有礼貌地回答：

“谢谢，太太。”接着又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太太们和先生们，请你们留在这儿吧，我要跟大夫谈一谈……大夫……”

“我叫布赖恩特。”

“谢谢您，布赖恩特大夫。请跟我来吧，大夫。到这儿来……”

“我能参加你们的谈话吗?”

说话的是矮矮的小胡子。

警督猝然转过身去,本来准备生硬地回答一句,但他面部的表情突然又改变了:

“噢! 请原谅,波洛先生! 您裹得那么严实,说真的,我都认不得您了。请吧。”

警督开了门,布赖恩特大夫和波洛先生走了出去,其余的乘客都用诧异的目光望着他们。

“为啥他可以出去,咱们应当关在这儿?”西塞莉·霍尔伯里太太愤怒地叫嚷。

维尼夏·克尔恭顺地坐在椅子上。

“显然,这是法国警察局的什么角色。”她说,“很可能是个密探。”

诺曼·盖尔迟疑不决地向简说:

“我觉得,我在莱皮纳看见过您……”接着又没有多大信心地说:“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很喜欢那里的松树。”

简回答:

“是呀,它们发出醉人的松香味儿!”

两人不知道继续说些什么,稍微沉默了一会。最后盖尔说:

“我在飞机上立刻就认出您了。”

简佯装诧异:

“真的吗?”

盖尔问道:

“您认为那个妇人真的死了么?”

“我认为真的死了。”简回答。“真可怕！真可怕！”简打了个哆嗦，于是诺曼·盖尔稍微坐近一些好像想要保护她似的。

……杜邦父子正在用法语讨论着什么。赖德先生在笔记本里匆促地做着什么计算，老是去看手表。西塞莉·霍尔伯里一只脚急不可耐地敲着地板，同时用颤抖的手点燃香烟。

那个穿着蓝制服的高个子警察安然自若地、舒舒服服地倚在门边。

在隔壁房间，警督贾普正在跟布赖恩特大夫和赫尔克里·波洛谈话。

“您真是神出鬼没，哪里有事，哪里就有您，波洛先生！”

“可我觉得，克罗伊登机场不属于您的活动范围嘛，我的朋友！”波洛友好地说。

“哎，我不过是关在玻璃瓶里的一只大蜘蛛。好就好在我不打呵欠！我认为：在我多年的工作里，这大概是一桩最奇特的案件！好啦，咱们来着手研究这桩案子吧。首先，大夫，您能不能把您的姓名全称和您的住址告诉我？”

“罗杰·詹姆斯·布赖恩特。耳鼻喉科专家。我的住址是：哈利街 329 号。”

样子有点蠢笨的警察坐在桌边，把这些情况都记了下来。

“我们的外科大夫要来验尸，”贾普说，“但我们侦查时是需要您的，大夫。”

“是的，是的，当然呀。”

“您能不能大概明确说明一下死亡的时间？”

“这个妇人大约是在我检查之前半小时死的，死亡发生在抵达克罗伊登之前不久。要把时间搞得更加准确就难了。我从乘务长的话里知道，他大概一小时之前跟她谈过话。”

“这就行了，大夫。谢谢您。还有一点：也许我有点儿冒昧，但我不得不问您一下，航行时您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吗？”

大夫摇了摇头。

“而我却睡着了……”波洛懊恼地说，“我在空中就像在海上那样难受。我总是尽量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地睡大觉。”

“关于死亡的原因，您有什么猜测和推想吗，大夫？”

“我暂时还不能向您说出任何明确的看法，这是要在解剖尸体和进行了许多分析之后才能弄清楚的。”

贾普理会地点了点头。

“好吧，大夫。”他说。“我想，我们不留您了。但是，十分抱歉，像其他所有的乘客一样，您得履行一些手续。我们不能让您有任何例外。”

布赖恩特大夫微微一笑。

“我倒要向您保证，我没有隐藏任何……嗯嗯……吹管或者其它什么致命的武器。”他一本正经地说。

“罗杰斯会检查的。”贾普向自己的助手点了点头。“顺便问一下，大夫，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瞧瞧这儿……”

他指了指面前桌子上小盒里的一根普通的针。

“不作分析是很难说的。土人通常使用一种效果很快的

箭毒。”

“可是，这种东西大概不容易弄到吧？”

“一般人不容易……”

“那我们就要特别仔细地搜查您了，大夫……”喜欢开玩笑的贾普说，“罗杰斯！”

大夫和警察退出了房间。

贾普仰头靠在椅背上，望了望波洛。

“嗨……一桩怪事，”他说，“好像是真的，这就太叫人吃惊了。飞机上竟出现了吹管和毒箭！这简直是发疯！”

“明哲的见解！”波洛赞佩地说。

“我手下的人马上就要检查飞机。”贾普警督说道。“幸好我们的专家就在这附近，我们可以及时找到摄影师和指纹专家，也许可以根据痕迹找到一点儿线索……好吧，现在，我想有必要跟乘务员谈谈。”

他朝房门跨上一步，吩咐把乘务员叫来。米切尔和戴维斯走进房间。年轻的乘务员已经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但是仍旧显得杌陧不安。米切尔依然脸色苍白、惊惶失措。

“一切都好吧，伙计。”贾普警督说。“请坐。护照都在你们身边吗？”他迅速看了看乘客们的护照，“啊哈，这个玛丽·莫里索[1]，法国护照。你知道她的什么情况吗？”

“我以前见过她。她经常乘坐我们从英国飞出的飞机。”米切尔说。

“哦，大概是办什么事。你一点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① 即吉塞尔太太。——译注。

吗?"

米切尔摇了摇头。年轻的乘务员说:

"我也记得她。我在巴黎飞出的早上八点的班机上见过她。"

"她活着的时候,你们当中谁是最后一个看见她的?"

"他!"年轻的乘务员指了指自己的伙伴。

"我!"米切尔点点头,"给她送上咖啡的时候。"

"她的样儿显得怎样?"

"一般。我没发现任何特殊的现象。我给她递上糖和牛奶,但她拒绝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说不准。那时我们在海峡上空飞行。可能是将近两点。"

"大约是两点。"年轻的乘务员证实。

"你们什么时候还看见过她?"

"送上付款单的时候。"

"是在几点钟?"

"端上咖啡之后过了一刻钟。我以为她睡着了……我的天!可见当时她已经……死了!"

米切尔声音打颤,有点恐惧。

"你没看出任何痕迹,没有发现这个吗?"贾普指了指像黄蜂一样深黄色的羽翎箭。

"没有,先生。"

"可你呢,戴维斯?"

"我是送上饼干和干酪的时候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太太

的。当时她还显得好好儿的。”

“你们的服务方式是怎样的?”波洛探问,“你们两人各照顾一个客舱吗?”

“不,先生,我们是同时一块儿工作的。先端上汤,接着送上肉、蔬菜和沙拉,最后奉上甜食。通常,我们首先供应飞机的尾部,然后拿着菜食到前一部分去。”

波洛点了点头。

“这位玛丽·莫里索太太跟哪个乘客说过话吗?她认识飞机上的什么人吗?”贾普问道。

“没看见,先生。”

“你呢,戴维斯?”

“也没看见,先生。”

“飞行时她离开过自己的座位吗?”

“我想没有,先生。”

“你们两人有没有发现能够弄清这桩事情的什么迹象?”

两个乘务员想了想,然后一齐摇了摇头。

“好啦,暂时就到这里,等一会儿我再找你们谈谈。”

“竟发生了这种麻烦事!糟糕透了!”米切尔抱怨地说。

“可谁也没有责备你嘛,”贾普警督安慰他。“但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件事情非常伤脑筋!”

他摆手让乘务员离开,可是波洛往前移动了一下。

“让我再提一个小小的问题。”

“请说吧,波洛先生!”

“你们当中谁发现过在机舱里飞动的黄蜂?”

“我看,那儿没有任何黄蜂。”米切尔耸了耸肩。

“那里出现过一只黄蜂,”波洛说,“我们在一位乘客的碟子里发现了它。”

“不,先生,我没见过它。”米切尔说。

“我也没看见。”戴维斯说。

“不要紧,谢谢你们。”

两个乘务员走出房间以后,贾普指着一叠护照说:

“机上原来还有伯爵夫人!也许,咱们应当仔细搜查飞机尾部的全部行李,其中包括乘客的手提包。”说着,他向波洛愉快地使了个眼色。“您看,我为什么这么想呢,波洛先生?因为咱们需要找到吹管,如果真有这种东西的话,如果咱们并不是在做梦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怪梦!假如这个矮小的侦探小说家忽然发了疯,打算真正犯一次罪,而不只是在纸上描写犯罪行为,那怎么办呢?毒箭吹管……像他干的……”

波洛先生怀疑地摇了摇头。

“对!”贾普继续说。“每个人都得搜查,不管他是否抗拒,一切细小的东西都必须检查。”

“首先需要搞一份乘客名单,”波洛提出建议,“还要开出每个乘客的行李清单。”

贾普好奇地瞅了他一眼。

“好嘛,如果您认为应当这么办,那就可以这么办,波洛先生。但我不明白您的用意何在。我们是知道要找什么的。”

“您——也许知道,我的朋友,可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也在找,但我不完全明白要找的究竟是什么,我应当找的或者

能够找到的到底是什么。”

“唉，您又是那一套，波洛先生！喝，您总喜欢使事情复杂化！实际上，一切都简单得多，请您相信这一点！咱们现在就叫伯爵夫人来谈谈，趁她还没有挖掉我的眼睛……”

然而，霍尔伯里太太此刻却平静多了。她大大方方地坐在指给她的椅子上，不假思索地回答贾普警督的一切问题。她说她是西塞莉·霍尔伯里太太，霍尔伯里伯爵的夫人；她说她的第一个住址是苏塞克斯的霍尔伯里庄园，第二个住址是伦敦格罗夫纳广场315号。她是从莱皮纳和巴黎回伦敦的。死去的太太她是根本不认识的。飞行时，她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不管怎样，她的座位是朝着另一面——飞机前一部分的，因此她绝对没有任何可能看见背后发生的事。飞行的时候，她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据她记得，前舱里并没有人到后舱去，只有两名乘务员除外。她记得不准的是，好像有个男人从客舱去过厕所，但她不能肯定这一点。她没发现任何人有任何吹管样的东西。

“不，”她回答波洛先生的问题。“我没发现飞机里有没有黄蜂。”

克尔小姐的回答很像她的女友的证词。她说她叫维尼夏·安妮·克尔，她的住址是：苏塞克斯，霍尔伯里，小帕多克斯街。她是从法国南方回家的。据她记得，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死者。不，旅行的时候，她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是的，她曾注意到一个乘客驱赶一只黄蜂，她认为，那只黄蜂就是他打死的。

克尔小姐体面地离开了。

“我觉得您对这只黄蜂很感兴趣，波洛先生？”

“黄蜂本身并不像黄蜂体现的某种想法那么耐人寻味。”

“随你怎么说，”贾普警督改换了话题。“当然啰，这些法国人显然是跟这件案子有牵连的。因为他们坐在通道另一边，正好在玛丽·莫里索太太对面。直截了当地说吧，他们形色萎靡，他们的破旧皮箱塞满了各式各样外国玩意儿。我相信，这些破烂货，他们不是在巴黎搜罗的。毫不奇怪，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去过加里曼丹、南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可是我们没有材料能够证明他们参与其事。不过，咱们需要好好地找找理由。其实，他们的忧虑超过了咱们……可我毕竟认为，这些推测可能就是依据……”

波洛像微眨了眨眼。

“您所说的一切，警督，当然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依旧认为您想错了，我的朋友。这两个根本不是你所认为的土匪和强盗。恰恰相反，这父子二人都是考古学界知识渊博的名人。”

“继续说吧，波洛先生，继续说吧，您在捉弄我吗？”

“我以为并非如此。我非常熟悉他们。这是阿曼德·杜邦先生和他的儿子让·杜邦。他们在波斯湾的苏萨进行了重要的发掘工作，不久以前才回来的。”

“继续说吧……”贾普依次查看一叠护照，翻阅了杜邦父子的证件。“您说得对，波洛先生。”他表示同意。“可您毕竟应当承认，这两位先生的模样儿是很不像话的。不拘礼节。”

"当然，世界名人有时就是这种样子。我自己——moi qui vous parle[1]，就曾是个普通的理发师和……"

"别那么说。"贾普警督微笑地提高声音。"好吧，咱们就近看看您的这些考古学名家吧！"

老杜邦先生声称，他完全不认识死者。飞行时，他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因为他在同儿子进行特别有趣的讨论。他没离开过自己的座位。是的。午餐结束的时候，他看见过一只黄蜂。他的儿子打死了这只黄蜂。让·杜邦先生证实了父亲的说法。他当时入了迷，根本没去理会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黄蜂使他苦恼，他一下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讨论的是什么题目呢？近东的史前陶器，焙烧方法和装潢性质。

在两位考古学家之后进来的是克兰西先生，他陷入了显然倒霉的境地。正像贾普警督预先感到的，他对吹管和毒箭特别内行。

"你自己曾经有过这种吹管吗？"

"唔唔，本来嘛，有过。"

"真的？"贾普警督听到这个自白几乎跳了起来。

矮小的克兰西先生，侦探小说家，急得尖声尖气地叫嚷：

"先生，您误解了我……我没有任何原因要弄死她！我可以把一切解释清楚……"

"是的，先生，您可以解释。"

"您得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书中所说的就是用这

[1] 法语：正在跟您说话的我。——译注。

种办法杀人……”

“不言而喻嘛……”

仍然是这种威吓的口吻！克兰西先生慌忙说道：

“在我的这本小说里，谈到过手指的痕迹——指纹，您明白吗？书中需要用图说明……我说的是……指纹……指纹的形状……指纹在吹管上的形状，你明白吗？因此，有一天，我在查灵克罗斯街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这样的吹管……大约两年前……我就买了一个吹管……而我的一个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为了作插图，就在吹管上加了我的指纹。我可以把这本书——《红色花瓣的秘密》拿给您看。您也可以向我的朋友问一问这件事。”

“您把吹管保存在自己家里吗？”

“本来嘛，我想……我是说……是的……保存过……”

“可它此刻在哪儿呢？”

“大概，我看，在某个地方……”

“你所谓的‘某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克兰西先生？”

“我的意思是……在某个地方……现在我可说不准它在什么地方。我嘛……我这个人是很不精细的……”

“它多半不在您身边吧？”

“噢，自然不在啰！当然不在啰！我已经半年没有看见它了……”

警督瞥了他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冷冰冰的轻蔑。

“您在飞机上离开过自己的座位吗？”

“没有……不过嘛，飞机快到终点时，是的，离开过。”

"啊哈，离开过。那您到哪儿去了？"

"我去拿我那件外套口袋里的《大陆评论》。在飞机尾部，就在门边，我的外套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和箱子压住了。"

"可见，您曾走过第二号座位？"

"不……显然，走过。可这是事情发生之前很久的事。我记得，那时我刚好喝完了汤。"

对于随后的一切问题，警督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克兰西先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他当时正在全神贯注地证明自己的小说人物如何在欧洲游历，不在犯罪的现场——他在写一部新长篇小说。"不在现场，这是什么意思？"警督阴沉沉地问道。

波洛插了进来，提了一些问题。

是的，克兰西先生注意到了黄蜂。它想进攻他。他历来是害怕黄蜂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正好是在乘务员给他送上咖啡的时候。克兰西先生向黄蜂一挥手，它就飞走了。

然后，记录了克兰西先生的住址和姓名全称，就让他离开了。他做过的事显然是令人惊异的。

"一个可疑的人物，"警督下了断语。"他有吹管！可他多么沉得住气，这个鬼作家……"

"这就是您的官派作风，亲爱的贾普！"

"如果一个人说的是真话，他是用不着害怕的。"伦敦警察厅的这个工作人员郑重其事地说。

波洛遗憾地睨了他一眼：

"您看，您真正相信自己的说法呀。"

“当然相信。这是真的。现在咱们叫诺曼·盖尔来吧。”

诺曼·盖尔说出了自己的住址：马瑟尔区，谢泼德林荫大道14号。职业是牙科大夫。他是在莱皮纳度假回来的，在巴黎呆了一天。在那儿新认识了一些制作牙科医疗器械的人。

以前他从没见过这个死者，飞行时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不管怎样，他的座位是面对另一方——飞机前一部分的。有一次他离开座位去过厕所。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一次也没接近第二号座位。不，他没见到任何黄蜂。

下一个进来的是詹姆斯·赖德，此人性情急躁，不讲礼貌。他是在巴黎办了重要事情回来的。他不认识死者。是的，他的座位就在她的正前面，可是不站起身来越过自己的椅背，他是看不见她的。不，他什么也没听到：不管是哼声，还是叫声。除了乘务员，谁也没有去过飞机尾部。不错，两个法国人是跟他面对面坐在通道两边的。恰好在用餐的时候，其中年轻的一个打死了一只黄蜂。从前，他没见过黄蜂。他不知道吹管是什么样子。他从没见过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无法说在飞行时见过谁有这种玩意儿……

有人敲门。警察洋洋得意地走了进来，显然带来了什么东西。

“这是警佐刚刚发现的，长官，”他说。“我们以为你们想要马上看一看咧。”

他从手帕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找到的玩意儿来放在桌上。

“警佐看过，没有痕迹，但他还是叫我细心一点。”

放在桌上的无疑就是土人制作的吹管。贾普警督猛吸了一口气。

“啊呀！这是真的？说句实话，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赖德先生颇感兴趣，上前一步：

“这就是南美印第安人通常使用的那种东西吗？我从书本上知道有这种东西，可从来没有看见过。嗯，现在我能回答你们的问题了。我在飞机上没有瞧见任何人手里有过这类玩意儿。”

“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是塞在一个座位下面的，看不见。”

“在哪一个座位下面？”

“第9号。”

“非常奥妙！”赫尔克里·波洛慢吞吞地说。

贾普猛然朝他转过身去：

“您发现了什么奥妙？”

“第9号座位是我的，就是这一点奥妙！”

“我得说，这似乎有点儿……怪哉……就您来说……”赖德先生意味深长地嘟囔。

贾普皱起了眉头：

“谢谢您，赖德先生，十分感谢。您可以走了。”

赖德出去之后，贾普讪笑地向波洛说：

“哈，您这老奸巨猾的家伙！原来是你干的？”

“我的朋友，”波洛堂而皇之地说。“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就不会借助南美印第安人用于战箭的毒药。”

“可您承认这是向法律挑战吧！”贾普警督提高了嗓门。“干得干净利索。光是这种花招就会把我气坏……”

“不管是谁，他都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取得完全的成功。”波洛说。

“是呀，我在朱庇特[1] 面前发誓，这家伙一定是个地地道道的……梦游患者。唔，咱们要问的还有谁呢？只有一个姑娘了吗？咱们叫她来结束这次查问吧。简·格雷——听起来简直像是一部趣味盎然的小说的名字。”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波洛点了点头。

“莫非您真是个老油条？看来，你并不经常都睡得很香？噢？”

“她漂亮，但是神经紧张。”波洛说。

“神经紧张？”警督马上抓住这个说法。

“亲爱的朋友，这样可爱的姑娘神经紧张，通常表示她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决不能证明她犯了罪。”

简回答了一切问题。她叫简·格雷，在普鲁东街安托万先生的理发馆里工作。她的家庭住址是：伦敦西北第 5 区，哈罗盖特街 10 号。她是从莱皮纳回英国的。

“莱皮纳？嘿……”

随后的问题涉及飞机票。

“这样的游山玩水，我就要禁止！”贾普叽咕了一句。

“我认为这样的旅行是挺美的，”简反驳说。“您自个儿

[1] 古罗马最高的神。——译注。

难道从来没有花半个克朗骑马吗?"

贾普突然窘住了。

警督向简提到吹管的时候,她说她在飞机上没有看见任何人有这种吹管。她不认识死者,但在布尔歇机场上曾注意过这个妇人。

"您为什么要注意她呢?"

"因为她长得非常丑陋!"简老老实实地说。

她再也无法向警督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况,因此警督也就让她走了。贾普重新开始研究吹管。

"我不明白,"他说。"是否真能写成最不可思议的侦探小说!现在咱们应当找谁呢?寻找那个旅行过某个地方,而在那个地方能够弄到这种东西的人吗?这种东西可能在哪儿制作的呢?制作这种东西需要专家。这种玩意儿可能是马来亚的、南美的或者非洲的。"

"是呀,非常新奇,"波洛说。"如果您仔细瞧瞧,您在这里可以发现一小片贴在吹管上的纸片。它的样子完全像是撕剩下的价格标签。大概,这个吹管是从什么怪地方的古董店来的。这可能会使我们的侦查稍微容易一些。不过,首先让我向您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

"请您说吧。"

"您没开列一份清单吗?我指的是乘客们的行李清单。"

"现在,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如果您需要,那就办。波洛先生,您坚持这样做吗?"

"是呀,我感到棘手,十分棘手。要是我能找到有点帮助的东西就好了……"

可是，贾普已经没听波洛讲话。他开始研究管柄上残存的价格标签。

“克兰西说他买过这种吹管。哼，这些侦探小说作家！他们在自己的小说中总是愚弄警察……不过，如果我把什么事情报告自己的上司，像他们那些虚构的侦探报告自己的上司那样，明天就会把我撵出警察局！这帮不学无术的、粗制滥造的二流子作家，见他妈的鬼！”贾普换了一口气，最后说：“然而，这可恶的谋杀案，恰恰像是这个作家制造出来的，想让他的那些白痴似的人物犯了罪而不受惩罚。”

第四章 侦 讯

玛丽·莫里索太太谋杀案是四天以后开始侦讯的。轰动一时的死亡事件引起了大众的注意,法庭上挤得满满的。

首先讯问的是证人——亚历山大·蒂博尔特先生。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黑胡须里已经搀杂了银丝,这就是法国人所谓的"白盐夹胡椒"。他讲英语讲得挺慢,有轻微的乡音,但一般而言是很地道的。

在履行了初步手续之后,验尸官问他:

"您见过死者吗? 您认得她吗,蒂博尔特先生?"

"是的。她是我的委托人,玛丽·安吉莉卡·莫里索。"

"这是记在她护照上的名字,您知道她还有别的名字吗?"

"是的,她还叫做吉塞尔太太。"

法庭上一阵波动。记者们都举着笔凝然不动地等待。验

尸官继续问：

“您能不能说得准确一点，玛丽·莫里索太太究竟是个什么人？她就是吉塞尔太太吗？”

“吉塞尔太太——这是她做交易时用的名字。她是巴黎一个最能干的高利贷者。”

“她做交易！在哪里做交易呢？”

“在约里埃特街3号。那是她的私人寓所。”

“我们知道，她经常到英国。她的业务跟这个国家有关系吗？”

“是的，她的许多债户都是英国人。在英国社会的某些圈子里，人们都熟悉她。”

“您所谓的‘某些圈子’是指什么？”

“她的债户主要是官员、律师、教师。这些人物是特别谨慎的。”

“她有谨慎者的声誉吗？”

“特别谨慎。”

“您是否相当熟悉她的业务？”

“不，吉塞尔太太是完全能够独自处理自己的业务的。她掌管了全部业务，而且是个性情十分古怪的女人。”

“她很富裕吗？”

“特别殷实。”

“她有过仇人吗？”

“据我所知——没有。”

……蒂博尔特先生走下证人席。接着传叫亨利·米切尔。

验尸官问：

“您叫亨利·查尔斯·米切尔吗?您住在旺兹沃思·休布莱克街11号吗?”

“是的，先生。”

“您在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工作吗?”

“是的，先生。”

“您是‘普罗米修斯’号飞机的乘务长吗?”

“是的，先生。”

“上星期二，十八日，您在巴黎到克罗伊登的、中午十二点的‘普罗米修斯’号飞机上值班。吉塞尔太太乘的是这一次航班。您以前什么时候见过她吗?”

“是的，先生。大约六个月前我在八点四十五分的班机上看见过她，她在这条航线上来往过一两次。”

“您知道她的名字吗?”

“她的名字是记在我的乘客名单上的，先生，但我没有专门记住它。”

“您以前听说过‘吉塞尔太太’这个名字吗?”

“没有，先生。”

“请把上星期二的事故给我们叙述一下。”

“我给乘客们送上餐食，先生，然后送上付款单。我以为这位太太睡着了。我决定最早在飞机着陆之前五分钟叫醒她。可我走到她跟前一看，她不是死了，就是得了重病。我打听到飞机上有个大夫。他说……”

“我们会亲自听取布赖恩特大夫的证词。请您瞧瞧这个吧。”

米切尔看了看吹管。

“您相信您在乘客手里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吗?”

“相信,先生。”

“您可以走了,米切尔。艾伯特·戴维斯!”

年轻的乘务员走上证人席。

“艾伯特·戴维斯,您住在克罗伊登的巴康姆街23号,您是国际航空有限公司的职工吗?”

“是的,先生。”

“上星期二,您作为第二名乘务员在‘普罗米修斯’号飞机上值班吗?”

“是的,先生。”

“您是从什么人那儿知道这场悲剧的?”

“米切尔先生告诉我说,先生,他担心一位女乘客出了什么事。”

戴维斯看了看吹管。

“您在哪个乘客手里见过这个东西吗?”

“没有,先生。”

“照您看来,在飞行时出事的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搞清这桩事情吗?”

“没有,先生。”

“好,您可以走了。”

戴维斯哈了哈腰,倒退两步就离开了,把位置让给另一个证人。

“罗杰·布赖恩特大夫!”

布赖恩特大夫报了姓名和住址,说明自己是耳鼻喉科

专家。

“布赖恩特大夫，请您劳神告诉我们，十八日，上星期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正好到达克罗伊登之前，乘务长来到我面前，他问我是不是大夫。他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就说一个女乘客病了。我站起身来，跟他走去。一个妇人躺在椅子脚下。她前不久已经死了。”

“照您看来，这可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布赖恩特大夫？”

“至少是在我去看她之前半小时。”

“关于死亡的原因，您有什么说的吗？”

“没有。未经过详细检查，不可能有什么说的。”

“您注意到她脖子上的小点子吗？”

“是的。”

“谢谢您……詹姆斯·惠斯勒大夫！”

詹姆斯·惠斯勒大夫是个难看而瘦弱的人。

“您是警察局的外科大夫——外科专家吗？”

“是的。”

“您对侦查有什么说的吗？”

“上星期二，十八日，大约三点钟，我接到了前往克罗伊登机场的通知。那里的人让我看一个中年妇人的尸体，尸体是躺在‘普罗米修斯’号飞机的一个座椅旁边的。这个女人大约一小时前死去。我也发现了她脖子上的小圆点——就在颈静脉上。那样的小点子可能是黄蜂刺螫或者针刺留下的（后来给我看过那根针）。尸体搬进了停尸室，我在那里进

行了详细检查，并且做了鉴定：死亡是由于在血液里注入了若干烈性毒药引起的心脏麻痹，实际上是暴死。"

"您能不能说这是什么毒药？"

"这是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毒药。"

记者们记录："无名毒药。"

"谢谢您……请您到亨利·温特斯庞先生的桌子那儿去吧。"

亨利·温特斯庞先生是个粗壮的人，脸上带着幻想与温和的神色，显得十分善良和憨厚。他竟然会是政府的主要鉴定人，而且是研究稀有毒药的、公认的权威。警督从桌上拿起致命的针，问温特斯庞先生认不认识这个东西。

"认识。这东西我作过检验。"

"请谈谈您的分析结果吧。"

"此针是在地方部落使用的毒药里浸过的。"

记者们兴致勃勃地挥动钢笔，刷刷地作记录。

"您认为死亡是箭毒引起的吗？"

"噢，不是！"温特斯庞先生说。"那儿只有轻微的药剂痕迹。根据我的分析，此针在射出以前不久浸过比较著名的树蛇毒。"

"树蛇？这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南非的蛇——在现有的一切毒蛇中，这是一种最毒、最要命的蛇。它对人的直接影响还没研究过，但我们根据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断定这种毒蛇的毒性：把这种毒注人试脸用的非洲野狗，在注射针还没抽出来之前，这条狗就死了。这种毒引起内部大量出血，使心脏停止跳动。"

记者们赶忙记录下来：

“特殊事件。空中惨剧的蛇毒。比眼镜蛇更要命的毒蛇！”

“您以前听说过用这种剧毒来蓄意杀人吗？”

“从来没有。这恰恰是这桩案件中最耐人寻味的！”

“谢谢您，温特斯庞先生。”

侦探威尔逊警佐证明，吹管已在‘普罗米修斯’号的一个座位下面找到。吹管上没有指纹。箭和吹管都作了必要的检验……吹管的“射程”大约十码[1]。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大家特别注意地望着波洛先生。可是他证词很短。他在途中什么也没发现。他睡着了。小箭是在他座位下面发现的。小箭所处的位置，好像是从已死的妇人脖子上掉下来的。

大概，这就是波洛先生能够说的全部情况。

“伯爵夫人霍尔伯里！”

记者们活跃起来：“贵族夫人关于空中奇案的证词。”有些人写得更加明确：“……在蛇毒秘密案件中。”妇女报纸的记者们报道说：“霍尔伯里太太戴着漂亮的帽子，披着狐狸皮出庭。”或者说：“霍尔伯里太太，伦敦最标致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衫，戴着漂亮的新式帽子。”或者说：“霍尔伯里太太，婚前的西塞莉・布兰德小姐，穿着雅致的黑衣服，戴着新式帽子”……大家都眼巴巴地欣赏这个美貌的、显然激动

① 英国长度单位，一码等于三英尺。——译注。

的年轻女人，虽然她的证词是很简短的。她什么也没发现，以前从没见过这个死者。

伯爵夫人之后是维尼夏，她的激动情绪小得多。孜孜不倦地为妇女报纸提供新闻的人写道："科特斯莫尔勋爵女儿身着剪裁考究的、特别时髦的外衣，腰带宽宽的裙子。"有人甚至记下了这样的句子："上流社会妇女接受侦讯。"

"詹姆斯·赖德，您从事什么工作或职业？"

"埃利斯·维尔水泥公司经理。"

"请您看看这个吹管好吗？您在'普罗米修斯'号上见过谁有这个东西？"

"没有。"

"您在飞机上的座位正好就在死者前面吧？"

"要是如此，那又怎么样？"

"请您不要用这样的腔调跟我讲话！您是坐在第2号座位前面的。从您的位子上，您实际上看得见坐在机舱里的每一个人。"

"不，并不如此。我看不见跟我坐在同一方向的任何人。椅背很高嘛。"

"可是，如果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走到通道上，用吹管瞄准已死的妇人，您能看见他吧？"

"一定。"

"坐在您前面的人有谁从座位上站起来过吗？"

"坐在我前面的隔两个位子的一个男人，从座位起来上过厕所。"

"这是跟您和死者相反的方向吗？"

“是的。”

“他在飞机上没到你们这个方向来吗？”

“没有，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他手里拿着什么吗？”

“啥也没有。”

“还有谁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过呢？”

“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他从我旁边到另一面的飞机尾部去过。”

“我提出抗议！”克兰西先生蹦跳起来，尖声叫嚷。“这是很早的事，早得多——大约午后一点！”

“请您坐下，”验尸官稍微提高声音，说：“有人会听您分辩的！继续说，赖德先生。您看没看见这位先生拿着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拿着一支钢笔。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有一本桔黄色的小书。一本什么杂志。”

“他是惟一去过飞机尾部的人吧？可您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过吗？”

“对呀，我上过厕所。唔，当然啰，我手里没有吹管！”

“您竟敢用不能容许的腔调跟我讲话！您可以走了。去吧。”

牙科大夫诺曼·盖尔先生对所有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他的位置就由头发蓬乱、怒气冲冲的侦探小说作家克兰西先生占据了。克兰西先生在法庭上引起的兴趣不亚于那位贵族夫人。

“作家招供。”

“著名侦探小说作家招认购买致命武器的想法。”

“法庭上轰动的新闻。”

可是，关于轰动的新闻，报道太慌张了。

“是的，先生，”克兰西先生愤怒地大声说。“我买过一个吹管。而且，我今天把它带来了！你们认为用来犯罪的吹管是我的，我要提出抗议！这就是我的吹管！”说着，他就洋洋得意地从衣袋里掏出吹管来。

记者们勉强来得及写上：“不可思议的轰动事件！”“法庭上又出现一个吹管！”

验尸官严厉地提醒克兰西先生，说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帮助司法机关，而不是为了驳斥对他自己的侦讯。对克兰西先生的讯问，收效甚微。克兰西先生啰啰嗦嗦地讲了一大堆不必要的细节，说他对外国铁道部门的古怪作风感到吃惊，说他为创作新小说所遇见的困难感到苦恼，简直无法留意什么！整个飞机上的人都能用吹管朝别的任何人射出毒箭！在其它时候，克兰西先生当然会发现他们的！可是当时……不……

助理理发师简·格雷，没让新闻记者们挥动自来水笔。她根本未使任何人感到兴趣。在她后面的是两个法国人。

阿曼德·杜邦先生声称，他是从巴黎飞往伦敦的，他要在那里的皇家亚洲协会演讲。他和他的儿子正在聚精会神地谈话，压根儿没注意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

“您认识莫里索太太或者吉塞尔太太吗？”

“不，先生，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

“可她是巴黎的名人嘛。”

杜邦老先生耸了耸肩。

“但我不知道她。无论如何，我并不经常在巴黎……”

“我了解您是不久以前从东方回来的。”

“对，是这样，先生。从波斯。”

“您跟您的儿子到过世界上许多难以到达的地方吧？”

“对不起，您说什么？”

“您在穷乡僻壤作过多次旅行。您从来没有遇见过把蛇毒用在箭上的部落吗？”

这个问题不得不给杜邦先生翻译一下，杜邦先生一听明白问他的是什么，就坚决地摇头：

“不，不，我从没有遇见过这一类人。”

在他之后，他的儿子提供了证词。

小杜邦的证词几乎逐字逐句重复阿曼德·杜邦先生的说法。他认为死者被黄蜂螫过。他自个儿讨厌黄蜂，终于把它打死了。

杜邦父子是最后两名证人。验尸官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就转向陪审委员们。他说，毫无疑问，他在法庭上审理过的所有案件中，这是一桩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案件。妇人是被谋杀的，不是自杀。不幸事故发生在空中，在飞机上，这就不必说了！犯罪的不可能是飞机外面的人。杀人犯是法庭今天早上讯问的那些证人当中的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因为这是铁的事实。他们当中有人最无耻地撒了谎。

这次谋杀完全是蛮干的。在十个人，甚至十二个人（如果乘务员不算在内）。眼前，杀人犯把吹管拿到唇边，吹出致命的毒箭，竟然没有人适时发现。事故不像是真的，可是证

物——找到的吹管和毒箭，死者脖子上的小圆点，以及最后的医生鉴定，都证明这一切就是这么发生的。由于缺乏能够揭穿某个具体人物所犯罪行的有力证据，验尸官只能同陪审委员们一起作出一个裁决，确认有人犯罪，但还不知是谁。每一个乘客甚至都否认跟死者认识。现在警察局的任务就是要弄清什么人可能同谋杀案有关。因为缺乏能够确定具体罪犯的根据，验尸官只能建议陪审委员们作出上述裁决。陪审委员们可以对裁决进行讨论。

陪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模样儿呆头呆脑，四方脸，狐疑的眼睛。他往前移动一下，气喘吁吁地问道：

“您说吹管是在哪个座位下发现的？请问，这是谁的座位啊？”

验尸官看了看自己的记录。威尔逊警佐朝他跨上一步，在他耳边低声地说了一句什么。

“哦，对啦。这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占据的第9号座位。真是凑巧，波洛先生是一位最著名的、最受尊敬的私人侦探……唔……他曾经不止一次协同伦敦警察厅办理过十分重大的案件。”

四方脸的人把视线停在矮个子比利时人的小胡子上。“原来是个外国人！”他的眼睛仿佛在说。“不能信任外国人，即使他跟咱们警察局并肩携手地合作！”然后他却大声说：

“在座位下面发现毒箭的就是波洛先生吗？”

“是的。”

过了五分钟，陪审委员们回到大厅，首席陪审员把一张纸条交给验尸官。验尸官朝歪斜、潦草的几行字溜了一眼。

“这是什么玩意儿?”验尸官皱了皱眉头。“胡说八道,我不能接受这个裁决。这是瞎说。”他重复了一遍。“必须改正错误,重写……”

过了几分钟,改正了的裁决重新送到了他的手里。

“唉,这还不行,”验尸官看了裁决,说。“我们认为这妇人死于毒药,但我们现有的证据显然还不足以确定谁使用了这种毒药。”

第五章 侦讯之后

“验尸官不愿接受的那张纸条，到底说的啥呀？”

简放慢脚步，瞅了诺曼·盖尔一眼。

“我看，我能告诉您。”他们后面有人答腔。两个年轻人转过身去，瞧见了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我认为这是关于谋杀案的裁决，是针对我的。”

“哼，这怎么可能？”简大吃一惊。

波洛先生满脸笑容地点了点头：

“一点不错。我们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一个陪审员向另一个说：‘这都是那个矮个子外国人干的，这都是他干的，你记住我的话吧！’我相信，其他的陪审员也正是这么想的！”

简踌躇了一下：表示赞同呢，还是放声大笑？她选择了后者。波洛也笑了起来：他是跟她一致的。

“你们看，现在我得想法恢复自己的名誉啦。”他依然笑

容可掬，点了点头就走开了。

简和盖尔目送走开的、矮壮的身影。

“一个怪人……”盖尔冷笑一声。“他自命为侦探。他会是个什么侦探呢？罪犯在一英里以外就能看见他。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把自己隐蔽起来呢？”

“您对侦探的认识是不是过于陈旧了？”简问道，“所有那些假胡须早已过时了。在咱们这个时代，侦探是所谓在思维过程中坐着解决问题的。”

“不用说，这可以花费较小的力气，也不那么紧张。”

“体力上，可能如此。但是，无疑地，这工作需要清醒、灵活的头脑。”

“当然啰，糊涂的密探是谁也不需要的。”

两人都笑了起来。

“听我说吧，”盖尔突然开口，面颊微微发红。“您能不能……我是说……你能不能赏光……说实在的，已经稍微晚了一点……跟我一块儿喝喝茶，您觉得如何呢？我觉得……咱们毕竟是患难之交……而且……”他嗫嚅起来，心中责怪自己：“你怎么啦，蠢货，难道请姑娘去喝杯茶，而不红脸，不结巴，不陷入可笑的境地，这些你都做不到吗？她对你有啥想法呀！”

盖尔的慌乱仅仅增加了简的平静和镇定。

“十分感谢，”她随便说道，“我愿接受邀请。”

他俩找到了一个小茶馆，态度傲慢、轻蔑的女服务员阴沉沉地接过他俩所写的寒伧的茶点单，好像想说：“如果你们感到失望，那就怪自己吧。有人说我们这儿似乎免费供应

茶水，可没那么一回事。”

茶馆几乎是空荡荡的，他俩坐在这儿就有特殊意味了。

简摘掉手套，望着桌子对面的同伴。这小伙子实在迷人：碧蓝的眼睛，讨人喜欢的笑容。十分可爱！

“碰到这桩谋杀案是不愉快的事。”盖尔漫不经心地说。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己的慌乱。

“是嘛，”简表示同感。“这使我很不安，因为我是在一个好地方——安托万先生的理发馆里工作的。我不知道那儿的人会有什么看法……”

“哎，我可没有想到这一点。”

“安托万先生可能不喜欢一个在谋杀案中作过证的姑娘在他那儿工作。”

“人是古怪的，”诺曼·盖尔若有所思地说。“生活是不公道的。要知道，这根本不是咱们的过错……”他皱起了眉梢。“丑恶！”

“哦，我还没干过任何坏事，”简提醒一句。“用不着担心还没发生的事。不过，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也许突然查明杀死她的正是我！据说，如果有谁杀人一次，他通常都会再杀一次、二次——杀许多的人。您承认吧，留着杀人犯梳的发髻，是不会愉快的……”

“人家一看您，就会明白您没杀过任何人。”盖尔正正经经地说。

“我可没有把握，”简反驳说。“有时我很想杀死哪个太太。如果我能办到就好了！尤其是有一个太太：她嚷叫起来好像长脚秧鸡，她老是不满，老是抱怨，老是发牢骚。我有时

以为把她干掉甚至是件好事，压根儿不是犯罪。您瞧，我的心多狠。”

“不过，这次谋杀不是您干的，”盖尔说。“我能担保。”

“我也能担保不是您，”简用同样的口吻回答他。“但是，这对您没有帮助，如果您的患者以为您……”

“是呀，我的患者……”盖尔露出沉思的样子。“看来，您说得对。我没想过……牙科大夫——企图行凶的狂人，并不是很诱人的广告。在牙科大夫的职业中，有一种令人耻笑的东西。这种职业绝不是浪漫主义的。人们对一般的大夫似乎更看重一些。”

“不要灰心丧气！”简安慰他。“在社会等级上，牙科大夫的地位显然比助理理发师高。”

两人笑了起来。盖尔坦率地说：

“我觉得咱们会成为朋友的。可您呢？”

“是，我想是。”

“也许，咱们一块儿吃晚饭，然后上剧院或电影院？”

“谢谢。”

短暂的停顿以后，盖尔问道：

“您在莱皮纳感到快活吗？”

“很开心。”

“您以前去过那儿么？”

简信任地把赢钱和旅行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两人都认为，这样的旅行是愉快和浪漫的。由于突然出现一个穿咖啡色西服的年轻人，他俩的谈话突然中断了。这个年轻人，当他俩还没注意他的时候，已经在周围转悠了几分钟。

他稍微举起帽子，伶俐而有自信心地向简说：

“是简·格雷小姐吗？我是《怒吼周报》的代表。关于这个空中惨案之谜，您能不能给我们写一篇短文?从乘客的观点来写。噢，您同意吧，简小姐。我们会给您不坏的报酬。”

“给多少?”简问道。

“五十英镑，或者多一些。也许，一共六十英镑。”

“不，”简说。“我大概办不到。我不知道说什么。”

“哦，这是无所谓的。”年轻人温和地反驳。“您根本不必亲自动笔。我们的一个同事随便向您提一两个问题，请您谈谈自己的想法，一切都会替您办好的。您甚至用不着操心。”

“反正一样，”简坚决地说道。“我大概无法办到。”

“如果一百英镑呢？听我说吧，我真给一百英镑！请给我一张您的照片。”

“不行，”简说。“我不喜欢这种把戏。”

“我看您可以走开了，”诺曼·盖尔生气地干涉道。“格雷小姐不希望受人打扰。”

年轻人期望地转向他。

“盖尔先生，是这样吗?”他问。“听我说吧，盖尔先生，如果简小姐不愿意，您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五百字。我们付给您像我给简小姐提出的那个数目。这是有利的交易，因为，一个妇女发表关于另一个妇女被杀的谈话，这是报纸高度重视的。我向您提出的是不坏的买卖。”

“我连一个字儿也不想写，也决不会写。”

“即使不顾报酬，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广告。您是一个有希望的牙科专家，将有光辉的前程；您的患者都会看到文章

的。”

“这一点，”诺曼·盖尔冷笑一声，“正好是我最忌讳的。”

“在咱们这个年头，不做广告是绝对不行的。公开宣传——这是……”

“可能如此，不过要看公开宣传的是什么事情。我希望我的一些患者不看报，如果他们看报，也不去注意我牵连在谋杀案里的这桩事情。现在，您已得到了我们两人的回答。您是悄悄地离开呢，还是让我把您从这儿撵走？”

“不必发火，”年轻人说，他对威吓满不在乎。“祝您晚安。如果您改变了决定，就请打个电话到编辑部给我。这是我的名片。”

随即，这个年轻人精神抖擞地朝门口走去，心想：“不坏。得到了一份很好的访问记。”

在《怒吼周报》的下一期上，将刊登一则内容丰富的报导：两个证人对空中奇案之谜的感想。简小姐谈到这次事件时，认为自己是极为不幸的。谋杀案使她震惊，她甚至想到这一切就感到害怕。诺曼·盖尔先生长篇大论地谈了半天，说他受到谋杀案的牵连，这可能影响他那职业牙科大夫的前途。盖尔先生幽默地希望他的那些阅读报上某些版面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的椅子上治牙时，不要疑神疑鬼。

纠缠不休的年轻人终于走了之后，简觉得奇怪地说：

“为什么他不从乘客中选择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呢？”

“大概留给比他高明的记者了，”盖尔阴郁地推测。“也许他试过了，但也毫无所获。”

他愁眉不展地坐了一两分钟，然后说：

“简，我叫您简，可以吗？您不反对吗？简，您认为到底是谁杀害了这个吉塞尔呢？”

“关于这一点，我没作任何推测。”

“可您想过这件事吗？真的想过吗？”

“不，我没去想。我只是有点儿不安，说句实话，由于我跟这整个儿事情有瓜葛，我总觉得不是味儿。直到今天我还想象不到，哪个乘客会干出这样的事？”

“是呀，验尸官把一切都向咱们说明白了。但我可以肯定一点，这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您干的，因为……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盯着您。”

“是嘛，”简说。“我知道这不是您干的，原因跟您说的相同。当然啰，这也不是我。可见，这是别的什么人。可是谁呢？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诺曼·盖尔显出疲乏和沉思的样子。大概，他怀着某种沉重的心事。这时，简继续说：

“我不知道如何开动脑筋。因为咱们什么也没看见，无论如何，我是没看见的。可您呢？”

“我也是——什么也没看见。”

“这一切是那么奇怪。您根本什么也无法看见。因为您的座位是面向另一方的。可我倒能看见飞机中间发生的一切。我指的是……我本来能够……”

简脸一红，就住口了。她想起，她的视线是集中在浅蓝色绒线衫上的，而且她的思想离开了周围的一切，主要被浅蓝色绒线衫占据了。

诺曼·盖尔反复思忖：

“真有意思，她干吗脸红？她真迷人……我要跟她结婚的……对，对……用不着往前想得过远。现在我能经常看见她，这就证明自己的希望不会落空。这件谋杀案总会过去的……此外，我想，我能顺利地继续从事自己的医务，而这拙劣的记者……”

他大声说：

“咱们想一想谁可能杀死她吧！把每个人都斟酌一下。”于是，他马上开始说出自己的猜测：两个乘务员？

“不是。”简回答。

“我同意。咱们对面的两个妇人？”

“我并不认为霍尔伯里太太这样的人物会杀人。而另一个克尔小姐，也是显贵。不，我相信她不会杀那个法国老妇人。”

“只有那个讨厌的外国人了？”盖尔微笑一下。“我认为您没看错，简。就是那个小胡子。可是，根据验尸官的意见，他是没有嫌疑的。是那个大夫吧？又不太像。”

“如果他想害死她，我想，他会选择一种不留痕迹的办法，谁也认不出来。”

“哦，”盖尔又同意，又怀疑。“这种毒药无臭无味，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很方便。可谁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毒药……跟咱们一起在那儿的还有谁呢？哦，那个作家，他有吹管。”

“非常可疑。不过呢，如果他不谈到那个吹管，他就没有麻烦了。”

“然后是那个詹姆斯……不……唔，他究竟叫什么来

着？赖德？"

"是的，我看，可能就是他……"

"可两个法国人呢？"

"大概，他俩最有可能。他们坐在那么方便的地方。他们可能有咱们猜不到的原因。而且比较年轻的那一个，显得惶惶不安。"

"如果你杀了人，是会惶惶不安的。"诺曼·盖尔闷闷不乐地回答。

"虽然他很使人产生好感，"简立即犹豫起来。"他的父亲也十分和蔼可亲。我仍然希望这不是他们干的……"

"我看，咱们没有多大进展。"盖尔苦笑一下说。

"咱们既然对死者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如何能有进展呢？不论是她的仇人，还是她的财产继承人，总之，这一类人……咱们都不知道。"简耸了耸肩。

盖尔想了一想，慢吞吞地说：

"看来，把这一切了解清楚，……毕竟是有用处的。因为谋杀案不仅涉及罪犯和受害者，而且牵涉无辜的人。您和我就是无辜的人，可是咱们也有杀人嫌疑。咱们暂时还不知道，这种嫌疑如何影响咱们的生活。"

简是个冷静的人，可也突然打了个哆嗦。

"不要这样，"她要求道。"您在吓唬我。"

"唉，说真的，我自己也有点儿害怕。"盖尔坦白地说。

第六章　蒂博尔特先生提供的某些情况

赫尔克里·波洛来看望自己的朋友——贾普警督。贾普笑吟吟地欢迎他。

“老家伙！”他大声叫道。“您差点儿坐牢啦！”

“我担心，”波洛一本正经地说。“这桩事故可能危害我的前途！”

“算了吧，”贾普微微一笑。“侦探有时也会变成罪犯，尽管是小说里所写的。”

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走了进来，此人有副略微郁悒的知识分子面孔。贾普介绍道：

“这是法国警察局的富尼埃先生。他是来跟咱们一起工作的。”

“大概，几年前我曾荣幸地见过您，波洛先生。”富尼埃先生一面点头，一面跟大家握手，懒散无神地笑着说。“久仰

大名。”

波洛回答了一个拘谨的微笑。

“我认为，”他说，“先生们，你们同意跟我一块儿用餐吧。我已经邀请了莫里索太太的律师蒂博尔特先生。您和我的朋友贾普不反对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吧？”

“很好，朋友。”贾普拍了拍波洛的肩膀，说：“您仍旧住在那座房子的底层吗？”

在矮个子比利时人招待朋友的家宴上，伙伴都是男人，高个子、白胡子的法国人蒂博尔特先生也来了。

“原来，在英国美餐一顿也是完全可能的，”富尼埃温文尔雅地使用了给他准备好的牙签之后，鼻子哼了一哼。

“妙极了，波洛先生！”蒂博尔特说。

“稍有点儿法国风味，非常可口！”贾普说。

“这样的菜肴对肚子是有好处的。”波洛说。“它不会加重你的负担，也不会使你的思想麻痹。”

“我不能抱怨我的肚子给我添了麻烦，”贾普说。“不过，咱们不要浪费时间，开始研究案情吧。我知道蒂博尔特先生今晚得到一个任务，因此我认为，咱们应当首先跟他商量一下可能有益的一切。”

“愿意为你们效劳，先生们。无疑地，我在这儿说话比在验尸官那儿自由得多。在侦讯之前，我跟验尸官仓促地谈了谈，他要我在侦讯时只说一些最必要的事实。”

“完全对。”贾普证实说。“绝不要过早泄露秘密。我们听您谈谈这个吉塞尔吧。”

“说实话，我知道得很少很少，只了解她商务生活中的

一点儿情况。她的私生活，我几乎就不知道了。关于她，富尼埃先生也许能够说得多一些。吉塞尔太太这个人，在我们国内叫做'character'[1]。关于她的历史，我几乎也毫无所知。我想，她年轻时是挺不错的，由于天花失去了姿色。据我个人的印象，她爱好权力，善于发号施令。她是一个刚毅、能干的商人，一个典型的法国女人，从来不让自己的感情稍微影响商务关系；她是以办事精明、正直闻名的。"

他转过身去，看看富尼埃是否同意他的说法。富尼埃阴沉沉地点了点头：

"不错，照她自己的概念，她是正直的。不过……"他郁悒地耸了耸肩。"打听一个人的本性，了解她实际上是个什么货色，是不是过份了？"

"您指的是什么？"

"Chantage[2]。"

"讹诈？"贾普重问一声。

"是的，与众不同的敲诈。吉塞尔太太放贷款，正像你们这里所说的'note of hand alone'[3]。无论是放债数目、还是利息的多少，她都是掌握分寸的。不过，应当告诉你们，她有自己的讨债办法。"

波洛好奇地往前倾过身去。

"正如蒂博尔特先生今天已经说过的。她的债户基本上

[1] 英语：怪人。——译注。

[2] 法语：讹诈。——译注。

[3] 英语：索要借据。——译注。

是一定范围内的人。这些人是特别脆弱、害怕舆论的。吉塞尔太太有自己的一种调查方法……通常，在放债（自然是大笔数目）之前，她就收集有关债户的情况材料。我要重复一下咱们这位朋友的话：吉塞尔太太根据自己的概念，她是精明、正直的。谁相信她，她就信任谁。她从不利用秘密材料去弄别人的钱，除非这个人还未归还向她借的钱。”

“您认为，”波洛说，“别人的秘密仿佛是给她的一种保证？”

“完全如此，她利用这些秘密是无情的。她的办法很有效，没有指望收回的债款也很少冲销。一个人，不论何种地位的男人或女人，只要能够弄到钱来避免当众丢丑，是什么都干的。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们知道她的活动情况，至于说到司法上的追究……”他耸了耸肩，“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

“可是，假定说，”波洛很感兴趣。“如果她终归不得不冲销债款呢？那又怎么样？”

“在这种情形下，她就提出警告，说她要宣布她所掌握的情况材料，或者把这种情况材料转交给有利害关系的人。”

出现片刻的沉寂。然后，波洛问道：

“从财务的观点来说，这会给她什么好处呢？”

“没有，”富尼埃说。“没有直接的好处。”

“是间接的吗？”

“间接的，”贾普说出自己的推测。“就是迫使债户及时偿还债款，对吗？”

“完全对，”富尼埃肯定地说。“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道德效果’。”

“我要说，这是不道德的效果。”贾普更准确地说。“唔……”他若有所思地摸了摸鼻子。“这是查清谋杀案的很好的线索，非常好的线索。现在，咱们面前还有一个问题：谁应当继承她的财产？”他向蒂博尔特转过身去。

“她有一个女儿，”律师说。“女儿跟母亲不住在一起；我甚至猜测从这姑娘还是孩子的时候起，母亲就没见过她。许多年前，母亲就立下遗嘱，说把一切（除了分给女佣人的小笔数目之外）都给自己的女儿——安妮·莫里索。就我所知，这位太太没有改变遗嘱。”

“她的财产很多吗？”波洛提问。

律师耸了耸肩。

“约莫八九百万法郎。”

波洛吹了一声口哨。贾普惊叫一声：

“嗬，她有那么多的钱！呃，换成我们的货币，会有多少呢？啊哟！大约十万英镑……甚至更多。这可了不得！”

“安妮·莫里索小姐一定会成为很殷实的女人。”波洛肯定地说。

“幸好她不在那架飞机上，”贾普干巴巴地说，“否则咱们会怀疑她为了预先得到财产而除掉母亲！她可能有多少岁呢？”

“看来，谋杀案跟她没有关系。现在需要研究有敲诈勒索气味的一切东西。飞机上的人都否认跟吉塞尔太太认识。他们当中有人撒谎。可是是谁呢？研究私人文件，对咱们有

没有帮助呢，呃，富尼埃？”

“我的朋友，”富尼埃说。“我刚刚探听到一个消息，在电话上跟伦敦警察厅谈过了，而且我立即去了死者家里。她有一只装着文件的保险柜。可是，文件给烧掉了……”

“烧掉了？谁烧的？什么时候？为什么？”

“吉塞尔太太有一个受到信任的女佣人伊利斯。伊利斯得到过女主人的指示：如果太太发生什么意外，就打开保险柜（伊利斯知道如何开锁），烧掉里面的全部东西。”

“啊呀！叫人吃惊！”贾普惊愕地摇了摇头。

四个男人都默不作声地想着死者的古怪性格。

蒂博尔特先生站了起来：

“我得离开你们了，先生们。至于进一步的情况，我可以在对你们方便的任何时候提供。我的住址你们是知道的……”

他跟大家紧紧地握了握手，就走出了房间。

第七章 必然性和可能性

蒂博尔特先生离开之后，三个留下的人都把座椅挪近桌子。

“那么，”贾普说，“咱们开始吧。”他拧下钢笔帽。“客舱里有十一个乘客——我指的是飞机尾部，其他的人没到那儿去；十一个乘客和两名乘务员——包括死者在内共计十二人。十二人当中的一个杀害了老妇。一部分乘客是英国人，一部分是法国人。后者我请富尼埃先生调查，英国人由我自己负责。此外，还需要在巴黎进行侦查——这也是您的工作，富尼埃。”

“不，不仅在巴黎，”富尼埃提出异议。“夏天，吉塞尔太太在法国海滨疗养地都有许多事务：在多维尔、莱皮纳、维姆勒。她还去过南方的昂蒂布、尼斯。”

“很好的细节。我记得，乘‘普罗米修斯’号的一两个人

提到过莱皮纳。不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咱们直接转到谋杀本身。咱们看看，什么人处在能够使用吹管的位置。”贾普匆促地收拾碗碟，摊开飞机平面图，把它放在桌子中央。“好吧，咱们首先分别看看每个乘客，讨论一下必然性，甚至更重要地研究一下可能性。咱们从名单上除掉波洛先生，这就把可疑者的数目减少到十一人。”

波洛郁悒地摇了摇头：

“您过于轻信啦，我的朋友。对任何人、任何事，无论什么时候，您都不应当轻信。”

“如果您要坚持，我们可以把您也算在内，”贾普温和地表示同意。“然后是两名乘务员。我觉得，从必然性来看，他们两人中一个也不像杀人犯。他们没有多少钱。但他们的名誉是白璧无瑕的。他们是懂得礼貌的、头脑清醒的人。如果其中哪一个与本案有牵连，我会感到极端奇怪。不过，咱们也应当怀疑他们：他们在飞机里来来去去，能占据便于使用吹管的位置，我指的是他们当中的无论哪一个都能站在跟死者成直角的地位。虽然我并不相信，在坐满了人的飞机中，两个乘务员能够射出毒箭，而谁也不会发现。我凭经验知道，大多数人都是像蝙蝠一样瞎冲乱撞的，尤其是那些走运的人，可是做事总有个限度嘛。疯狂，简直是疯狂！竟用这种办法犯罪！要别人不发现，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干这件事的那个人，是很得手的。在所有愚蠢的杀人方法中，这个方法……”

“自然是绝对的疯狂。”

“可是尽管如此，杀人犯还是达到了目的。现在判断和

讨论发生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犯了罪。这就是罪犯的成功之处。”

“大概，杀人犯是个具有反常的幽默感的人，”富尼埃沉思地说。“因为，犯罪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心理根据。”

--提到心理学，贾普就嗤之以鼻，因为心理学是他很不喜欢的，也是他不相信的。

“这正好是波洛先生爱听的瞎话。”

“你们两人所谈的一切，我都感兴趣。”

“我想，您并不怀疑那个老妇人正是这样被害的吧？”贾普疑心地问道。“我是了解您的。”

“不，不，我的朋友。这一点我同意。我从座椅下面捡起的毒针也是致死的原因——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毕竟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波洛刹住话头，莫测高深地摇了摇头。

“好啦，回到咱们的正题吧，”贾普提议。“咱们不能忽略两个乘务员，但我认为，他们牵涉此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您同意吧，波洛先生？”

“您是记得我说过什么的。我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无论如何，我的上帝。”

“随您的便吧。现在来研究乘客。咱们从末尾——从乘务员的贮藏室和厕所开始。第16号座位。”贾普拿铅笔在图上戳了一下。“女理发师简·格雷她赢了钱，在莱皮纳玩了一阵。她是冒险家吗？她可能陷入困境，向老太太借钱；但是，她向吉塞尔借了一大笔钱，吉塞尔有权控制她，这都是不大可能的。咱们所有的全部货色中，这是一条最小的鱼

儿。何况，助理理发师未必会同蛇毒打交道。染发和按摩面孔是不用毒药的。”

“也许，这是杀人犯的错误：使用蛇毒。这很能缩小搜索的范围。大概，在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知道一点儿毒药，并且能够使用它们。”富尼埃说。

“至少有一样东西是十分明显的。”波洛说。

富尼埃疑惑地瞥了他一眼。

可是贾普全神贯注地只顾想自己的：

“杀人犯应当属于两类人当中的一类：或许是他逛游世界，到过一些穷乡僻壤，知道各种最要命的蛇，而且了解那些利用毒药来和敌人斗争的地方部落的风俗习惯——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这就属于科学领域了。属于研究范围。在高级试验室，常用树蛇毒来进行试验。蛇毒——说得确切一点，眼镜蛇毒，有时用于医学。用它来治疗癫痫病，也是颇见成效的。如何对付蛇咬，也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好，咱们继续谈吧。简小姐不属于这任何一类。理由讲不通。弄到毒药的机会几乎没有。使用吹管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几乎不可能。瞧吧。”

三人都俯身在图上。

“这是第16号座位，”贾普说，“而这是吉塞尔的第2号座位。它们之间有许多其他的座位和人。如果姑娘不从椅子上站起来（而大家却说有过这回事）。她是无法用箭射中吉塞尔的脖子的。所以我认为，她不算数。”

“好。她的前面是第12号座位。这是牙科大夫诺曼·盖尔。一个小人物。虽然我认为他有较多的机会弄到毒药。”

“这种药剂是注射用的，牙科大夫并不使用它。”波洛嘟囔说。

“牙科大夫很喜欢跟患者寻开心，”贾普说着微微一笑。“但我认为，某些人有时也会用麻醉剂干一些不太干净的事，这个牙科大夫完全可能是其中一个。而且，他可能有一位科学界的朋友。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过是为了上厕所——这是在另一头。他从厕所回来，不可能越过这个座位。可见，他要用吹管射击，射中老太太的脖子，就必须拥有能按直角拐弯的、听从指挥的箭。所以这位牙科大夫也算不上。”

“同意，”富尼埃点了点头。“继续吧。”

“通道另一面的第17号座位。”

“这是我原先的座位，”波洛说，“我把它让给了一个希望跟自己女友坐在一起的太太。”

“可这是令人尊敬的维尼夏。唔，她怎么样？一个重要人物。她可能向吉塞尔借过钱。大概，她并没有罪，但是可能……咱们对她要较多地注意。她的位置是合适的。如果吉塞尔稍微扭过头去望着窗外，维尼夏就能经过飞机客舱按对角线轻而易举地射击（或者说‘轻而易举地吹出毒箭’）。虽然击中是要碰运气的。我想，为了这一点，她仍旧不得不站起来。秋季，有些妇女喜欢带枪，她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使用土人的吹管时，火枪的射击技术有无帮助。可能，在准确性的问题上，这里的要求是相同的：敏锐的眼睛

和实际经验。维尼夏显然有些朋友——在地球上某些神秘的地方打过猎的男人。所以他完全可能有土人的东西……这真是胡猜瞎想！毫无意义！”

“的确不像，”富尼埃表示同意。“克尔小姐……我在今天侦讯时见过她……”他摇了摇头。“谋杀案与她无关。”

“第13号座位，”贾普继续说。“是霍尔伯里太太，一个可疑人物。我对她略有所知，如果她现在有一两桩作恶的秘密，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我已经听说，”富尼埃说道。“这位太太在莱皮纳玩巴卡拉牌赌时输了很多钱，这正好是跟吉塞尔有关系的那个可爱的人。但是，你们记得，她并没有站起来。而在自己的座位上，她必须跪着，靠着椅背，才能射击——并且是在十个人望着她的时候。嘿，活见鬼，继续谈吧！”

“第9号和第10号座位。”富尼埃在图上指了一下。

“坐在这两个位子上的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和布赖恩特大夫，”贾普说。“波洛先生关于自己可能有什么说的呢？”

波洛郁悒地摇了摇头。

“我的肚子，”他感慨地说，“唉，脑子有时得听肚子指挥嘛。”

“我也如此，”富尼埃同情地说。“在空中，我是感到自己不太舒服的。”他闭上眼睛，意味深长地用两只手压住胸脯。

“那就谈谈布赖恩特大夫吧。布赖恩特大夫怎样呢？他是哈利街的一个大滑头。说他去找过这个放债的法国女人，这不太像；不过，这是绝对猜想不到的……然而，如果他突

然想做一笔好买卖呢?我敢说,大夫是生来享福的。在这里,我的理论可就适用了。一个人在年富力强、事业极端兴旺的时候,也就是说,生活之树长得正茂的时候,是跟一些研究医学的科学家有往来的。他甚至可能不客气地偷走一个盛着毒药的试管,因为他有机会钻进那些头等试验室……"

"那里的一切都是要检查的,我的朋友,"波洛反驳说。"这根本不像在草地上摘一朵金盏花那么简单。"

"随便留下一点儿东西作为代替,检查也就蒙混过去了。这很容易办到,而且像布赖恩特这样的人是不会受到怀疑的。"贾普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话是合乎逻辑的。"富尼埃赞同地说。

"但有一点使人困惑莫解:他为什么要引起注意?他为什么不说这个妇人死于心脏衰竭——自然死亡?"

波洛咳嗽一声。其他二人都疑惑地望着他。

"我认为,"他说,"这可能是大夫的第一个印象。归根结底,死亡看来是自然死亡,甚至可能是黄蜂刺螫的结果,因为那儿有过黄蜂,你们记得吧……"

"这只黄蜂是不那么容易忘记的,"贾普插进来说。"您总是提到它嘛。"

"不管怎样,"波洛继续说,"可我是走运的,我在椅子下面发现了那个万恶的毒针,并且捡起了它。一切情况都表明发生了谋杀案。"

"毒针反正会找到的。"贾普说。

"但是杀人犯可能悄悄地捡起它来。布赖恩特或者别的什么人。"

"您这么想,"富尼埃说,"因为您知道这是谋杀。可是,如果老太太突然死于心脏衰竭,而别的什么人掉下手绢,弯下身去捡起它来——谁会注意这一点呢?"

"的确,"贾普表示同意。"咱们一定要把布赖恩特放在嫌疑者名单里。他可能把头伸出自己的椅角,仍然经过客舱按对角线从吹管里射出毒箭。可是,为什么任何人都没看见呢?然而我不想把一切从头说一遍。不管他是谁,都无人看见他。"

"我认为,那是有原因的,"富尼埃说。"从我听到的一切来判断,"他微微一笑。"这种原因是波洛先生中意的。我指的是心理因素。假定说,乘列车旅行时,列车从一座着火的房子旁边经过。全体乘客眼睛都望着窗外。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定的东西上面。这时,如果有人掏出一把刀来,杀死了别的什么人,我可以向你们肯定地说,任何人都不会发现杀人犯是什么时候干的,如何干的。"

"对,"波洛说。"我记得一桩案子,就有您说的那种心理因素。如果咱们发现'普罗米修斯'号飞行时也有过这种因素,那又怎样呢……"

"咱们讯问乘务员和旅客,可以弄清这一点。"贾普说。

"对。如果真有这样的心理因素,那么按照事物的逻辑来看,这种心理因素是杀人犯造成的。"

"好啦,咱们把这记下来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吧。"贾普说。"现在转到第号座位——丹尼尔·迈克尔·克兰西。"

贾普说出这个名字 ,显得很高兴。

"照我看来,这个人是最可疑的。对于蛇毒,还有什么人

能比神秘小说作家更容易'表露兴趣'呢？他能使某个没有任何嫌疑的化学家让他去接近药品。你们不要忘记，克兰西——乘客中惟一的一个——曾在吉塞尔身边走过。他能够从很近的距离用吹管射出毒箭，而不需要你们所谓的任何'心理因素'。他大有可能摆脱得干干净净。他自己说他熟悉这种吹管。可能正是这一点使咱们陷入某种混乱。"

"显然是狡猾伎俩，"贾普说。"而他今天随身带来的那根吹管呢？唔，谁能说这是他两年前买的那一根呢？这整个儿事情，我觉得相当蹊跷。我并不认为思考阅读关于犯罪的书和侦探小说有益于健康。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思想。"

"作家毕竟要有某些思想。"波洛笑谑地说。

贾普回到飞机平面图。

"第 4 号座位是由赖德占据的，他的椅子正好在死者的椅子前面。他上过厕所。回来时，他可能从近距离射击。可是赖德在两个考古学家旁边——他们什么也没发现。"

波洛沉思地摇了摇头。

"您熟悉的考古学家大概不多？如果这两个人正在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津津有味的辩论，那么，我的朋友，他们对周围的世界就是瞎子和聋子。他们生活在大约公元前五千年。对他们来说，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根本就不存在[1]。"

贾普露出怀疑的神色。

"好啦，咱们来谈谈他们俩吧。您对杜邦父子有何看法？富尼埃？"

---

[1] 指这件谋杀案发生的年份。——译注。

"阿曼德·杜邦先生,是一个最著名的法国考古学家。"

"这对咱们毫无意义。据我看来,他们在飞机里的位置是非常方便的,在通道的另一面,可是稍在吉塞尔前面一点。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在世界上东跑西跑,在不寻常的地方掘出了各式各样的玩意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土人那儿寻到蛇毒!"

富尼埃疑惑地耸了耸肩。

"杜邦先生是把全副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的。他是个狂热的人。从前他是个古董商。为了献身于发掘工作,他抛弃了兴旺的商业。他们两人——他和他的儿子——全心全意地忠于自己的考古事业。我觉得不大可能——我不是说不可能,自从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斯塔维斯基案件,我就根本不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了 —— 所以我觉得,关于他们俩牵连进这个案件的猜测是不大可靠的。"

"对!"贾普下了结语。他拿起一张作了记号的纸片,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

"那就谈简·格雷吧,必然性——极小,可能性——实际上没有。盖尔,必然性——极小,可能性——实际上也没有。克尔小姐,完全不可能。霍尔伯里太太,必然性——有,可能性——实际上没有。波格先生,几乎一定是个——罪犯,他是飞机上惟一能够制造心理因素的人。"

贾普和气地说了一句小小的笑话,波洛宽宏地微微一笑,而富尼埃却有点儿温文尔雅、羞羞怯怯的,随后,贾普继续说:

"布赖恩特,必然性和可能性——都有。作家克兰西,理

由是可疑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都大。赖德，必然性——可疑，可能性——颇大。杜邦父子，必然性——从犯罪原因看极小，但他们俩可能弄到毒药。好啦，对咱们来说，我认为这是不坏的研究成果。现在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我将拿克兰西和布赖恩特开头：查明他们是否缺过钱，近来是否心绪不佳或者忧虑什么，弄清他们最近一年的活动等等。对待赖德，也要这么办。而且不应当忘记其余的人。威尔逊正在替我暗中侦查一切。富尼埃负责先调查杜邦父子吧。”

法国警探点了点头。

“请您相信，一定认真执行您的指示。我今晚就回巴黎。我认为，还可向吉塞尔的女佣人伊利斯打听一点什么。我将仔细地调查吉塞尔的一切旅游情况，如果了解清楚夏天她到过哪儿，那就好了。据我所知，她到过莱皮纳一两次。而且还可获得与吉塞尔有关系的那些英国人的情报……总而言之，咱们要做的事是很多的……”

贾普和富尼埃看了看正在深思的波洛。

“您参加这一切工作吗，波洛先生？”贾普问道。

波洛一下子清醒过来。

“是呀，我要伴随富尼埃先生去巴黎。”

“Enchante[①]！”法国人说。“我真高兴！”

“您有什么打算呢？”贾普大惑不解地瞧了瞧波洛。“您对待一切都是那么泰然自若嘛。您那清醒的脑瓜里出现了什么想法吗？”

---

① 法语：非常高兴。——译注。

“有件事情使我不得安宁，”波洛慢腾腾地说。“就是发现吹管的地方。”

“那还用说！由于这一点，差点儿把您关起来啦！哈哈！”

波洛摇了摇头。

“我指的不是这一点。我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在我的座椅下面发现了吹管，而是终于在椅子下面发现了它。”

“我看这没有什么特别，”贾普说。“干这桩事情的人本来需要把吹管藏在哪儿。他不能冒险让人在他那儿发现它嘛。”

“Evidemment[1]！当然啰！可是，当您查看飞机的时候，我的朋友，您看出，虽然窗子不能打开，但每扇窗子都有一个气眼——一个小小的圆孔，只消把玻璃扭转一下，圆孔就能打开或关上。从这些圆孔的大小来说，是完全足以推出那个可恶的吹管的。用那种办法摆脱吹管，那不是更简单吗？吹管往下掉到地上，就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现它了。”

“我能提出反驳意见：杀人犯担心别人发现他。如果他把吹管推出气眼，有人会看见的。”

“可见，”波洛说。“他把吹管拿到唇边，对准目标放出毒箭时，他并不害怕别人看见，反倒害怕把吹管推出窗子？”

“这听起来是荒谬的，我同意，”贾普说。“然而事情就是这样。他把吹管塞到座垫底下。这是无法回避的。”

波洛没有回答，富尼埃好奇地问道：

“这会使你产生什么想法呢？”

---

[1] 法语：显然。——译注。

波洛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使我有可能作出一个推测。"

他漫不经心地把一只显然无用的墨水瓶摆正，因为贾普由于心中不安，把它放得歪了一点。然后，波洛猛然抬起头来，问道：

"顺便问问，您写好了乘客的详细清单吗，就是我要您写的那份行李清单？"

第八章　清　　单

"我说话是算数的!"贾普扬声说道。他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打字机打得密密麻麻的一叠纸来。"瞧吧!全在这里,直到最小的东西。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玩意儿。等您看完再说。"

波洛把纸页摊在桌上,开始仔细地查看。富尼埃挪近一些,在波罗肩后念了起来:

詹姆斯·赖德

衣袋——亚麻布手帕(手帕上有一个"D"字记号)。皮夹子,内有一张一英镑的钞票和三张商业票据。合伙人乔治·埃伯曼的一封信,信中希望"关于贷款条件的商谈取得成功……否则咱们将处于困境"。莫迪签字的一封信,她约定第二天晚上在特罗卡德罗见面(廉价信纸,字很蹩脚)。银质烟盒、一盒火柴、自来水笔、一串钥匙、美国简式门锁的钥

匙、法国纸币和英国纸币的互换许可证。

旅行皮箱——许多有关水泥交易的商业文件、一册《Bootless Cup》(国内禁书《裸乳》)、一盒"Immediate Cold Cure"(感冒特效药)。

布赖恩特

衣袋——两块亚麻布手帕、皮夹子里有四十英镑和五百法郎。

商业便条本、烟盒、打火机、自来水笔、一串钥匙、一支放在套子里的长笛、本维努托·塞里尼[1]的《回忆录》和法国出版的《耳疾》。

诺曼·盖尔

衣袋——丝手帕、皮夹子里有一英镑和六百法郎、纸币互换许可证、法国两个牙医器械公司的商业票据、空的"布赖恩特—梅公司"的火柴盒、银质打火机、欧石南烟斗、橡皮烟荷包、一把美制门锁钥匙。

旅行皮箱——一件白色的亚麻布上衣、两个很小的牙医镜子、一包牙医棉花、一册《La Vie Parisienne》[2]、一册《汽车》和一册《斯特兰德杂志》[3]。

阿曼德·杜邦

衣袋——一个皮夹子,内有十英镑和一千法郎、一副放

① 本维努托·塞里尼(1500—1571年)意大利雕刻家、首饰匠。——译注。

② 法语:《巴黎生活》。——译注。

③ 斯特兰德大街在伦敦中西部,以旅馆和戏院著称,为旅游者常到之地。——译注。

在套子里的眼镜、一张棉织手帕、一包香烟、一盒火柴，放在盒子里的卡片、牙签。

旅行皮箱——给皇家亚洲协会的演讲手稿、两本德语的考古学书、两张陶器草图、一个装潢漂亮的空心吹管（据说这是库尔德人的烟管）。

一个不大的藤制托盘、九张陶器照片。

让·杜邦

衣袋——一个皮夹子，内有五英镑和三百法郎、烟盒、象牙烟嘴、打火机、自来水笔、两枝铅笔、歪歪斜斜写了一些字儿的小本子，马里纳的一封英语信，邀请杜邦到托特纳姆街一家饭店去吃饭，法国纸币兑换许可证。

克兰西

衣袋——手帕（已被墨水弄脏）、自来水笔（漏水），皮夹子里有四英镑和一百法郎。三份关于不久以前几件罪案（一件砒霜下毒和两件盗窃案）的剪报、两封家信，详细地叙述了农村经济情况。业务笔记本、四枝铅笔、铅笔刀、三张付清的和四张未付的账单、署名“戈登”的“弥诺陶洛斯”[1] 号轮船船主的一封信、从《泰晤士报》剪下来的、没有完全解决的“纵横字谜”、速写本、意大利、法国、瑞士和英国纸币兑换许可证。已经付清的那不勒斯旅馆账单，一大串钥匙。

外套口袋——《维苏威火山顶上的谋杀案》小说手稿。《大陆评论》、高尔夫球、一双短袜、牙刷、已经付清的巴黎旅馆账单。

---

① 希腊神话中所说的牛头人身的怪物。——译注。

克尔小姐

手提包——口红、两个烟嘴(一个是象牙雕刻的,另一个是玉石的)、香粉盒、烟盒、一盒火柴、手帕、二英镑、纸币兑换许可证、关于贷款的信(只剩下一半)、几把钥匙。

鲨鱼皮梳妆盒——瓶子、刷子、梳子等,修指甲的器具,装着牙刷、海绵、牙粉、肥皂的小袋子,大小剪刀。亲友从英国寄来的五封信,陶赫尼茨印刷出版的两本小说。两只西班牙猎狗的照片。《时装》和《家务》杂志。

简小姐

手提包——口红、胭脂、香粉盒。门锁钥匙和皮箱钥匙、铅笔、烟盒、烟嘴、一盒火柴、两张手帕。已经付清的莱皮纳旅馆账单,《法语成语》小册子、装有一百法郎和十先令的皮夹子、英国和法国纸币兑换许可证、两枚价值五法郎的赌场筹码。

在旅行外衣的口袋里,——六张巴黎风景明信片、两块手帕和一条丝围巾、签有"格拉迪斯"名字的信,一小包阿斯匹林。

霍尔伯里太太

手提包——两支口红、一盒胭脂、一个香粉盒、手帕。三张面值一千法郎的钞票、六英镑、法国纸币兑换许可证、钻石戒指、五张法国邮票、两个烟嘴、带套的打火机。

化妆盒——美容用品、一套修指甲的精巧器具(金色的)、一个不大的瓶子,瓶上有墨水的标签"硼酸"。

波洛看完清单的时候,贾普指着最后一行说:

"绝不是硼酸!那瓶子里装的是古柯碱!"

波洛的眼睛稍稍睁大了一点。他会意地点了点头。

“这不是很清楚吗?”贾普说。“一个惯于服用古柯碱的女人,在道德方面是有弱点的,这就无需向您说了。我认为,太太的爵位能够帮助她达到她想达到的目的。但我仍旧不相信她有杀人的勇气;老实说,我看不出她有这种可能。这真是难题啊。”

波洛把所有的纸页叠了起来,又随便翻阅了一下,然后舒了口气,就把它们放在一边。

“这里有点儿东西,”他说。“非常清楚地表明犯罪的究竟是谁。但我暂时还不能说,为什么犯罪,或者起码说吧,用的是什么方式。”

贾普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您是想说,您看完这份清单以后,关于谁是凶犯已经有了个想法?”贾普从波洛手里拿过纸页来重新看了一遍,同时一页一页地递给富尼埃,睁大眼睛问波洛:

“您不骗我吧,波洛先生?”

“不,不,怎么会呢!”

法国人也把一叠纸页搁到一边去。

“也许我是笨蛋,”他说。“但我并不认为这份清单能够帮助咱们前进。”

“不是清单本身,”波洛说。“而是某些细节的总和。也许,我说得不对。很可能……”

“好啦,把您的想法说出来吧!”贾普说。“无论如何,我是有兴趣听的。”

波洛摇了摇头。

“不，正像您所说的，这暂时只是理论，纯粹的理论。我希望在清单里找到某种东西。嗨，我找到了它。它就在这里，但我觉得，它所指出的是不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线索并不是那个人。这就是说，咱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说真的，我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东西，但我暂时还不明白它们的用处。我还不能把一切事实汇集在一起。您呢？我看，也是如此。那咱们就工作吧，每个人都从自己的推测出发。我没有信心，我要重说一句，暂时只有怀疑……”

“哼……您说什么胡话！”贾普有点恼怒。他站立起来，说：“好啦，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在伦敦工作，您回巴黎，富尼埃。可您呢，波洛先生？”

“我仍想陪同富尼埃先生前往巴黎，现在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去了。”

“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去！我倒想知道，您的脑袋瓜里究竟是什么怪念头？”

“怪念头？这个说法可不好！”

富尼埃立起身来，彬彬有礼地跟大家握了握手。

“祝您晚安。谢谢您的盛情款待。咱们明天早上在克罗伊登碰头吧。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A demain[①]！”

“但愿，”富尼埃打趣地说。“咱俩在路上不致于被人弄死。”

贾普和富尼埃走了。波洛似乎出神地呆了一会儿。然

① 法语：明天再见。——译注。

后，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收拾了碗碟，擦了食桌，倒掉了烟灰缸里的烟头，把椅子摆放好，就走到一张临时加放的小桌子跟前，拿起一本《特写集》来。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过去，终于翻到了要找的地方。

这是一帧照片。照片上面写着“两个太阳崇拜者”。下面的签名是：“霍尔伯里伯爵夫人和雷蒙德·巴勒克拉夫先生游览来皮纳。”“两个太阳崇拜者”穿着雅致的游泳衣，他们都叉着两只手，明亮的阳光照着他俩的笑脸。波洛长久地仔细看着这张照片。

“真有意思，”赫尔克里·波洛自言自语。“大概需要在这方面下手……是的，需要。”

第九章 伊利斯·格兰迪尔

翌日，天气晴朗、无风，甚至赫尔克里·波洛也不得不认为，他的“肚子”舒服极了。

他们搭乘八点四十五分的班机飞往巴黎。除了波洛和富尼埃之外，飞机上还有七八个早到的乘客。富尼埃利用旅行作了几次试验。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小截竹子，飞行时把它拿到唇边三次，对准一定的方向转动。每一次试验时，他把身子弯过椅子的扶手；然后又微微把头转到一边去；最后是从厕所回来。每一次，他都觉得乘客诧异地、甚至惊恐地看着他。在最后一次试验时，大家的目光似乎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富尼埃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显得有点儿沮丧。

“您感到不好意思吗，我的朋友？”他觉察到了波洛的惊异神色。“可是，您承认吧，推测是需要检验的。”

“显然！您的钻研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您扮演了杀人犯的角色。结果是极其明显的：每一个人都看见了您。”

“不是每一个。”

“大体是这样。每一次都会有人没看见您，可是为了杀人，这是不够的。您应当相信绝对没有任何人看见您。”

“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富尼埃说。“我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次飞行时的情况是特别的——有心理因素！出现了大家的注意力像数学一样精确地集中在某种东西上面的时刻。”

波洛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

“我同意：大概有某种心理根据，使得无人看见杀人犯行凶……可是我的判断跟您不同。我感到，在这桩事情上，过于明显的事实可能是不足信的。您闭上眼睛吧，我的朋友，而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运用您那内在的视觉，让脑细胞发挥作用……让大脑去弄清楚实际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此刻您是极据眼见的事实去作结论的。直观只会使您远离真相。”

富尼埃重新摇了摇头，恳求地扬了扬手：

“我不再这么搞了。我把握不住您的思想脉络。”

“我只是认为，没有经验的猎犬急不可待地顺着断的踪迹追赶，而这种踪迹是会欺骗它的……这是在捉一条熏鲱鱼[1]，我给您提的是个很好的建议。眯起眼睛吧！”

接着，波洛往后一仰，闭上眼睛，似乎是为了思考一下，

[1] 意为转移注意力的东西。——译注。

可是过了五分钟……他却睡着了。

一到巴黎，他们立即前往塞纳河南岸的若列特街。

门牌13号的房子跟左邻右舍没有任何区别。一个上了年纪的看门人让他们俩进去，却用很不高兴的态度接待富尼埃：

"又是警察！这座房子的名声都给败坏了！"他唠叨了一下，就到自己的小室里去了。

"咱们到吉塞尔的书房去吧，"富尼埃建议说。"是在一楼。"

他一面从衣袋里掏出钥匙，一面说明：为了等待英国同事的信息，法国警察局采取了预防措施——封了门。

"我担心的只是，"富尼埃说，"咱们在这儿找不到任何有帮助的东西。"他取掉封条，开了门，于是两人走了进去。

吉塞尔的书房是一个窒闷的小房间。角落里立着一个旧式保险柜、一个适用的写字桌以及几把布面相当破旧的椅子。惟一的一扇肮脏的窗子勉强透进一点儿阳光，看来这扇窗子从来没有开过。

富尼埃环视一下，耸了耸肩。

"您看见了吗？"他说。"什么也没有。根本什么也没有。"

波洛绕过桌子，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看了看富尼埃。然后，他在桌子上轻轻地用手抹一下，又在桌子下面摸了摸。

"这里有个电铃。"他说。

"是呀，它是用来呼叫看门人的。"

"不错嘛，这是聪明的预防办法。老太太的哪个债户可能脾气暴躁……"

波洛接二连三地拉开书桌的抽屉，里面是一些办公用品、日历、钢笔、铅笔，却没有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他不做声地看了看这些用品，就把抽屉关上了。

"我不想重新搜查一次而使您丢脸，我的朋友。如果这里可以找到什么，您已经找到了。"他瞥了保险柜一眼。"式样并不那么好，是吗？"

"一件相当陈旧的玩意儿。"富尼埃表示同感。

"它已经空了吗？"

"是的，女佣人把一切都销毁了。"

"噢，对啦！一个得到信任的女佣人……咱们应当见一见她。"波洛站立起来。"走吧。去瞧瞧这个忠心耿耿的女佣人。"

伊利斯·格兰迪尔是个中年女人，身材矮胖，有一副历尽风霜的红面孔和两只灵活的小眼睛；她的眼睛在富尼埃和波洛身上迅捷地来回扫视。

"请坐吧，格兰迪尔小姐。"富尼埃说。

她平静而稳重地道了声谢，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波洛先生和我是今天从伦敦飞来的。昨天进行了侦讯，也就是关于太太死亡案件的侦讯。警察局毫不怀疑：太太是被毒死的。"

法国女人悲伤地摇了摇头。

"先生，你们所说的一切太可怕啦。太太是被毒死的？谁想干这种事啊？"

"我认为，您能协助我们……"

"当然啰，先生。不过，我能帮警察局什么忙呢？我啥也

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

“您知道太太有仇人吗?”富尼埃突然问道。

“瞎说。太太为啥会有仇人?”

“格兰迪尔小姐,”富尼埃冷冷地说。“高利贷者的职业经常都会招惹某些麻烦。”

“不瞒您说,太太的一些债户有时是不讲理的。”伊利斯说。

“他们吵闹过吗?恐吓过吗?”

“不,不,这一点您想错了。他们不过哼一哼,发发牢骚,表示抗议,他们无法偿清债款。”伊利斯的声音里含有轻蔑的意味。“可是最后仍旧付清了。”她满意地把话说完。

“吉塞尔太太是个没有怜悯心的女人,”富尼埃似乎在喃喃自语。“您对她的受害者有怜悯心吗?”

“受害者,受害者……”伊利斯忍不住说,“您不了解。欠债有时是难免的,可是,难道能够借钱来摆阔,然后认为这是人家的赠款?这是不可想象的。太太经常都很公平、正直。她放了债,等偿还。难道这不对吗?她自己从来没有借过钱。从来没有逾期未付的账单。您说太太没有怜悯心 您就错了。太太是善良的,一些贫寒的修士如果找她,她总是周济她们;她曾捐款给慈善机关;看门人乔治的老婆患了病,太太甚至出钱让她在乡村医院里住院治病。”伊利斯停住,气得面红耳赤。“您……您不了解。不,您完全不了解太太。”

富尼埃等女佣人的怒气平息以后,说:

“太太的债户通常都不得不在最后把钱偿还给她。您知不知道太太是用什么办法迫使他们还债的?”

伊利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也不知道吉塞尔太太的业务，先生，压根儿不知道。"

"您知道的够多了，因为把太太的文件烧掉的就是您嘛！"

"我是遵照她的指示办事的。她曾嘱咐过我，如果她发生什么事，如果她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死了，我就应当马上销毁一切业务文件。"

"就是楼下那个保险柜里的文件吗？"波洛问道。

"是的，先生。她的业务文件。"

"那些文件原先在楼下的保险柜里吗？"

他的追问使伊利斯满脸通红。

"我遵照太太的指示办事。"她重说一追，然后执拗地把嘴一撇。

"对，这我知道，"波洛微微一笑说。"可是保险柜里的文件不见了。是这样吗？这个保险柜太旧了，甚至谁想打开就能打开它。文件是保藏在其它地方的吧……也许在太太的卧室里？"

伊利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是的，先生。太太经常在债户面前假装样子，好像文件是保藏在保险柜里的，可实际上一切都在卧室里。"

"您能指给我们看看究竟在哪里吗？"

伊利斯站起身来，两个男人跟随她走去。

太太的卧室是一个相当宽敞的房间，但摆满了华美而笨重的家具，使得转身都很困难。

角落里放着一个古老的大箱子。伊利斯揭开箱盖，取出一件旧式的羊驼[1]毛衣服和一条丝织的短裙。衣服的内面有一个很深的袋子。

“文件是藏在这儿的，先生，”伊利斯说。“在一个封了口的大封套内。”

“三天前我问您的时候，您根本没有向我谈到这一点。”富尼埃很不客气地说，显然既抱怨又恼恨。

“请您原谅，先生。您问我文件在哪儿。我回答说把它们烧掉了。这是真的。至于这些文件究竟保藏在哪儿——我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

“对，”富尼埃说，“可您明白，格兰迪尔小姐，文件是不应该烧掉的。”

“我听从太太的指示呗！”伊利斯闷闷不乐地说。

“我知道您竭力想把一切办得更好，”富尼埃安慰她。“但是，现在我希望您很仔细地听我说说，小姐：太太被害死了。她可能知道谋害者的某种可耻的情况。这‘某种情况’可能就在您烧掉的文件上。我想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小姐。请您毫不犹豫地回答吧。可能，在我看来，这完全可能，在把文件塞到火里之前，您翻看过它们。如果真是这样，谁也不会责怪您或者非难您。恰恰相反，您从这些文件里知道的任何情况，对警察局的工作都可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于把杀人犯交给司法机关审判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小姐，您别怕说真话。在烧掉文件之前，您看过它们吗？”

---

① 产于南非。——译注。

伊利斯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她往前移动了一下，固执地说了又说：

“不，先生。我啥也没看过。我啥也没念过。我没拆开封套，就把它烧了。”

第十章 黑色笔记本

富尼埃很不愉快地盯着她看了一两分钟，然后沮丧地把脸扭开。

“遗憾，”他说。“您办事正直，小姐，可是毕竟非常遗憾。”他坐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我早先问您的时候，小姐，您说不知道太太那些债户的名字。而刚才您却说他们叫喊、抗议……这就表明，您知道吉塞尔太太那些债户的一点儿情况。”

“我马上说明一下，先生。太太从来不提他们的名字。她从来不谈自己的业务。也许孤僻是人的本性，对不对？不过，她偶尔也用感叹来表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时，虽然次数很少，太太也跟我谈过话，但她好像自言自语。”

波洛全神贯注地谛听。

“如果您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小姐……”波洛要求道。

"等一等……噢,对了!唔,比方说,有一次来了一封信。太太把信拆开,就冷冰冰地讥笑了两声,说:'您去哼吧、哭吧,我亲爱的太太。我不在乎,反正您得还债。'她还向我说过:'多蠢的家伙!真是蠢货!他们以为我会借一大笔钱给他们而不要保证。消息灵通就是我的保证,伊利斯!消息灵通就是权力!'她大体上是这么说的。"

"可您什么时候见过太太的那些债户呢?"

"没有,先生,很少看见。您得明白,他们只到一楼,而且经常都在黄昏以后。"

"前往英国之前,太太是在巴黎吗?"

"她是前一天中午才回巴黎的。"

"她到哪儿去了?"

"在两个星期中,她到过多维尔、莱皮纳、帕里一普拉日和维勒姆——这是她习以为常的九月旅行。"

"现在请您想想,小姐,她跟您谈过什么对我们可能有帮助的情况吗?"

伊利斯思忖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记不得了,先生,"她说。"我啥也记不起来了。太太情绪挺好。她说,事情进展顺利。她的旅行是有收获的。然后,她吩咐我打电话到国际航空有限公司,订购第二天去英国的飞机票。早上的票已经没有了,但她得到了中午十二点的票。"

"她没说为什么飞往英国吗?有什么急事吗?"

"哦,不,先生。太太是经常去英国的。关于旅行的事,她通常都在前一天告诉我。"

"那天晚上，有债户来找过太太吗？"

"好像有一个。但我拿不准，先生。乔治可能知道得清楚一些。太太啥也没向我说。"

富尼埃从衣袋里取出一些照片——大多数是讯问过的那些证人的快照。

"您认得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吗？小姐？"

伊利斯接过照片，挨次看完，就摇了摇头：

"不认得，先生。"

"那得问问乔治了。"

"是的，先生。但是，可惜乔治视力不太好。遗憾……"

富尼埃起身来：

"好啦，小姐，我们该走了。不过，您是否能够保证，应当谈的您都没有忘记，绝对没有忘记？"

"我？但是……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伊利斯有点儿慌张。

"一切都会弄清楚的。咱们走吧，波洛先生？请问，您在寻找什么？"

波洛确实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漫不经心地寻找什么。

"是的，"波洛说。"我在寻找这里没有的东西。我在这里连一张照片也没看见！吉塞尔亲属的照片在哪里？她家庭成员的照片？"

伊利斯叹了一口气：

"太太没有家。她在世上完全是个孤人。"

"她曾有个女儿嘛！"波洛温和地提示了一下。

"是的，是那样。她曾有个女儿……"伊利斯悲伤地叹

息。

“可是这里没有她女儿的照片。”波洛又说。

“哦，先生不了解。太太有过一个女儿，这是真的，可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我想，从女儿很小的时候起，太太就没看见过她。”

“这是怎么一回事？”富尼埃探问。

伊利斯两手一摊：

“我不知道。当时，太太还很年轻。我听说她挺美，人家说她红颜薄命。她也许正式结过婚，也许没有。我以为没有。当然，她好歹把孩子安置好了。后来、太太得了天花，差点儿死了。可是恢复健康以后，她的姿色就消失了。以后，她再也没有恋爱，她在任何男人面前都不再神魂颠倒了。太太成了个生意人。”

“她把钱留给了自己的女儿吧？”

“是倒是这样，”伊利斯说。“不留给自己的亲骨肉，那留给谁呢？血浓于水嘛。面太太没有朋友。她经常独个儿生活。钱是她的命——她拼命想赚更多的钱。但她花得很少，过不惯奢侈生活。”

“她也嘱咐留点给您。您知道这一点吗？”

“是的，有人已经告诉我了，太太经常是慷慨的。每一年，除规定的工钱外，她还另外给我一小笔钱。我很感激太太。”

“好吧，”富尼埃舒了口气。“我们走啦。我顺便去跟老乔治谈谈。”

“请容许我过一会儿再跟您去，我的朋友。”波洛说。

“随您的便吧……”富尼埃说着就走了。

波洛在房间里再一次踱来踱去，然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盯着伊利斯。在他审视的目光下，法国女人杌陧不安起来。

“先生还想了解什么吗？”

“格兰迪尔小姐，”波洛开门见山地说，“您知道谁害死了您的女主人吗？”

“不知道，先生。我向上帝起誓！”

她说得很诚恳。波洛凝视了她一眼，就低下头。

“好！”他说。“我相信。可是，知道——这是一回事。而怀疑——完全是另一回事。谁可能干这种事，您有没有什么怀疑，仅仅是怀疑？”

“我没怀疑，先生。我已经向警察局的人谈过这一点了。”

“您向他说的可以是一回事，而向我说的——可以是另一回事。”

“为啥要那样呢，先生？为啥要那样做？”

“因为向警察局提供情况是一回事，而把情况告诉私人——完全是另一回事。”

伊利斯眼里出现了迟疑不决的神色。看来，她拿不定主意。波洛向她弯过身去，亲切地说：

“您想说什么吗，伊利斯小姐？我办事就是不相信任何东西，不相信人家向我说的什么，不相信没有证实的任何事情。我不首先怀疑一个人，然后又怀疑另一个人。我怀疑所有的人，凡是跟犯罪有关的每一个人，我都把他看做是可能

的犯罪分子，直到他的无罪得到证明。”

伊利斯·格兰迪尔气恼地瞥了波洛一眼。

“您怀疑我？我？谋杀太太？这太岂有此理了！”她激动地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接着又有气无力地坐下。

“不，伊利斯，”波洛抚慰地说。“我并不怀疑您谋杀太太。杀人犯是飞机上的一名乘客，谋杀不是您的手干的。但您可能有意无意地成了共犯。您可能把太太即将旅行的事预先告诉过什么人！”

“可我没这么做！我向您保证！”

波洛默不作声地望了望她，然后点了点头。

“我相信，”他说。“但您隐瞒了什么。对，对！您听我说吧。在每一件犯罪性质的事情中，讯问证人的时候，都会碰到令人惊异的现象：每个人都会隐瞒一点什么。有时（甚至经常如此），这‘一点什么’完全是无所谓的，跟犯罪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要向您说：这样的‘一点什么’经常都是有的。您也如此。哎，您别否认！我是赫尔克里·波洛，我知道，当我朋友富尼埃先生问您忘没忘谈什么的时候，您曾显得惶惑不安，竭力避而不答。此刻又是那样。当我推测您可能告诉我一点您认为无需告诉警察的什么情况时，您又在琢磨我的推测了。可见，有点儿什么！我要知道究竟是什么！”

“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伊利斯突然冒出一句。

“可能没有意义。但是反正一样，难道您不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吗？您记住，”他坚持地说，“我不是警察局的。”

“是呀，的确，”伊利斯·格兰迪尔犹豫地说，“先生，我觉得为难。我不知道太太此刻会要求我咋办……”

“俗话说：两人智慧胜一人。您不愿跟我商量商量吗？咱们一块儿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吧。”

伊利斯仍旧疑虑地望着他。波洛微笑着说：

“您像一条很好的看家狗。我明白，您所考虑的是对故主的忠实。”

“对啦，对啦，先生。太太非常信任我。从我开始在她这儿干活，我就忠心耿耿地执行她的一切指示。”

“为了她以前给您的某种很大的帮助，您不是很感激她吗？”

“先生看得可真够准的。是的，这是真的，这我不否认。我受过骗，先生，我的积蓄都给偷走了，可我有了孩子。太太对我那么慈善。她谈好了，就把我的孩子安置在一个农庄里的好人家，一个很好的农庄，先生，一个清白的人家。那时，她才第一次提到她也做过母亲。”

“她向您谈到过什么细节吗？比如说，她那孩子的年龄，孩子在哪里？”

“没有，先生。她光说事情已经了结。她说，那样要好一些。小姑娘已经妥善安置，有了保障，有了工作，而太太还把自己所有的钱留给了她。”

“以后她再也没有跟您谈到自己的孩子或者孩子的父亲吗？”

“没有，先生，不过我有某些想法……但是，您得明白，这只是一种怀疑……我认为，她孩子的父亲是个英国人。”

“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

“我说不出任何明确的看法。不过，太太谈到英国人的

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总有点儿悲哀。她签订了契约时，如果被她控制的是一个英国人，她就感到开心。但这只是我的印象……”

“是的，不过，也许很有价值！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可您自己的孩子呢，伊利斯小姐？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先生。她死了……已经五年啦……”

“唉，请接受我的慰问吧……”

一阵沉默。

“此刻，伊利斯小姐，”波洛提醒一下，“您直到现在还没告诉我的到底是什么呢？”

伊利斯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过了几分钟她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黑色笔记本。

“这个小本子是太太的。太太经常把它带在身边。可她准备去英国的时候，却没找到它。太太走了以后，我发现了这个小本子。它是塞在床头后面的。我把小本子藏在自己的房间里，想等太太回来就给她。刚一听到太太的死讯，我把她的文件都烧了，只留下了这个小本子。关于这一点，太太未曾给我任何指示。”

“您是什么时候听到太太的死讯的？您首先是从警察局听到的，是不是？”波洛问道。“警察到这儿来找过太太的文件。他们发现保险柜是空的，可您当时却说文件烧掉了，虽然烧掉文件的时间实际上迟得多，是这样吗？”

“是这样，先生。”伊利斯叹了一口气，坦白地说。“他们查看保险柜的时候，我从箱子里拿出了文件。的确，我曾说把它们烧了。可是归根结底，这差不多是真的。我一抓到机

会，就把文件烧了，我应当执行太太的指示嘛。您瞧，先生，我碰到了多大的困难？您不会把这一点告诉警察局吧？这对我是很重要的。”

“伊利斯小姐，我相信您这样做的意图是很好的。可是毕竟遗憾……这种搞法十分遗憾。但是遗憾无济于事。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文件销毁的准确时间告诉出色的富尼埃先生。而现在让我看看吧，这小本子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认为没啥帮助，先生，”伊利斯摇了摇头说。“这儿是太太个人做的记号，光是一些数字。没有文件，记号没有任何意义。”

伊利斯很勉强地把小本子交给波洛。他接过它来翻了翻。这是用铅笔做的一些记号，笔迹歪歪斜斜，似乎都是一个样儿——号码和一些细节：

“CX256。上校的老婆。住在叙利亚。团的基金。”

“GF342。法国议员。斯塔维斯基的朋友。”

看来，这些记录都是一个样儿。总共约有二十个。笔记本末尾还有指出了时间和地点的记录，也是用铅笔记的：

“莱皮纳，星期一。赌场，十时三十分。‘萨伏依’旅馆，A.B.C.舰队街，十一时。”

记录都不完全，都像是帮助太太记忆的记号。

伊利斯不安地注视着波洛。

“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这只是我的感觉？这一切是太太明白的，不是局外人能够明白的。”

波洛合上笔记本，把它塞进衣袋。

“这小本子可能是有价值的，小姐。您把它给我是很聪明的做法，您可以绝对放心。太太从来没有要您烧掉这小本子吧？”

“是的，是这样。”伊利斯承认说，她脸上的表情变得稍微明朗起来。

“关于这一点，您既然没有得到太太的指示，您的责任就是把笔记本交给警察局。我会把一切处理好的，谁也不会责怪您早先没有这么做。”

“先生费心啦。”

波洛朝门口走去。

“现在我得去见我的同事了。不过，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您替吉塞尔太太订购飞机票的时候，是打电话到布尔歇机场的，还是打电话到公司办事处的？”

“我是打电话到金莲花林荫道 254 号办事处的。”

波洛把号码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就向她亲切地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第十一章　一个美国人

然而，富尼埃跟看门人乔治的交谈却很不投机。

“嘿，这帮警察！”看门老头儿楞头楞脑地大发牢骚。“同一个问题，问了一千遍，你们究竟希望得到什么？要别人迟早不再讲真话，而瞎说一气吗？自然，你们这些先生对谎言是高兴的，因为你们喜欢谎言。”

“我不要谎言，先生，我要真话！”

“好呀，我就给您说真话吧！对，对，那天晚上，正好在太太外出的前夕，有个女人来找太太。您把这些照片给我看了，问我照片中间有没有那个女人。我要跟您说的仍旧是先前说的：我的眼睛不中用，而且当时天已黑了，我没看清这个女人。我认不出她。即使我跟她迎面相撞，反正也认不出，就是这样！这一点，您已经听了四五遍了！难道您不感到厌烦！”

“您甚至想不起来，这个女人或高或矮、或老或少，她的头发或白或黑吗？无法叫人相信！”富尼埃讽刺地说。

“您就别相信吧，我可不在乎！跟警察打交道就不是一桩好事。我蒙受了耻辱！如果太太不是在高空中被害的，您恐怕会说是我乔治毒死她的。你们警察统统都是这样！”

波洛很有分寸地捂住了富尼埃的嘴巴，及时防止了他生气的反驳。

“咱们走吧，我的老朋友。”他说。“肚子在作怪啦。简简单单地饱餐一顿——这就是我给自己规定的生活要求。咱们去尝尝诺曼底人所谓的蘑菇蛋饼，萨吕港出产的干酪和红葡萄酒吧。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候了？”

富尼埃看了看手表。

“大概，”他说。“已经下午一点了！可是还得跟这个人谈谈……”他瞅了乔治一眼。

“当然，”波洛赞同地向老头儿微笑了一下。“无名女人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头发既不白、又不黑，但您可以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时髦呢？”

“时髦？”乔治听到这个问题不觉一惊，重问了一遍。

“我回答吧，”波洛说，“她是挺时髦的。我有个想法，我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女人穿上游泳衣是特别美的！”

乔治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穿上游泳衣？可这跟游泳衣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想法嘛。妩媚的女人穿上游泳衣就会显得更美。您不同意吗？瞧吧。”

他把从《特写集》上撕下来的一页递给老头儿。

一阵沉默。老头儿几乎不显眼地轻微颤动了一下。

“这两个都显得不坏，”说着，他把纸页还给波洛。“如果她们一丝不挂，结果同样美。”

“噢，”波洛说，“这完全是太阳对皮肤所起的良好作用。非常有益。”

乔治像马一样嘶叫一声，就离开了。而波洛和富尼埃却走上了阳光明媚的街头。

正像波洛打算的，他俩拐进了最近的一家小饭馆，点了酒菜。矮胖的比利时人就从衣袋里掏出黑色笔记本来。富尼埃对伊利斯特别恼怒，虽然波洛劝他不要生气。

“这是自然的，完全不足为怪。警察局——总是使这等人害怕。因为警察局让他们陷入麻烦。在每个国家里，到处都是这样：警察局唬人，把人吓跑，人们都怕它、回避它……”

“在这种情形下，您倒能够到得成功！”富尼埃扬声说道。“私人侦探从证人身上取得的情报，比官方能够得到的多得多。我们只能通过正式途径做这一切，我们虽有庞大的组织系统，但是我们仍然无能为力……”

“咱们齐心协力地工作吧。”波洛温和地微笑着说，“蛋饼好极了。”

一面吃蛋饼，一面谈，富尼埃翻了翻黑色笔记本。他把什么抄在自己的本子里，瞅了波洛一眼。

“您已经全看过了吗，嗯？”

“不，只是随便浏览了一下。让我看看吧？”他从富尼埃手里拿过黑色的笔记本。

干酪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波洛把小本子搁在一边。两个侦探的视线碰在一起。

“里面有十分明显的记录。”

“五项。”波洛说。

“是的，五项。”

富尼埃念了念本子里的记录：

CL52. 英国太太，丈夫。

RT362. 大夫，哈利街。

MR24. 古物仿制品。

XYB724. 盗窃，英国人。

GF45. 谋杀的企图。

“太好了，我的朋友，”波洛说。“咱们的大脑很快使咱们接近奇迹了！从笔记本里所有的记录中，我认为这五项同飞机上的乘客有直接的关系。咱们来挨次分析研究一下吧。”

“英国太太，丈夫。”富尼埃说，“这可能是指霍尔伯里太太。据我所知，她是一个嗜好赌博的人。她可能向吉塞尔借过钱。‘丈夫’替自己的妻子还债，或者是：她了解霍尔伯里太太的什么秘密，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她的丈夫。”

“完全对，”波洛说，“在这两个意思中，任何一个都是人扣的。我个人更看中第二个意思，特别是因为我想，吉塞尔动身前夕，访问她的那个女人就是霍尔伯里太太。我觉得，看门人的性格中有骑士阶层的某种特点。他冥顽不灵，硬说他似乎毫不记得客人的样子，这种说法本身就值得注意。霍尔伯里太太是非常漂亮的。此外我还发觉，看门人瞧见《特写集》里的照片时打了个哆嗦。照片上，她是穿着游泳衣的。

霍尔伯里太太那天晚上找过吉塞尔，这是毫无疑义的。”

“她尾随吉塞尔从莱皮纳到了巴黎，”富尼埃踌躇不定，慢腾腾地说。“她好像感到绝望了。”

“对，对，我认为是这样。”

富尼埃大惑不解地看了看波洛。

“然而，这跟您原来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吧？”

“我的朋友，我跟您说吧，这是我所谓的‘并非通向当事人的正确线索’……可以说，我还处在一团漆黑中。我的线索不会错，但是毕竟……”

“您不愿向我说明是怎么一回事吗？”富尼埃说。

“不，富尼埃。我可能有错，可能考虑得完全不正确。在此种情形下，我会不知不觉地引着您离开真相。不，咱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推测进行工作吧。然而，咱们继续研究……黑本子上写的什么？”

RT362. 大夫。哈利街。”富尼埃念了一下。

“这可能是通向布赖恩特大夫的线索，不会是别的。但对小人物也不应当忽视。”

“MR24. 古物仿制品。”富尼埃念道，“可能是通向杜邦父子的线索，但是这种推测比较勉强。我自己就难以相信。杜邦先生是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家。他的声誉是毋庸置疑的！”

“这会使他干起事来特别便当。”波洛说，“您想一想吧，亲爱的富尼埃，就大多数骗子来说，当他们未被揭穿的时候，他们的名声多么响亮，他们的感情多么崇高，他们的生活多么值得羡慕，很高的声望是一伙骗子最需要的。这是一

种值得考虑的见解。不过，咱们还是来看记录吧。”

“XYB724. 这个号码很不明确。‘盗窃，英国人。’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不很清楚。”波洛表示同感。“谁盗窃？受委托的人？诉讼代理人？银行职员？大概是跟商号有关的人。恐怕不是作家、牙科大夫或另一个大夫。詹姆斯·赖德是乘客当中惟一的商人。他可能偷了钱，可能向吉塞尔借过钱来补上盗款，免得遭到惩罚。而最后一项记录——‘GF45. 谋杀企图。’——给咱们揭示了广阔的活动范围。作家、牙科大夫、耳鼻喉科大夫、商人、乘务员、助理理发师——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GF45.’实际上，只有杜邦父子由于国籍不同而不在其内。”

波洛打手势把服务员叫来，要了付款单。

“现在到哪里去呢，我的朋友？”他问富尼埃。

“去警察局。他们应当有消息告诉我。”

“好，我跟您一起去。然后我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希望您帮助我。”

在警察局里，当富尼埃不在场的时候，波洛跟侦探处处长吉勒先生寒暄了一阵，他以前办理一件案子的时候就跟这位处长见过。吉勒先生彬彬有礼、和蔼可亲。

“您关心这桩案件，我感到非常高兴，波洛先生。”

“说句实话，敬爱的吉勒先生，一切简直是在我的鼻子底下发生的。这是我的耻辱，您同意吗？您想一想吧，杀人的时候，赫尔克里·波洛睡着了！”

吉勒先生深明事理地摇了摇头。

“这些飞机！遇到阴雨的天气，它们就靠不住。我自己就有一两次被它们搞得伤透了脑筋……”

“常言说，军队是要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的。”波洛说。“可是，消化器官多么影响大脑。当晕船病袭击我的时候，我这个赫尔克里·波洛会不会变成一个没有灰色脑细胞、智力低于一般水平的生物呢？这是可悲的，但这是事实。哦！咱们好心肠的富尼埃来啦。我看，您有了消息吧！”

平时郁郁寡欢的富尼埃，现在显得特别兴奋和急促。

“对，真有消息。一个希腊人，古董商泽罗普洛斯，向警察局说出售吹管和箭的情况。这事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三天。我建议，吉勒先生，”富尼埃向处长恭敬地哈了哈腰。“马上详细地问一问这个人。”

“当然，就这么办。”吉勒表示同意。“波洛先生陪您一起去吗？”

“如果你们不反对我去的话。”波洛立即站起身来，说道。“这事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著名古董商泽罗普洛斯先生的店铺，是在圣昂诺尔街上。

他的店铺与其说是商业企业，不如说是博物馆。在他的商店里，货架上摆满了许多东西，如：西西里的拉格斯[1]器具，波斯陶器，卢里斯坦[2]青铜器，各式各样不贵的印度珠宝，许多国家的成卷丝绸和刺绣，大量毫不值钱的串珠，以

[1] 意大利城市，在西西里岛上。——译注。

[2] 伊朗西部城市。——译注。

及非常便宜的埃及货。在这一类商店里：值五十万法郎的一件东西，标价可达一百万法郎；或者值不了五十生丁的一件货品，标价却是十法郎。经常给这个商店以所谓“财务支持”的，主要是美国旅行者和十分内行的鉴赏家。

泽罗普洛斯先生是个身材不高、体格结实的人，长了两只亮闪闪的眼睛，他解说起来娓娓动听，口若悬河，特别详尽。

“警察局的先生们吗？哦，十分高兴！也许，客人们到他的私人书斋里去坐一坐吧？是的，他出售过吹管和箭——罕见的南美玩意儿……

“你们要明白，先生们，我每次出售的不过一点儿！我也有自己的专营方向。就是波斯。杜邦先生，可敬的杜邦先生可以为我作证！他经常来看我收藏的物品和新近获得的东西，谈一谈某些可疑物品的真实程度。多么了不起的人！多么出色的学者！多么犀利的眼光！多么敏锐的鉴别力！噢，我离开本题了。我有收藏品——行家都知道的收藏品！可我还有……嗯，老实说吧，烂污货。外国的烂污货只有一点儿：从印度、日本来的，从加里曼丹来的，从南太平洋各地来的。关于所有这些东西，我通常都不说出固定的价格。如果有谁感兴趣，我再决定价钱，削价，我最终得到的经常是一半。不过，反正都是有利的。我平常都按很低的价格向水手们收购物品。”

泽罗普洛斯先生停下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唠叨下去，因为有人来光顾他，注意听他谈天说地，他是十分高兴的。

“吹管和箭在我这儿放了很久——约莫两年。瞧吧，它

们就是放在那个托盘里的，跟贝壳项圈、红种人[1]头饰、几个木制偶像，以及蹩脚的玉石项链在一起。这吹管和箭谁也没有发现，谁也没去注意。随后来了一个美国人，打听这是一些什么东西。”

“一个美国人？”富尼埃警觉地问道。

“是呀，一个美国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此人并不出众，不过是许许多多美国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啥也不懂，光想把外国东西捎回家去。他也像这类人一样，得到埃及的串珠，或者买到捷克斯洛伐克怪诞的金龟子，就觉得自己福星高照。嘿……我很快就把他摸透了，向他聊了聊某些部落的古老风俗，谈了谈他们使用的致命毒药。我说，这类东西是很少出售的。他问了价钱，我报了价钱。自然啰，这是美国价钱，并不像以前那么高（唉！他们国内现在处于萧条时期嘛），但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价钱。我以为他会讨价还价，可他马上付了钱，我惊得发呆了。可惜的是：我的要价本来可以多一倍！我把吹管和箭包好给了他，他就扬长而去。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我在报上看到可疑的谋杀案件时，可就吓坏啦！我立刻报告了警察局。这是我的本分嘛，先生！”

“我们感谢您，泽罗普洛斯先生，”富尼埃客气地说。“吹管和箭您能认出来吗？此刻，它们在伦敦，可是一有机会就把它们拿来给您认一认。”

“吹管嘛，瞧，有这么长，”泽罗普洛斯在写字台上用手掌拦了一截。“像我的自来水笔这么粗。吹管是光亮的。带

---

[1] 指印第安人。——译注。

有标签。箭有四支，是些锋利毒箭，尖端几乎无色，有一小束红丝。”

“红丝？”波洛竭力想弄明确。

“是的，先生。不鲜明的。樱桃红色的。”

“奇怪，”富尼埃慢腾腾地说。“您相信没有一支箭是带黑丝和黄丝的吗？”

“黑丝和黄丝？没有，先生。”商人摇了摇头。

富尼埃看了波洛一眼。波洛脸上是一副表示满意的笑容。富尼埃觉得诧异，为什么波洛要笑呢？由于泽罗普洛斯撒了谎，还是别的原因？富尼埃有点疑虑地说：

“很可能您的箭和吹管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最多只有五十分之一的可能。但是不管怎样，我希望知道这个美国人的情况，尽量充分的情况。”

泽罗普洛斯两手一摊。

“他就是那么一个美国人呗。说话带有鼻音。一句法语都不会讲。嚼着口香糖。戴着玳瑁边眼镜。高个儿。我想，不太老。戴着帽子。我店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美国人！来的来，去的去……而这个，我看，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富尼埃拿出一叠照片给古董商看，可是泽罗普洛斯认不出“普罗米修斯”号上的任何一个乘客。

“也许，咱们是在猎雁。”富尼埃和波洛一起走出商店，说道。

“可能，”波洛回答。“但是我想并不如此。您看见了：他的全部货品上都有价格标签。所有的标签是一个式样……在泽罗普洛斯先生的言谈和叙述中，有两个十分值得注意

的方面……而现在，我的朋友，既然咱们已在追逐一只‘雁’，如果咱们高兴的话，就再去追逐第二只雁吧！”

“在哪儿呢？”

“在金莲花林荫道上。”

“等一等，可那儿是……”

“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办事处。”

“自然啰。但我们的人已在那儿调查过了。谁也没有说出任何值得注意的情况。”

波洛温和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您得明白，富尼埃，我经常认为回答首先决定于问题。您恰恰不知道应当提出哪些问题。”

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办事处是十分简陋的。

一个衣着考究、面孔黧黑的人站在一张抛光的写字桌跟前，而一个约莫十五岁的孩子却坐在一张小桌子的打字机旁边。富尼埃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这办事员就说他叫茹勒·佩罗，愿意为警察局效劳。

孩子给叫到了最远的角落里去。

“咱们要谈的事是很机密的。”波洛向他解释。办事员显得既愉快，又兴奋：

“是这样吗，先生？我能效什么劳呢？”

“我们是为吉塞尔太太谋杀案来的，”波洛开始说。“吉塞尔太太订了座位，是在什么时候？”

“我认为警察局已经查明了。吉塞尔太太是打电话来订座的。这是十七日的事。”

“是第二天十二点的班机吗？”

“是的，先生。”

“可是我们从她的女佣人口里知道，太太订的机票不是十二点的，而是早上八点四十五分的。”

“不……不……是这么一回事。太太的女佣人要八点四十五分的，可是这次班机已经没有票了，我们就向太太建议用十二点的票代替。”

“明白，明白，真有意思……”

办事员狐疑地瞥了波洛一眼。

“我的一个朋友因急事必须飞往英国，那一天，他是乘八点四十五分的班机飞走的，据他说，飞机一半是空的。”

茹勒·佩罗翻阅了什么纸页，鼻子抽了一口气。

“兴许您的朋友记错了？早一天，或是晚一天……”

“根本没错。就是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因为我的朋友说，如果他没坐上那架飞机，他自己也会成为‘普罗米修斯’号的乘客。”

“说实在的，这太奇怪了。当然，事有凑巧，有些乘客来迟了，那时飞机里就会留下空位……不过，除此之外，还会有错误。我得跟布尔歇机场联系。您要知道，他们办事不一定那么精确……”

看来，赫尔克里·波洛疑惑的目光使得茹勒·佩罗很不安泰。

他沉默下来，两只眼睛滴溜溜直转，脑门上冒出了汗珠。

“这是两种可能的解释，”波洛凝视着他，说。“可我以为两种解释都是不真实的。我认为您最好还是坦白的好。”

“坦白？坦白什么？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先生……”

“哼，哼，您对一切都非常明白。这里所谈的是谋杀案！谋杀案，佩罗先生！请您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倘若您向我们隐瞒对侦查可能有意义的什么情况，对您就可能产生最严重的后果。警察局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茹勒·佩罗惊慌失措，张口结舌地望着波洛。他的两只手微微颤栗。

“哼！”波洛命令地说。“我们需要了解确实的情况。他们给了您多少钱，谁给的？”

“我并不想干任何坏事，我从来没想……”

“多少？谁？”

“五——五千法郎。这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这可把我坑了……”

“坑您的是您什么也不说。说吧，说吧。主要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所以，请您告诉我们，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茹勒·佩罗慌忙说了起来，说得断断续续、前后矛盾：

“我并不想干什么坏事，说真的，不想……当时来了一个人。他说，第二天他要飞往英国。他要跟吉塞尔太太商量贷款条件，可是希望暗中安排一下，似乎跟她见面并不是故意的。他认为，这样较好一些。他说，他知道吉塞尔太太就要外出。他要我做的一切就是：说明天早班飞机票卖完了，并且给太太‘普罗米修斯’号的第2号座位票。我发誓，我并没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我想：这有什么区别呢？美国人都是那样——他们采取一切手段做买卖……”

“美国人？”富尼埃猝然问道。

“是的，先生，这是个美国人。”

“请您说说他的样子。”

“高个儿，背有点驼，两鬓斑白，一小撮山羊胡子，戴着角质框眼镜。”

“他是为自己订票吗？”

“是的，先生，第1号座位——就是按照他的要求应当留给吉塞尔太太的那个座位的邻座。”

“是用什么名字订购的？”

“赛拉斯……赛拉斯·哈珀。”

波洛摇了摇头：

“乘客中间没有任何人用这个名字；第1号座位根本无人。”

“我从我们的文件上知道，飞机上没有任何人用这个名字。所以我认为无需提到这一点。显然，这个人不知为什么没有乘坐那架班机……”

富尼埃冷冰冰地瞅了办事员一眼：

“您向警察局隐瞒了十分重要的情况，”他板着面孔说。“这是非常严重的！”

他和波洛走出办事处，撇下了怕得要死的茹勒·佩罗。

在人行道上，富尼埃摘掉帽子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

“向您致敬，波洛先生。您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是什么使您产生这种主意的？”

“两句话。一句是我今天早上听到的。在我们乘坐的飞机里，有个人说，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他几乎乘了一架空飞机。第二句是伊利斯说的，她讲她打电话到国际航空有限

公司办事处，早班飞机票已经一张都没有了。两个说法互相矛盾。我又想起：'普罗米修斯'号乘务员说过，他以前在早班飞机里不止一次看见吉赛尔太太。大概，对她来说，搭乘八点四十五分的班机，或者比较习惯，或者比较方便。可是，不知是谁希望她这一次乘十二点的班机，不知是谁自己要乘'普罗米修斯'号。为什么办事员要向伊利斯说，好像所有的票都已卖掉了呢？这是偶然的，还是故意撒谎？我推测是后者……您看，没错……"

"每过一分钟，事情就更神秘了！"富尼埃惊叹地说。"起先咱们觉得，咱们发现了妇人的踪迹。现在呢，又是个男人。一个美国人……"他停了下来，困惑地望着波洛。波洛点了点头。

"是呀，我的朋友，"波洛说。"在这里，在巴黎，做一个美国人是容易的嘛！瓮声瓮气的鼻音，咀嚼的口香糖，山羊胡子，角质框眼镜——这是扮演一个美国人的全部道具……"他从衣袋里取出从《特写集》里撕下的一页上流社会新闻。

"您在那儿瞧什么？"富尼埃问。

"穿上游泳衣的伯爵夫人。"

"您仍旧以为……不，她是那么迷人、娇嫩，她不可能装扮又高又驼的美国人。尽管这位太太过去是个演员……可是，她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吗？不，不可能！不，我的朋友，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

"我根本没有认为恰当。"赫尔克里·波洛微微一笑就不做声了，继续仔细地研究从《特写集》里撕下的那一页上流社会新闻。

第十二章　在霍尔伯里庄园里

霍尔伯里伯爵站在餐台前面，有点心不在焉地用一只精致的高脚玻璃杯饮酒（在这种情形下，他说他在“款待自己的肾脏”）。

斯蒂芬·霍尔伯里心肠挺软，有点儿学究气，非常忠诚，但是脾气很犟，看上去不过二十七岁。他的脑门狭窄，下巴突出，从他的两只眼睛里看不出特殊的智慧。大概，他这个人习惯于室外运动，而且是经过充分锻炼的。

他把盛着三明治的碟子挪到面前，开始吃了起来。他摊开报纸，可是马上眉头一皱，又把报纸放到一边。他推开碟子，稍微喝了点儿咖啡，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就摇了摇头，走出餐室，穿过大厅，登上楼去，敲了敲门。房间里传出高亢、清脆的声音。

“请进！”

霍尔伯里伯爵走进宽敞的卧室，由于窗户是朝南的，卧室里就显得明亮和宽敞了。西塞莉·霍尔伯里还在休息。她满头金发，穿着轻薄的粉红色睡衣，显得美极了。一只剩了一些桔子汁和咖啡的托盘，放在一张挺大的“伊丽莎白”式卧床旁边的小桌上。霍尔伯里太太拆开一封信。忙于干活的女佣人，在房间里不声不响地走动。

任何人看见这种美色都会气喘，那是情有可原的：霍尔伯里伯爵的妻子就是一幅迷人的图画，可是他对她根本无动于衷。

大约三年前，这年轻人曾被她的美色娇姿弄得神魂颠倒。当时他人迷地爱她，爱得发了狂。可是时过境迁，现在他头脑清醒了。

霍尔伯里太太有点儿诧异：

“怎么回事，斯蒂芬？”

“我要单独跟您谈谈。”他断断续续地说。

“马德琳，”霍尔伯里太太向女佣人说。“把事情放下。过一会儿……”

法国姑娘嘟哝地回答：

“很好，太太。”她异样地很快瞥了霍尔伯里伯爵一眼，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霍尔伯里伯爵等她掩上门，然后才说：

“我想弄清楚，西塞莉，你回到这儿究竟是什么意思？咱们已经决定结束共同生活嘛。你希望在城里有一幢房子和生活费——丰厚的生活费。在一定程度上，你把所有这些都捞到了手，应当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了。你这样突然回

来，我该如何感激你呢？”

霍尔伯里太太勃然大怒：

“我的天，我多么恨你！你是世界上最低劣的人。”

“低劣？由于你那无法理解的胡作非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霍尔伯里庄园都给抵押出去了，这时你却说我——低劣？”

“霍尔伯里庄园，霍尔伯里庄园！这就是你念念不忘的一切！马呀，打猎呀，射击呀，令人厌恶的旧农场主呀……天哪，难道这是女人应当过的生活！”

“有些女人是特别欢喜这种生活的。”

“对呀，像维尼夏·克尔那样的女人，她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匹牲口。”

霍尔伯里伯爵走到窗前。

“现在谈这一点已经迟了。我已经跟你结婚了。”

“你可以摆脱目前的状况嘛，”西塞莉讥讽地说。她的笑声是凶狠的、洋洋得意的。“你想甩掉我，但不知道如何甩！”

“谈这些干什么呢？”

“我的天，这都是旧话重提呗。我向女友们谈到你的胡言乱语时，她们都耻笑得忘乎所以了。”

“也许，咱们该回到原来的话题——你回来的原因吧？”

可是妻子并没理会这个建议。她说：

“你在信上说，你不想承担我的债务。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态度吗？”

“我对这个步骤感到遗憾。你记得，我是预先警告过你的。我替你偿还了两笔钱。可是一切得有个限度。你贪爱

赌博……然而，谈这有什么用呢！我得知道，什么原因促使你现在回到霍尔伯里庄园？你经常是憎恨这个地方的，硬说霍尔伯里庄园使你厌烦得要死。"

西塞莉·霍尔伯里的小脸儿阴沉下来：

"我以为这样好一些……现在。"

"现在这样好一些。"他若有所思地重复一遍，接着突然问道："西塞莉，你向那个法国老妇人——高利贷者借过债吗？"

"哪一个老妇人？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你清楚地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说的是在巴黎飞出的飞机上遇害的那个妇人，而你是乘坐那架飞机回家的。你向她借过钱吗？如果那个妇人借过钱给你，你最好把这一点告诉我。你得记住，侦查还没结束。法院裁决上说，谋杀是来历不明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干的。两国警察局都在调查。这是时间问题，但他们能够查明真相的。老妇人一定留下了借贷契约。也许有人知道你跟她的关系，所以咱们必须预先作好准备。关于这个问题，应当预先征求咱们那个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咱们的诉讼代理人"，就是威尔布厄姆诉讼事务所，它是世世代代替霍尔伯里家族办理诉讼事务的。）

"好像我并没有在这个可恶的法院里作过证词，而且好像我并没有说我从前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妇人！"

"我不认为这是可信的，"斯蒂芬严厉地反驳。"如果你跟吉塞尔订有契约，你得相信，警察局会发现它们的。"

西塞莉生气地在床上坐下。

"你也许以为我害死了她！站在飞机当中，从吹管里向她射出毒箭！这是发癫！"

"是呀，这一切好像是不足信的。"斯蒂芬沉思地说。"不过，我希望你认清自己的处境。"

"什么处境？没有任何处境！你对我的话一句也不相信。简直叫人厌恶！唔，你干吗无缘无故为我操心？好像你很关心我，希望我啥事也没有。你不再爱我了。你恨我。如果我明天就死掉，你是会高兴的。干吗假惺惺的？"

"你是不是言过其实了？不管怎样，我关心我们家族的名誉——你可能蔑视旧日的感情。可是实际上情况正是这样。"

他脚跟猛然一转，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他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思绪万端："不再爱她？恨她？是的，是这样。如果她明天就死，我会高兴吗？我的天，确实如此！我会觉得自己是从狱中释放出来的犯人！生活是多么古怪而可恶的东西！我在'夜总会'里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看来是个多么可爱的姑娘，风华正茂，浅色头发，我蠢极了，晕头转向，忘乎所以……她显得那么迷人、可爱，而实际上，她当时就像现在一样——粗暴、凶狠、无知……现在我甚至不去理会她的姿色了。"

他吹了一声口哨，一条西班牙猎狗就朝他跑来，停在他的面前，崇敬地、忠诚地望着主人。

"老母狗贝特西！"斯蒂芬亲切地揪了揪毛茸茸的、挺长的狗耳朵。

斯蒂芬把皱巴巴的帽子低低地拉到额上，在猎狗伴随

下走出屋去。

在田庄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使他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他摸了摸可爱的猎狗，同一个仆人谈了几句话，然后顺便看了看农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跟一个女农场主聊了聊，就沿着一条窄道走去。贝特西跟在他的脚边。蓦然间，他望见了维尼夏·克尔：她骑着一匹红色的母马漫游回来。

维尼夏看上去很华丽。霍尔伯里伯爵赞赏地、温情地盯着她，而且怀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她是从远方回家来的。

“哈啰！”他叫道。

“哈啰！斯蒂芬。”

“你上哪儿去了？在方圆不过五英亩的领地上蹓马吗？”

“是的。它走得挺好，不是吗？”

“头等的。你见过我在查蒂斯利拍卖场买来的那匹两岁的母马么？”

稍微聊了聊马，然后他忽然说：

“顺便告诉你，西塞莉在这儿。”

“在霍尔伯里庄园？”

维尼夏不惯于表露自己的感情，可是这一次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

“是的，昨天晚上回来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斯蒂芬说：

“你在法院里作过证嘛，维尼夏。怎么……嗳……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警察局发现了什么吗？对你来说，这一切大概不很愉快吧？”

“唔，当然啰，我并没感到特别高兴。但是，这也没什么可怕的。验尸官是很有分寸的，是十分讲理的。”

斯蒂芬心不在焉地在绿色篱笆上抽了一鞭子。

“维尼夏，你……你，我是说……你以为这是谁干的？”

她沉默了一下，考虑如何回答才比较妥当和委婉，然后轻轻一笑说：

“无论如何，既不是西塞莉，也不是我。她能担保我，我能——担保她。”

斯蒂芬也笑了起来。

“嗯，那就一切都好啦！”他愉快地说。

他本想把这句话说来玩玩，可是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到一种轻松的调子。因为，他曾认为……

“维尼夏，”斯蒂芬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是这样吗？”

“噢，是呀。可你记得我们像小孩儿一样去参加可怕的舞蹈课吗？”

“怎么不记得！我觉得，我能向你说出这么一种情况……”

“当然能够。”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用平静的、干巴巴的声调继续说：“我认为，你说的是西塞莉？”

“是的。听我说吧，维尼夏……西塞莉跟那个吉塞尔往来吗？”

维尼夏慢吞吞地回答：

“我不知道。你别忘记，我是在法国南部。我没听到莱皮纳的谣言。可是，老实说，我不会感到奇怪。”

斯蒂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维尼夏柔和地问道：

“你用得着担忧吗？要知道，你们是完完全全单独生活的，是吧？这是她的事，而不是你的。”

“她还是我的妻子，这就跟我有关。”

“可你能够……呃……同意离婚吗？你要有了机会，会跟她离婚吗？”

“如果有了机会——当然。”

两人沉默下来。维尼夏心想：“西塞莉有一副猫的性格。这我是清楚的。可她谨慎、狡猾、凶狠。”然后她大声说：

“毫无办法……”

他摇了摇头，然后问道：

“维尼夏，如果我不受约束了，你会嫁给我吗？”

她望着马的耳朵，用一种没有任何热情的声调回答：

“我想，可以。”

斯蒂芬！她在老早以前就一直是爱他的，当时他俩一块儿参加舞蹈课，一块儿猎捕小狐狸，一块儿掏鸟窠。斯蒂芬也是爱她的，但是够不上他爱西塞莉的那种程度；他是不顾一切地、疯狂地、拼命地热爱合唱团那个聪慧、谨慎、猫儿似的女歌手的……

“咱们俩能够相处得非常好的。”斯蒂芬说。

他俩面前出现了一幅诱人的生活图画：打猎，一面喝茶、一面吃奶油面包，闻一闻林中湿润的土壤和秋天树叶的气味……西塞莉不明白的、不能跟他共同享受的一切，他在想象中都把它们描绘得十分令人羡慕。随后，他又听见了维尼夏仍旧缺乏热情的、四平八稳的声音：

“这算怎么一回事呢，斯蒂芬？如果咱们开始一块儿生

活，西塞莉就不得不跟你离婚了。”

他却生气地打断了她：

“我的天，难道你以为我会容许你这么办吗？”

“我可不在乎。”

“但是我——不行！”他坚决地说。

维尼夏心想：“只好如此。遗憾。他虽然受到上流社会一套虚礼的限制，可倒也是个可爱的青年。大概，我并不希望他是另一种人。”

“好吧，斯蒂芬，我走啦。”维尼夏说着，用马刺轻轻地碰了马一下。

当她转过身来向他挥手告别的时候，他们俩的眼睛碰到了一起，眼神里显露了在小心翼翼的话语里不曾有过的那种表情。

在道路拐弯的地方，维尼夏偶然失落了鞭子。一个迎面相遇的人把它拾了起来，非常恭敬地还给了她。

“一个外国人，”她点头谢他，想了一想。“我好像见过这副面孔。”她的思想一半被在法国度过的夏日占据了，一半被斯蒂芬占据了。只是回到家中的时候，她才突然想起来：“这就是在飞机上给我让座的那个矮个子呀！法院讯问的时候，人家说他是个侦探！”接着，她马上又想：“但他干吗到霍尔伯里庄园来呢？他要在那儿干啥？”

第十三章 在安托万先生的理发馆里

法院讯问后的第二天早上，简忐忑不安地到了安托万那儿。

大家知道的安托万这个人，实际上叫做安德鲁·利奇，他所以算是外国人，仅仅因为他的母亲从前有个时期住在法国。他一见到简，就恶狠狠地皱起了眉头。他喜欢讲布鲁顿街上流行的半通不通的英语，而且经常把简骂做"Complete [1]imbecile[2]。"她干吗要坐飞机？简直是糊涂蛋！她那狂放不羁的行为使得他的店铺也遭了殃。当他的忿怒达到极点的时候，简看见她的女友格拉迪斯向她挤了挤眼睛。

格拉迪斯长着一头蓬松的金发，态度有点儿傲慢，说起

① 英语：绝对的、十足的。——译注。

② 英语：傻瓜、笨蛋。——译注。

话来懒洋洋的，声音很低，但是彬彬有礼符合职业的要求。但在家里，她的嗓音却是爽朗愉快的，稍有点儿嘶哑。

“不要着急，亲爱的，”她安慰简说。“这个大老粗正在观望风声。可我相信，风决不会从他希望的方向吹来。哎，哎，亲爱的，真叫人恼恨！那个女妖一来，就见他妈的鬼！当然，她像往常那样，又会大动肝火。但愿她别把她那只讨厌的狮子狗带来……”

一会儿工夫，格拉迪斯就用有气无力的、冷冷淡淡的腔调接待一个常客了。

“早安，太太！怎么样，难道您没把那条小不点儿的、可爱的中国哈巴狗带来吗？也许，先给您洗头，然后为亨利先生准备好一切？”

简走到间壁后面去，那儿有个染了发的女人，一面在镜子里瞧着自己的脸，一面向女友说：

“亲爱的，我觉得今天我的样儿挺难看……”

她的女友正在无聊地翻阅三星期前的《特写集》，冷淡地回答说：

“真的吗，亲爱的？我觉得你的样儿跟往常一样。”

简进来的时候，感到无聊的女友不再去看《特写集》，聚精会神地观察简，然后作出结论：

“亲爱的，这就是她，我相信。”

“早安，太太。”简用愉快而轻松的声调说，这种声调是顾客爱听的，也是她已经学会了佯装的，十分机械，不费劲儿。“我们在这儿很久没看见您了。我以为您到国外旅游去了？”

“在昂蒂布[1]。”染了发的女人回答，她也满有兴趣地盯着简。

“真好！”简假装兴奋地叫了一声。“今儿，是给您洗头和理发呢，还是再染一次发？”

一瞬间，染了发的女人停止了对简的注视，朝镜子转过脸去：

“或许，我下星期来染发。天哪，我的样儿多么难看！”

她的女友说：

“不，亲爱的，你究竟想干什么呢？现在是早上嘛……”

“呃，”简插进来说。“您不要难过，乔治先生给您整一整容，您连自己都会认不出来了……”

“请您谈谈，”染了发的女人给自己的观察作了总结，“您就是昨天在法院讯问时作证的姑娘吗？您在那架飞机上吗？”

“是的，太太！”

“哦，多有意思！唔，你把一切向我们说说，快点儿说说吧！”

简竭力迎合地说：

“嘿，太太，那真可怕啊……”她开始讲了起来；在叙述过程中，她不得不回答另外一些问题：老妇人是什么模样？“普罗米修斯”号上是否真有两名法国侦探？吉塞尔谋杀案是否跟法国政府里的丑闻有直接关系？霍尔伯里太太是不是在飞机上？这位太太是不是像人家说的那么漂亮？她简

① 法国南部城市，海滨疗养地。——译注。

以为谁是杀人犯？据说这桩案子未加广泛宣扬，"由于政府的原因"而向公众隐瞒了什么？等等，等等……

这是当天早上顾客们向简问这问那的开始。跟乘坐过"普罗米修斯"号的姑娘聊一聊，大家都感兴趣。每一个女顾客随后都能吹上两句："那个助理理发师——就是那个可爱的姑娘……如果我是你，也一定要到她那儿去，请她好好儿理个发。她叫简……这年轻姑娘长着两只大眼睛。如果你好好地问她，她会把一切透透彻彻地告诉你……"

到了一周的末尾，简的神经开始支持不住了。她有时觉得，如果要再谈这桩事情，她会忍耐不住，拿电吹风朝着问她的人掷去。

最后，她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出气办法：她走到安托万先生面前，大胆地要求增加薪水。

"什么？您还厚着脸皮提出这种要求？我把您留在这儿，不过出于一片好心！您卷进了谋杀案！换一个心肠不太好的老板，马上就会把您辞掉！"

"胡说八道！"简满不在乎地说。"此刻我在您的理发馆里，就像一个诱饵，这一点您是心中有数的。如果您想要我走，对不起，我就走。我很容易挣到我要求的薪水，在亨利先生的理发馆里，或者在里谢理发馆里。"

"可谁知道您在哪儿？您是不是太自命不凡了？！"

"法院讯问的时候，我认识了两个记者，"简笃笃定定地说。"其中一个记者可以在他的报上告诉我的顾客，说我转到其它理发馆去工作了。"

由于担心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安托万先生唠叨一阵，不

得不答应简的要求。格拉迪斯对自己的女友表示了衷心的祝贺。

"这一切对你是有好处的，亲爱的。"她说。"你表现了坚强的性格，所以达到了目的，我开始佩服你啦。"

"我能保卫自己，"简说，她的下巴高傲地翘了起来。"这我永远办得到。"

"手段够强硬的，亲爱的，"格拉迪斯说。"但是，不要搞坏了跟安托万的关系。当然啰，以后，他不得不更加看重你了。在生活中，俯首贴耳是根本不行的，服服帖帖反而会招来烦恼。"

从这时起，关于"普罗米修斯"号的事件，简每天说了又说，内容变化不大；她成了一名熟练的戏剧演员。

……跟诺曼·盖尔一块儿吃饭和观剧的约会是相当顺利的。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每句话都是一个启示，表明两人嗜好、观点和旨趣完全相同。原来，两人平生都爱狗，不爱猫；讨厌牡蛎，非常喜欢熏鲑鱼；比较中意格丽泰·嘉宝，而对凯瑟琳·赫本[1]没有好感。两人都不喜欢太胖的女人，赞赏漆黑的头发。两人见了涂上鲜红蔻丹的指甲就生气。他俩忍受不了刺耳的声音和嘈杂的饭馆。宁愿乘坐又慢又笨的公共汽车，而不愿乘坐令人憋气的、狭窄的地铁。竟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两人都觉得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有一天，简在安托万理发馆里打开手提包，偶然把诺曼·盖尔的一封信掉在地上。她有点儿脸红地拾起信封，可

① 这里说的都是好莱坞电影明星。——译注。

是格拉迪斯马上向她扑来。

“你的朋友是谁啊，亲爱的？哎，哎，说吧！我知道这封信不是一个有钱人寄来的。我可不是昨天才出世的嘛。他是干什么的，简？”

“是这样……我们是在莱皮纳认识的。他是一个牙科大夫。”

“哎哟，牙科大夫！”格拉迪斯失望地拖长声调，并且几乎厌恶地推测说：“他大概有特别白的牙齿，喜欢张嘴大笑吧。”

简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他有一副黎黑的面孔，两只炯炯发亮的蓝眼睛。”

“每人都能有一副黝黑的面孔，”格拉迪斯坚决地说。“晒一晒太阳，从化学师那儿弄一小瓶制剂来，就能让面孔变黑。眼睛嘛——倒还不错。可是，牙科大夫！他要吻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马上要说：‘请把嘴巴张大一点。’”

“别傻了，格拉迪斯。”

“器量不必那么小，亲爱的。我看，你已经神气活现起来了。是，是，亨利先生，我就来……这个该死的亨利！他以为自己是万能的上帝，总是用荒谬可笑的腔调向咱们穷姑娘发号施令。”

在这封信里，诺曼·盖尔邀请简星期六晚上一块儿吃饭。星期六午餐的时候，简领到了增加的薪水，就振奋起来，决定让自己稍微破费一点儿：她前往科纳饭店，打算美餐一顿。简在一张有四个座位的小桌子旁边坐下，那儿已经坐了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年轻人。妇人慌忙吃完了饭，付了款，

拿起许多包包卷卷就走了。吃饭的时候，简是习惯于看书的。她翻开书页，抬起头来，发觉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正在注意地瞧她；她模糊地想起在哪儿见过他的面孔。年轻人截住简的视线，向她弯了弯腰：

“对不起，小姐，您不认识我了吗？”

简审视了他一下。这人有一副十分年轻的面孔；大概由于灵活善变，而不是由于好看，这副面孔显得比较诱人。

“的确，咱们没有彼此作过介绍，”年轻人继续说。“如果没有那桩谋杀案，如果咱们两人没在验尸官那儿提供过证词的话……”

“哦，当然啰，”简说。“我真笨！难怪我觉得您面熟。您是……先生？……”

“让·杜邦。”年轻人自我介绍，特别滑稽地弯了弯腰。

简突然想起格拉迪斯说的可能不那么含蓄的话：

“亲爱的，如果有一个人追求你，马上就一定会有第二个。这是自然规律。有时候甚至马上会有三个或者四个。”

简经常过的是严肃的劳动生活（完全像小说里所写的那个姑娘一样：“她是一个愉快、爽朗的姑娘，但她在男人中间没有朋友，等等”）。同样，简也是一个愉快、爽朗的姑娘，她在男人中间原来也没有朋友。而现在呢，他们却围着她转了。无疑地，让·杜邦绕过桌子的时候，他的面孔显露的是超过一般的礼貌。跟简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他是特别愉快的，甚至超过了愉快的程度——这显然给了他高度的快慰。简担忧地想道：“他是一个法国人。据说，对法国人应当提防。”

"可您还在英国吗?"简难为情地问,心里责怪自己问得荒唐而无分寸。

"是的。我父亲在爱丁堡讲学,所以我们住在朋友家里。可是现在——明天——我们就要回法国了。"

"明白啦。"

"警察局还没逮捕什么人吗?"让·杜邦问道。

"报上啥也没说。也许,他们已把这一切都扔开不管了。"

让·杜邦摇了摇头。

"不,警察局不会把这扔下不管的。他们在不声不响地工作……"他打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十分机密地……"

"别说啦,"简要求道。"我背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啦。"

"是呀,有人行凶的时候,离得那么……那么近,是不很舒服的……"让·杜邦说着添了一句:"而我比您离得更近。我几乎就在旁边。甚至想起来就害怕。"

"照您看来,这是谁干的呢?"简问道。"我猜不出来……"

让·杜邦耸了耸肩。

"不是我。那老妇人太丑了!"

"哦,"简娇里娇气地说。"我认为您宁愿杀一个丑陋的女人,而不会杀一个漂亮的女人吧?"

"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女人很漂亮,你喜欢她,她对你起了坏作用,使你疑心,你妒忌得发疯。'好,'你会说,'我要杀死她。这可以给我带来快乐,使我得到安慰。'"

“使您得到安慰?”

“我不知道,小姐。我没尝试过。”他笑了起来,摇了摇头。“像吉塞尔那样的丑妇人,她会叫谁动心呢?”

“这是对待事情的片面观点,”简皱眉蹙额地说。“要知道,从前她又年轻、又漂亮。”

“我知道,知道。”他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人生的大悲剧嘛。”

“看来,关于女人,关于女人的外貌,您都想得过多了。”简取笑地说。

“自然。这可能是有趣味的思考题。您对这一点感到奇怪,因为您是一个英国女人。一个英国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工作——他所谓的‘服务’,其次是运动,最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自己的妻子。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您看:在叙利亚的一个小旅馆里,我认识了一个人。这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妻子患了重病。可他自己一定要在确定的日子到达伊拉克的某地。因此,您瞧,为了按时‘到差’,他扔下妻子,走了。他和他的妻子两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俩甚至认为这是荣耀的事情。然而,那个大夫不是一个英国人,就说这个英国人是野蛮人,说妻子是最亲的人,应当放在首位,而工作呢——这是比较次要的。”

“我不知道,”简慢吞吞地说。“依我看,工作应该比较重要。”

“可是为什么呢?瞧您竟然也有这样的观点。照我看来,最好是干活挣到钱来,就把它们花掉,使自己得到乐趣,讨女人欢喜。我认为,这是比较崇高的、比较理想的。”

"哦,呃,"简笑了起来。"我觉得与其被人刻板地当作要履行职责的对象,那还不如就挥霍一下,纵容纵容自己。我宁愿男人望着我的时候感到快活,我可不希望他把我当作履行什么职责的对象。"

"望着你.知道你忙去工作,谁也不会感到快活的,小姐……"

由于这年轻人说话直率,简稍有点儿脸红。让·杜邦连忙继续说:

"过去我只到过英国一次。在……照您所说的吧——在法院讯问时,看见三个年轻迷人的、彼此极不相似的女人,我是很感兴趣的。"

"唔,您对她们有啥想法呢?"简逗趣地问道。

"那个霍尔伯里太太。噢,这号人我是熟知的,十分古怪,高不可攀。在巴卡拉牌桌边,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人:柔和的脸蛋,痛苦的表情——容易想到她像谁。这样的人活在世上,为的是引起轰动,为的是玩弄大的把戏,为的是服用麻醉品,可能……基本上——令人乏味。"

"克尔小姐呢?"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女人。她能得到里维埃拉[①]任何一个店老板的信贷;嗬,咱们这些店老板可有眼力啦!她的衣服式样很好,可是像男人的衣服。她走起路来,仿佛整个大地都是属于她的。不,她并不自鸣得意;她不过是个英国女人而已。她知道可以从哪儿弄到什么,知道英国每个

① 在法国土伦与意大利斯比塞之间的地中海沿岸地带。——译注。

郡里发生的事。这是真的。我在埃及就碰到过这样的人。她们喜欢问这问那：'什么？这是胡说八道吧？约克郡的新闻？不对吧？唔，大概是什罗普郡的新闻？'"

他是很会摹仿的。他那拖长的发音和文绉绉的腔调，都使得简忍不住笑。

"现在谈谈我吧。"她说。

"现在谈您。我曾给自己说，'如果有朝一日我和她再度相见，那该多好啊。'所以嘛，我就坐在您面前啦。上帝有时是关心人的，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

"您是一个考古学家，对吗？您掘出了各种各样的古老的东西吧？"简问道。

她注意地倾听让·杜邦叙述自己的工作，然后叹了口气：

"您游历过那么多的国家，多有趣呀！可我，说句实话，从来没有见过世面……"

"您想旅行，想去荒山野林吗？可是在那些地方，您就不能鬈发了。"

"嗨，我的鬈发是天生的。"简回答，笑了笑。她忽然醒悟过来，看了手表一眼，急忙向女服务员要了付款单。

让·杜邦有点慌乱地说：

"小姐，如果您赏光的话……我跟您说过，明天我就要回法国……今天晚上您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吃饭？"

"抱歉，我不能。人家已经邀请我了。"

"遗憾，非常遗憾。您准不准备去巴黎？"

"不想。"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伦敦了。遗憾!”他握着简的手稍微站了一会儿。“我很希望什么时候再见到您!”他说，想弄清楚简对这一点的态度。

第十四章　在马斯韦尔·希尔区

大约在简从安托万那儿出来，到科纳饭店去吃午饭的时候，诺曼·盖尔用热情的口吻向一个女患者说：

"可能有感觉……如果疼，您就说……"他用老练的手巧妙地操纵电动钻牙机的细针。"嗯，好啦……罗斯小姐！"

罗斯小姐马上来到旁边，在玻璃板上用玻璃棒搅拌浓缩物"瓷粉"，使它具有需要的浓度和牙齿的色度。

诺曼·盖尔给女患者镶上牙齿，问道：

"下星期二您可以来镶上其余的吗？"

女患者一面拿毛巾擦嘴，一面作了冗长的说明。抱歉的是，她要到外地去，因此，下次镶牙的事就得改期了。当然罗，她一回来，就会马上告诉大夫的。说完，她就急匆匆地溜出了诊室。

"者来，"盖尔叹了一口气。"今天大概就这样完事了。"

“希金森太太打电话来要我转告，她取消了下星期的预约。她不能来了。噢，布伦特上校星期四挺忙，也来不了。”

诺曼·盖尔沉下脸来，点了点头。每天都是这样。打电话来啦，取消预约啦。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因事外出啦，就要出国啦，伤风感冒啦，情况根本不容许来啦……患者想出的无论什么借口，都是不重要的。真正的原因呢，诺曼·盖尔却在最后一个女患者眼里猜到了：他一拿起钻牙机来，她就惊惶失色……他甚至能在纸上记下那个女人心里的嘀咕：“哎哟，我的天，那个倒霉的妇人遇害的时候，他就在那架飞机上呀……有时候，人会丧失理智，犯下最不可思议的罪行……这真可怕。这样的家伙——都是光想杀人的狂徒。可他们表面上跟所有的人一样，我听说过……我觉得，我经常发现他有点儿鬼鬼祟祟……”

“看来，”盖尔说。“下星期咱们要比较清闲了，罗斯小姐。”

“是呀，所有的预约几乎都取消了。嗳，您哪怕休息一下也好。夏天，您干了那么多的工作。”

“现在是秋季，工作好像不会那么多了。”

罗斯小姐沉默下来。再一次的电话铃声使她免掉了回答。她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盖尔把器具放在清毒器里，反复思量：“唉，我的境况多坏！说实在的，情况显然对我有害。不过，简倒是走运的……太太们络绎不绝地去看她。对我嘛，她们不得不瞧瞧——但是她们并不希望，呃……坐在牙科大夫的椅子上，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如果大夫突然发起火来，那咋办？”

"杀人——这毕竟是奇怪的事！你会认为，杀人偿命是确定不移的。实际上，完全不止于此。它能引起各种各样的后果——而且是意外的后果……不过，回头看看事实吧。我这个牙科大夫似乎差不多给毁掉了……试想，如果他们突然逮捕了霍尔伯里太太，那又怎样呢？我的患者们又会蜂拥而来吗？这很难说。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碰到厄运……归根结底，这有什么了不起？无关紧要。主要的是简……简是那么好。我老是思念她。不过，暂时只是幻想……暂时……真恼人啊！"他微微一笑："我觉得，一切都会好的。她在等待……哼，我得去加拿大挣钱。"他笑了起来。

罗斯小姐回到室内。

"洛里小姐说，她很抱歉……"

"……她就要去廷巴克图[1]了，"盖尔替她把话说完。"情况不好。或许，您最好另行高就吧，罗斯小姐。看来，咱们的船漏水了，要沉底啦！"

"唉，盖尔先生！我不想离开您……"

"您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您不胆怯。可我说的是真话。如不出现奇迹，我就破产了。"

"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吗？"罗斯小姐叫了一声。"我看，警察局应当害臊，他们压根儿不想采取什么办法。"

盖尔微微一笑。

"我自个儿倒想试一试采取什么办法，虽然根本不知道究竟采取什么办法。"

---

① 意为遥远的地方。——译注。

“哦，盖尔先生，您能办到！您是那样聪明嘛！”

“我在她眼里是个英雄，”诺曼·盖尔心想。“像她这样的姑娘大概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帮手！可我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伴侣啦……”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跟简一起吃饭。他佯装情绪很好，但简是很有洞察力的，不让自己受到迷惑。她发觉盖尔心不在焉，发现了他那双眉之间一条小小的皱纹和绷紧的嘴巴。她终于忍不住问道：

“怎么，盖尔，情况不大好么？”

他迅捷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望着旁边。

“是的……不太好。时令不佳……”

“不要哄我，”简急躁地说。“你以为我没看出你不安吗？”

“我不是不安，只是苦恼而已。”

“你想说患者……担心……”

“……担心他们的牙齿由一个可能的杀人犯治疗？正是这样。”

“多么残酷、不公道！”

“正是这样！说实在的，简，我是一个很好的牙科大夫。我不是杀人犯。”

“这真可怕！需要采取什么办法，盖尔。”

“我的助手罗斯小姐今天早上也是这么说的。”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噢，我不知道。她长得不那么匀称，个子粗大，瘦骨嶙峋，绵羊脸，万事通。”

“唷，描绘得活灵活现！”简宽容大度地说。

盖尔把这句回答正确地理解成对他的外交手腕的重视。实际上，罗斯小姐并不像他描绘的那么臃肿，而且她有一头特别讨人喜欢的金发，然而，盖尔觉得，他不提这后一种情况是比较妥当的。

“我本想干点什么，”他说。“如果我是侦探小说中的人物，我就要寻找揭穿这个秘密的线索，起码要暗中监视什么人。”

蓦然，简悄悄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袖。

“瞧，克兰西先生在那儿。你记得那个作家吗？瞧他独个儿坐在墙边。咱们可以监视他。”

“可咱们不是准备去电影院吗？”

“无所谓。我觉得，这一切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好像是什么预兆。你本想监视什么人嘛！可你事先猜不到如何办较好。”

简的热劲儿有那样大的感染力，以致盖尔乐意地采纳了她的计划。

“你说他坐在哪儿吃饭？我不转身就看不清楚，可回头去瞧是不妥当的……”他小声地说。

“他坐的地方跟你在一条线上，”简也低声地回答。“最好赶在他的前面付账，或者尽量跟他同时付账也行。”

当克兰西站起身来，走上迪安街的时候，盖尔和简几乎是在接踵跟踪他了。克兰西手里拿着外套，没去注意外套拖在地上，在伦敦街头碎步走着。他显得有点儿古怪，一会儿快步前行，一会儿又懒洋洋地拖着步子，最后完全停了下

来。

他准备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已经踏上人行道的边沿时，突然愣住了，好像成了一幅"动画"。

他行进的方向也是奇怪的。他按直角转了许多次弯，所以他在有些街道上来回走了两次。

"你瞧，"简兴奋地嘟哝说，"他怕别人跟踪他，竭力叫咱们迷失方向，要不然，他干吗要那样兜圈子呢？"

他俩跑得很快，拐过一个街角，几乎撞上了被追的人。克兰西站住，抬起头来，瞧了瞧一家肉铺的招牌。肉铺是关着门的，可是克兰西的注意力被什么吸引住了，于是他说：

"好极了，这正好是我需要的。真是马到成功！"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儿，在里面写了几个字，就急匆匆地往前走，一面喃喃地不知咕噜什么。现在，他径直朝布卢姆斯伯里区走去。偶尔，他也掉过头来，简和盖尔就瞧见他的嘴唇在动。

"这里面有鬼，"简说，"他那样慌里慌张，自言自语，甚至忘乎所以！"

当克兰西先生在人行横道边上停下来等候绿灯的时候，盖尔和简赶上了他。克兰西先生大声地叨咕了几句。他面色苍白，惶恐不安。盖尔和简听到了几个字儿：

"她为啥不说呢？一定有什么原因……"

绿灯亮了。他们到了另一面时，克兰西先生自言自语地说：

"啊……看来，我知道，唔，当然啰！正是因为如此，她不得不沉默……"

简拧了一下盖尔的胳膊。

现在，克兰西先生疾行起来，他的外套在人行道上糟糕地拖着。克兰西先生走得挺急，由于心不在焉，他并没发现两个追踪他的人。蓦然间，他在一座房子前面停下，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盖尔和简彼此交换了个眼色。

“这是他自己的住所，”盖尔说。“布卢姆斯伯里区，卡丁顿街心公园，47号；这个住址是法院讯问时说过的。”

“对，”简说。“过一会儿，他大概还会出来。但是，不管怎样，咱们总算知道了一点儿情况。有个什么人，一个什么女人——不得不沉默，或者不愿说。我的天，这太像侦探小说了。”

“晚安！”黑暗中传来了声音，一个身材不高的人走上前来。在灯光下，出现了漂亮的胡子。

“不错，”赫尔克里·波洛说。“这是一个适于打猎的夜晚，对吗？”

第十五章　布卢姆斯伯里区

两个年轻人吃了一惊。诺曼·盖尔第一个醒悟过来。

“不用说啦！”他叫了一声。“这是……先生……波洛先生！您还想表现自己的性格吗，波洛先生？”

“可您还记得咱们的一次短促交谈吧！你们怀疑倒霉的克兰西先生吗？”

“您也一样！”简目光异常敏锐地说道。“否则您就不会在这儿了！”

波洛沉吟地看了看她。

“您什么时候想过这桩谋杀案吗，小姐？我说的是——抽象地、冷静地、不偏不倚地思考。”

“以前，直到最近，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赫尔克里·波洛点了点头：

“自然啰，可是现在您就想想这桩事情吧，因为谋杀案

是跟您个人有关系的。我遇到这类事情已经有许多年了。我有自己对待事物的观点。为了揭穿谋杀案，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找到杀人犯。”简说。

“依法审判。”诺曼·盖尔说。

波洛摇了摇头。

“还有比发现杀人犯更重要的目的。而依法审判却是好听的词儿，虽然有时候难以确切地说，这个词儿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重要的首先是查明无辜的人。”

“哦，当然啰，”简赞同地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谁被错误地定了罪……”

“甚至不完全是这样。可能并没有定罪。但是，如果某人由于各种怀疑看来是罪犯，那么每一个跟谋杀案多少沾点边的人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

诺曼·盖尔特别清楚地着重说明。

“真是这样！”

“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简说。

波洛瞧了瞧他俩。

“我明白。你们自己发现了这一点。”

突然，他变得严峻起来。

“噢，现在谈正事吧。咱们既然有共同的目的，那就通力合作吧。我准备去访问善于发明创造的幻想家——克兰西先生。小姐，我想请您扮做我的秘书，跟我一块儿去。这是给您速记用的笔记本和铅笔。”

“可我不会速记呀！”简感到吃惊，连气都喘不上来。

"当然!但您反应敏捷,善于思考,头脑灵活,下笔可靠,是这样吗?很好!至于盖尔先生,我想,大概过一个钟头就能跟您见面。也许是在'芒塞尼约尔'[1]饭店?好!到时候,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各自观察到的情况!"波洛立即坚决地朝房门走过去,揿了揿电铃按钮。

有点慌张的简跟在他后面,拿笔记本在自己的手掌上拍了拍。盖尔本来已经张开嘴巴打算反对,可是转念一想,认为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好吧,"他表示同意。"过一个小时在'芒塞尼约尔'饭店见面。"

开门的是外表并不引人注意的中年妇人,穿了一身整洁的黑衣服。波洛问道:

"克兰西先生在家吗?"

妇人稍往后退,于是波洛和简走了进去。

"先生贵姓?"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整洁的妇人沿着一个小梯,把他俩领到一楼的房间。

"是赫尔·克尔·波洛[2]先生!"她在门槛边就通报了一声。

波洛马上明白过来,克兰西先生在克罗伊登的论证所以令人信服,原因就是他绝对不过甚其词。这个房间是长方形的,长的一面有三扇窗子,靠墙是书架和书橱。室内的状

---

① 法语:monseigneur,法国人对贵族的尊称。——译注。

② 妇人发错了"赫尔克里·波洛"的音。——译注。

况应当说是“杂乱无章”，到处都扔着纸页、厚纸板、香蕉、啤酒瓶、翻开的书、沙发垫子、长号[1]、各样小玩具、版画，以及各种不可思议的自来水笔。在这一团混乱中间，克兰西正在拨弄照相机和胶卷。

“我的天！”克兰西先生听说来了客人，马上抬头叫了一声。他放下手里的照相机，胶卷马上掉到地上，松开了。

“您可能记得我吧？”波洛问道。“这是我的秘书，简小姐。”

“您好，简小姐！”作家跟简握了握手，又向波洛转过身去。“是的，自然啰，我记得您……最后一次……唔……是在哪儿呢？在‘骷髅’俱乐部？”

“我们和您都是巴黎飞出的那架飞机上的乘客，也是那次不幸事件的见证人。”

“噢，当然啰！”克兰西先生扬声说道。“简小姐也是！不过，那时我不知道她是您的秘书。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她是在哪个时装社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工作的？”

简不安地瞅了波洛一眼。可是波洛对于当前的局面满不在乎。

“完全对，”他说。“简小姐作为一个出色的秘书，有时不得不担任某种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克兰西先生点了点头。“我现在开始记起来了，您是一位侦探吧？真正的。不是伦敦警察厅的。私人侦探。请坐，简小姐。不，别坐这儿：这把椅子上大概浇了桔子汁。

① 一种铜管乐器。——译注。

如果我把这个文件夹拿走就好了。……哎呀，里面的东西全掉出来了！不要紧，请坐在这儿吧，波洛先生。波洛，我说得对吗？椅子靠背没坏，但是，您往后一靠，它就会有点儿吱嘎作响。总之，最好嘛，请别靠在上面。可见，您是私人侦探，就像我的小说人物威尔布里厄姆·赖斯一样。读者诸君对威尔布里厄姆·赖斯过于吹毛求疵了。他啃指甲，大吃特吃香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啃指甲——啃指甲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这是令人讨厌的，可是已经写成那种样儿了嘛。我的人物已经有了啃指甲的习惯，现在，在我的每一本新书里，人物就不得不仍有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大吃香蕉并不那么坏：这可能给读者一点乐趣。罪犯是经常在果皮上滑倒的。我非常喜爱香蕉——它可以使我产生灵感。可是，我倒不啃指甲。您来点儿啤酒怎么样？”

“谢谢您，不用了。”

克兰西先生喘了口气，在椅子边儿上坐下，一本正经地望着波洛。

“我认为，你们是为……吉塞尔谋杀案……来的。我反复琢磨过这桩事情，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惊人的：毒箭和吹管在飞机里。……正像我跟您说过的，以前我自己在一本小说里就有过这样的构思。这是令人震惊的事情，波洛先生，我应当承认，我是极度不安的。”

“我看，”波洛说。“犯罪行为会引起您……一个职业作家的注意，克兰西先生。”

克兰西先生喜形于色。

“正是这样！可是，您别以为警方能够了解我，那才不会

呢。我在警督那儿，在法院讯问时，得到的就是怀疑。我很想采取自己的办法帮助司法机关，可是我的奔劳获得的奖励却是这伙笨蛋明显的不信任……"

"不必难过，"波洛说。"但是看来，这并没有对您产生很大的影响。"

"唉，"克兰西先生叹了口气。"您瞧，我有自己的方法，华生先生[①]。原谅我这样称呼您。我不想让您见怪。有趣的是，顺便说吧，这个人的办法多么叫人腻烦……我个人认为，大家对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估价过高了。在这类故事中，都是错误的论断——真正的令人震惊的错误的论断……可是我说什么来着？"

"您说您有自己的方法。"

"啊，对啦。"克兰西先生连同自己的椅子向客人挪近一些。"我把这个警督……他叫什么？贾普吗 …… 对，我把他放在自己的新书里。威尔布里厄姆·赖斯跟他一起分享自己的胜利，他俩的道路是相同的……"

"可以说，在您的香蕉林吗？"

"哦，香蕉林——这是挺美的！"克兰西先生有味地咂了咂嘴巴。

"您作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优越性，先生，"波洛说。"您能够利用作品倾诉胸怀。您的笔对您的敌人是有威力的。"

克兰西先生往后一靠。

①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助手。此处是对应的称呼。——译注。

"您得知道，"他说。"我开始想，这桩谋杀案对我是真正有利的。我要把它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自然是用小说的形式——而且把它叫做《The Air Mail Mystery》[①]。所有的乘客都是第一流的文学形象。这本书将会很快地卖光——只要我能及时写出来就行。"

"书里不会有任何诽谤和中伤吧？"简问道。

克兰西先生把容光焕发的脸朝她掉过去。

"不，不，亲爱的小姐。当然啰，如果需要把一个乘客变做杀人犯，我是能够构思出来的。但是，为了把这一点写得更神，我在最后一章里给出一个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

"究竟是什么结局呢？"波洛先生很感兴趣地问道。

克兰西先生重新咂了一下嘴巴。

"很简单！"他得意地说。"既简单，又能引起轰动。一个假扮驾驶员的姑娘，在布尔歇登上飞机，在吉塞尔太太的座椅下面顺利地躲藏起来。她随身带了一小瓶最新奇的瓦斯。她放出瓦斯，所有的人三分钟内都失去了知觉。于是她从座椅底下爬出来，向吉塞尔太太射出毒箭，就从飞机的后门跳伞……"

简和波洛同时彼此看了一眼。

"为什么她自己闻到瓦斯没有失去知觉呢？"简问。

"她戴了防毒口罩呗。"克兰西先生两手一摊。

"她降落到海峡里吗？"

"不一定。最好是法国海岸。"

---

① 英语：《空邮之谜》。——译注。

“不管怎样，谁也无法藏在椅子下面：那儿没有地方可藏。”

“在我的飞机里，就会有地方！”克兰西先生坚决地说。

“令人震惊。”波洛说。“您的这位小姐有什么动机呢？”

“我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克兰西先生踌躇地说。“可能是，吉塞尔太太使姑娘的情人破了产——他自杀了。”

“可她是怎样弄到毒药的呢？”

“这就需要巧妙地动动脑筋了。”克兰西先生说道。“这姑娘会念蛇咒。她从自己喜爱的蟒蛇身上弄到蛇毒。”

“我的上帝！”赫尔克里·波洛惊叹一声。“您想没想到，这是有点耸人听闻的。”

“不能写得过于耸人听闻！”克兰西先生坚决地反驳。“即使事情涉及箭毒和南美印第安人。我知道，实际上，这是一种无名的蛇毒；可是，各种毒药发生作用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归根结底，您并不喜欢侦探小说像实际生活一样吧？您会说：瞧瞧您的纸片吧，谋杀啦，其他犯罪活动啦，无聊得简直叫人难受！”

“那么，先生，您想不想说，我们这桩谋杀案——吉塞尔被害的事——也无聊得叫人难受？”

“不，”克兰西先生回答。“听我说吧，有时我简直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波洛把吱吱嘎嘎的椅子移近主人一些，信任地、似乎机密地说：

“克兰西先生，您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聪明人。正像您自己所说的，警方用怀疑的眼光看您。他们没有征求您的意

见。可是我，赫尔克里·波洛，希望跟您商量商量。”

克兰西先生兴高采烈起来。

“您研究过犯罪学。您的想法是会有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人犯了罪，对于您的看法我是感到有很大兴趣的。”

“算啦……”克兰西先生犹豫一下，机械地剥了香蕉皮，吃起来。他脸上的兴奋表情逐渐消失，然后，他摇了摇头：“您得知道，波洛先生，我写小说的时候，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写成杀人犯。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当然存在真正的杀人犯。在这里，作家是无权改变事实的。您得知道，我担心的是，充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侦探……”他伤感地摇了摇头，把香蕉皮扔到壁炉里，叹了一口气，“我根本不是那块料！”

“唔，如果从兴趣出发加以推测，您会选中谁呢？”

“我认为是两个法国人当中的一个。因为吉塞尔是法国人。这样比较合乎情理。他们就坐在她的对面，很近。总之，我不知道。”

“可是，许多事情取决于动机。”波洛沉吟地说，“我的方法是陈旧的，我信奉一句古老的名言：犯罪有利于谁，你就找谁。”

“这是至理名言，”克兰西先生表示赞同，“但是我看，在这件事情上，情况比较复杂。我听说，吉塞尔不知哪儿有一个应当继承财产的女儿。不过，太太的死也可能对其他许多人有利，也许对飞机里的某个人有利；既然吉塞尔太太有许多债户，其中可能有些人暂时没有能力还她的债……”

“对，”波洛说。“可是我看，还有其它的解答。假定吉塞尔太太知道，比方说吧，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个有谋杀的企

图。”

“谋杀的企图？”克兰西先生重问了一声。“为什么谈到谋杀的企图？奇怪的推测。”

“在这一类情况下，一切都需要想到。”

“嗨！”克兰西先生嚷叫一声。“想到有啥用处？需要的是‘知道’。”

“对，对。非常正确的观点。”波洛说着添了一句：“对不起，可您买的那个吹管……”

“他妈的吹管！”克兰西先生又嚷。“我绝口不提它反倒好了。”

“据您说，您是在伦敦中央广场街买到它的。顺便问问，您记不记得商店的名字？”

“大概是‘艾布索洛姆’商店，也许是‘米切尔和史密斯’商店，我记不得了。可我已经把一切告诉了那个讨厌的警督。现在，他大概都已调查过了。”

“噢，”波洛说，“我问您完全是别的原因，我想弄到那么一件东西，做一个小小的试验。”

“哦，我明白啦。不过，您在那儿大概已经找不到它们了。因为，那样的外国玩意儿不是大批进货的。”

“反正我想试一试。简小姐，请您记下两个店名好吗？”

简打开笔记本，用铅笔潦潦草草地画了画，她以为这是显得内行的草楷。然后，她又用一般的书法在纸页背面悄悄地写上两个店名——以防波洛的指示是真的。

“现在我们该走啦，”波洛说，“我们已经耗费了您的时间。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万分感谢您的盛情接待。”

“不用谢，不用谢，”克兰西说。“让我请你们吃点香蕉吧。”

“您很殷勤。”

“哪儿的话！我觉得自己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今天把写的故事搁在一边：故事怎么也写不好，我无法给罪犯想出一个恰当的名字。我想要个比较奇特的名字……我的运道不错——我在一爿肉铺门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名字：帕吉特！这恰巧是我要找的名字。听起来很自然。过了五分钟，我又找到了第二件东西。在侦探小说中，经常出现某些意外的障碍，使得一个姑娘不愿说话。一个年轻小伙子企图强迫她开口，姑娘回答说有人不准她开口。实际上，自然啰，她没有一下子把什么都吐露出来，这并没有任何原因，所以需要发明一种并不愚蠢的玩意儿。偏巧，这种玩意儿每一次都要变换。”他向简微微一笑：“这是作家的厄运嘛！”说着，他从她的旁边朝书橱奔过去。“《红色花瓣的秘密》。大概，我在克罗伊登曾经提过，我的这本书是涉及毒药和土人的箭的。”

“万分感谢。您很殷勤！”

“不用谢！我看，”克兰西先生突然向简说。“您用的速记法是皮特曼式的吗？”

简突然面红耳赤。波洛立即给她解围。

“简小姐具有现代要求的最高水平。她用的是一个捷克人不久以前发明的最新速记法……”

“真的吗？那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地方——捷克斯洛伐克！真是难以设想，那儿给咱们送来了那么多的东西：鞋子

啦，玻璃器皿啦，手套啦，现在又是最新速记法！非常、非常有趣！”

作家跟客人们握了握手：

“我希望进一步为你们效劳。”

简和波洛把作家留在他那混乱不堪的房间中，作家却望着他俩的背影若有所思地微微一笑。

第十六章 波洛先生拟订作战计划

从克兰西先生家里出来，拦住一辆出租汽车，简和波洛就朝“芒塞尼约尔”饭店驶去，诺曼·盖尔已在那儿等候他俩。

波洛叫了一份肉羹和一份鸡肉冻。

“情况如何？”盖尔问道。

“简小姐，”波洛说。“不愧为一个超级秘书。”

“我并不认为如此，”简困窘地说。“他在我后面走过的时候，发现了咱们的哄骗行为。您得知道，他应当是很会观察的。”

“啊哈，您发觉了！咱们可爱的克兰西先生，根本不是别人想象的那么漫不经心。”

“您真的需要这些地址吗？”简问道。

“我认为，它们可能有用的。”

“可是，如果警察……”

“哎，什么警察！我可不会提出警察所提的那些问题。虽然我总怀疑，他们是否提出过什么问题。您瞧，警察知道飞机里发现的吹管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买下的。”

“在巴黎？美国人？可是飞机里并没有美国人。”

波洛温和地笑了一下。

“完全对，美国人在这里是为了使事情复杂化。就是这样。”

“然而，吹管是一个男人向古董商买的吧？”盖尔问道。

波洛十分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是的，”他说。“我认为，吹管是一个男人买的。”

盖尔显得有点困窘。

“不管怎样，”简说。“那不是克兰西先生。他已经有了一个吹管，就压根儿用不着去买另一个吹管！”

波洛点了点头。

“应当这样办：挨次怀疑每一个人，经过调查以后，就把他或她从名单上勾掉。”

“您已经勾掉了谁呢？”简问。

“并不像您所想的那么多，小姐。”波洛回答，使了个眼色。“您得知道，一切取决于动机。”

“有没有……”盖尔停住，然后用抱歉的口吻继续说：“我不想过问公家秘密，可是，难道这个妇人的业务记录没有留下吗？”

波洛摇了摇头。

“所有的记录都烧掉了。”

“哦，多么糟糕！”

“当然！可是，看来，吉塞尔太太把讹诈和高利贷者的职业独特地结合了起来，这给她开拓了广阔的活动范围。例如，假定吉塞尔太太知道某人的什么犯罪行为——比方说，知道某人有谋杀的企图。”

“可是，有没有怀疑的原因呢？”

“很可能有。”波洛慢腾腾地说。“留下了一点有关这个问题的文字证明了。”

他望了望两个交谈者好奇的面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咱们谈谈别的。比如，谈谈这场悲剧如何影响你们两个年轻人的生活——如何影响你们的前途。”

“说起来就可怕，不过这场悲剧显然对我有好处。”简态度坦率，说她提高了薪水。

“小姐，您说这对您有好处。但我认为只是暂时的好处。甚至九天的轰动也延不过九天的，您记得这句话吗？”

“我担心我的混乱状况会延过九天。”盖尔说。

他叙述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波洛同情地倾听。

“您说得对，”他沉思地表示同感。“这可能会延续九星期，甚至九个月。轰动事件很快就会消沉下去，恐怖却会长久存在。”

“您并不认为，我应当抛弃一切，到加拿大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重新开始一切吗？”

“您说什么？这会更糟！”简真正感到害怕。

盖尔看了她一眼。波洛很适当地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转到鸡肉冻上。

“我不想走。”盖尔说。

“如果我找到了杀害吉塞尔太太的凶手，您就不必走了。”波洛高兴地说。

“您真的指望找到他吗？”简表示惊异。

“如果有谁协助我，我就能较快地解决问题。”波洛说着，延迟了一会。“我需要盖尔先生的帮助。而以后呢，我指望您简小姐的帮助。”

“我能做什么呢？”盖尔问道。“是什么事呢？”

波洛斜眼瞟了他一下。

“这是您不喜欢的。”他预先说明。

“究竟是什么事？”年轻人忍不住重问一声。

为了不去激发这个英国人的敏感，波洛雍容大度地用上了牙签，然后说：

“老实说吧，我需要……一个敲诈者。”

“敲诈者？！”盖尔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叫一声，然后盯住波洛。

“一点不错。敲诈者！”波洛点了点头。

“可是，为了什么呢？”

“活见鬼！为了敲诈嘛。”

“对，可我问的是：应当敲诈谁？为什么？怎么办？”

“为什么？”波洛重问。“这是我的事。要敲诈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平静地、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现在我向您讲讲自己的计划。您写一封便函——是我写，您抄——给霍尔伯里伯爵夫人。您在便函里要求会晤。第一，您在便函信封上标明‘亲启’二字；第二，您要伯爵

夫人想起，你这个人曾在某种情况下跟她一起搭乘‘普罗米修斯’号飞往英国。您要提到吉塞尔太太的某些业务记录似乎落到了您手里。您得到了会晤的同意之后，就去说我要您说的事情。您向她索取——暂且咱们考虑……一万英镑！”

“您发疯啦！”

“绝对没有，”波洛说。“我可能有点儿反常，但不准备发疯。”

“假如霍尔伯里太太派人去叫警察呢？我得坐牢！”

“她不会派人去叫警察。”

“您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亲爱的，其实，我全都知道。”

“是的，不过听我说吧，波洛先生，这种冒险勾当可能把我毁掉。”

“不，不，不，她不会去叫警察，请您放心。”

“她可能告诉她的丈夫。”

“她不会告诉她的丈夫的。”

“我不喜欢这种搞法。”

“您很想失去所有的患者，终于葬送自己的前程吗？”波洛向诺曼·盖尔和蔼地微笑了一下。“您对敲诈感到自然的厌恶，是这样吗？此外，您有一副骑士的性格。可我能够向您肯定地说，霍尔伯里太太配不上这些高尚的感情，她是一个相当卑劣的人。”

“反正她不可能是杀人犯！简和我两人是穿过通道坐在她的另一面的。”

“您的成见太深了。我想亲自把事情办妥；为了做到这

一点，我需要确切地知道情况。”

“敲诈女人的这种想法是不合我的口味的。”

“我的上帝！一言为定！不会有任何敲诈。您只要造成某种印象就行了。基础奠定以后，我就出场。”

“如果您让我去坐牢……”盖尔说。

“不，不，不，伦敦警察厅的人都很了解我。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我向您保证，除了我预言过的以外。”

盖尔叹了一口气，就降服了。

“行。我同意去。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做法。”

“好。这是原文，您记吧。拿起铅笔来吧。”

波洛慢慢地念。

“就这样，”他说。“随后我再告诉您说些什么……简小姐，您常去剧院吗？”

“是的，常去。”简回答。

“很好。比方说，您看过《澳新地区》这出剧么？”

“是的，大约一个月前看过。一出好剧。美国的。”

“您记得哈里这个角色是由雷蒙德·巴勒克拉夫先生扮演的吗？”

“记得。他很出色。迷人极了！”

“他不仅迷人，还是一名优秀演员吧？”

“哦，我想，他演得很好。”

“我得跟他见见面。”波洛说。

简大感不解地望着他。这矮个子真古怪，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就像一只鸟儿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

波洛猜到她的心思，微微一笑：

“您不赞成我的行动吧，小姐？抑或不赞成我的方法？我是合乎逻辑地、循序渐进地按照自己的方针行事的。不能随便作出结论。必须采取排除法办事。”

“采取排除法办事？”简重问一声。“您就是这么搞的吗？”她思忖了一下。“我明白啦，您排除了克兰西先生……”

“可能。”波洛说。

“您把我们排除了，现在，您大概准备排除霍尔伯里太太了。哦！”她由于突然的猜测而惊得住了嘴。“您提到谋杀企图，这是考验吧？”

“您太着急了，小姐。是的，但只是我追求的一部分目的。我提到谋杀的企图时，观察了克兰西先生，观察了您，观察了盖尔先生——哪怕你们三个当中的一个对此有所反应也好！哼，让他装模作样吧！不过，让我给您说，不动声色的态度是瞒不过我的。杀人犯可能作好了准备，以对付他预见到的任何进攻。但是，有关谋杀企图的记录，我在吉塞尔太太的小笔记本里找到了。关于这个记录的存在，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知道。所以嘛，您看，我很满意。”

“您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滑头鬼，波洛先生。”简说着站了起来。“我怎么也不明白，您为啥告诉我们这些。”

“很简单，为了知道一切。”

“我觉得，您在绕弯子。”

“要知道一切，有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

“究竟是什么方法呢？”

"人们必定会自动谈出一切来的。"

"要是他们不愿意谈呢?"简笑了起来。

"噢,几乎每一个人都喜欢谈自己。"

"大概,您说得对。"简表示赞同。

"正因为如此,巫医可以发财。他们要患者到他们那里去,首先让患者谈谈自己。患者坐着不断回忆:他两岁的时候,如何从摇篮里跌了出来;妈妈有一次吃梨,汁液弄脏了她的橙黄色衣服;他一岁半的时候,如何揪扯爸爸的胡子。随后,巫医对他说,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患失眠症了。于是巫医捞到了两几尼[1] 的诊费;接着患者就无忧无虑地走了——可能是去睡觉……像孩子一样,睡得很香。"

"多么奇怪。"简说。

"并不像您觉得的那么奇怪。一切都在于人类天性的自然要求——交往的要求,自我表现的要求。小姐,您自己难道不喜欢畅谈自己的童年?"

"哟,对我这号人,这是不适用的。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

"哦,简小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请您原谅。"

"我……我的童年……我们都是慈善机关的孤儿……那样的孩子经常戴着红色包发帽,披着同样的斗篷上街。但我记得,那儿十分快活。"

"是在英国吗?"

---

① 英国旧金币名,一几尼等于二十一先令。——译注。

"不,在爱尔兰,靠近都柏林[1]。"

"您是爱尔兰姑娘!难怪您有那么奇异的黑头发和灰蓝色的眼睛,还有那么一副神态……"

"……它们仿佛是肮脏的指头揉过的……"诺曼·盖尔高兴地提示了一下。

"怎么?您想说什么?"

"这是关于爱尔兰人眼睛的一句土话:就是说,它们所以那种样儿,似乎是肮脏的指头把它们揉过了。"

"真的吗?这个说法不很文雅,可是,对不起,十分准确。"波洛向简哈了哈腰,"效果惊人,小姐。"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简笑了:

"您把我的头都搅昏了,波洛先生。晚安,谢谢您的晚餐。如果盖尔由于您的敲诈而去坐牢,您得再招待我一次。"

盖尔皱了皱眉。波洛向两个年轻人道了晚安。

回到家里,波洛先生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十一个人的名单。在其中四个人上面,他划了一个钩。

"看来,我已经知道啦,"他嘟哝地说,"不过需要有完全的把握。应当一鼓作气。"

[1] 爱尔兰首府。——译注。

第十七章　在旺兹沃思区

亨利·米切尔先生正准备吃晚饭(小香肠和马铃薯泥)。的时候,就有一个客人希望见他。乘务长大为惊讶的是,客人是一位小胡子先生,倒霉的"普罗米修斯"号的一位乘客。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的态度是特别亲切和蔼的。他坚持要米切尔先生继续吃饭,向米切尔太太说了句文雅的恭维话(这位太太怀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望着他),应邀坐下,这才发觉天气不合时令地过于暖和了;随后,他转弯抹角地接近访问的目的。

"我担心伦敦警察厅在事情上没有特别的进展。"他说。

米切尔摇了摇头。

"这是一桩怪事,先生,怪事。甚至想都想不到,他们那儿如何能够弄清这桩事情啊。何况,在飞机上,没有任何人

看见任何东西，这种情形叫任何人都感到作难。”

“我非常担心，亨利如何洗刷自己啊！”米切尔太太插进来说。“夜里我连觉都睡不着。”

乘务长坦率地承认：

“这样的倒霉事落到我头上，先生，我是觉得害怕的！公司里的人非常生气。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吧，起初，我甚至害怕失掉工作……”

“亨利，难道他们能够这样对待你吗？这是狠心的、不公正的……”

米切尔的妻子愤怒已极。这是一个面容可爱的女人，长着两只灵活的黑眼睛。

“生活并不经常都是公正的，鲁思。情况比我所想的好得多。他们不再追究我的责任了。可是，这个事件仍旧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您明白吗，先生？因为我是乘务长嘛，先生。”

“我理解您的心情，”波洛同情地说。“我肯定地对您说，您是很善良的。事情的发生不是您的过错。”

“我也这么说，先生。”米切尔太太插了一句。

亨利摇了摇头。

“我应当早一点想到那太太死了。我送付款单的时候，如果我试一试马上唤醒她……”

“不会有任何不同。据认为，死亡是刹那间发生的。”

“他是那么不安，”米切尔太太说。“我劝他不要难过。谁知道外国人有什么原因要彼此残杀？我看，这不过是法国人在英国飞机上故意玩弄的肮脏把戏。”她用充满爱国精神

的、愤怒的嗤鼻声结束了自己的论断。

米切尔重新困惑地摇了摇头。

“这使我苦恼极了。每一次，当我去值班的时候，我都惴惴不安。而且，伦敦警察厅的先生们还一再问，飞行时是否出现过什么不寻常的或者意外的情况。这使我感到，好像我一定忘记了什么似的。可我知道，我啥也没忘记。当这桩事情发生的时候，飞行的情况是最正常的。”

“吹管啦，箭啦……我把这些全都叫做偶像崇拜。”米切尔太太说。

“您说得对，”波洛表示同感，向她转过身去，似乎对她的话感到惊异。“罪行不是按英国方式干的。”他沉默了一下，“您知道吧，米切尔太太，我几乎能够准确无误地猜到，您是出生在英国哪个地方的。”

“多塞特，先生，离布里德波特不远。那是我的故乡。”

“正是那儿，”波洛说道。“世界上一个奇妙的地方。”

“是呀，伦敦根本不能跟多塞特相比，咱们家在多塞特已经居住了两个多世纪，因此可以说，我身上流着纯粹的多塞特血液。”

“真的吗？”波洛向乘务长重新转过身去。“我想问您一点事情……”

米切尔皱起了眉头：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已经向您说啦，先生。”

“是的，是的，自然啰，不过我要问的是一件真正的小事。我只想向您了解一下，太太的那张小桌子上，我指的是吉塞尔太太的小桌子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匙子啦，叉子

啦，盐碟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乘务长摇摇头：

"桌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除了咖啡杯，一切都收走了。我没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即使有什么异常情况，我也没有注意。当时我太着急啦。不过，警察能够看出的，先生，因为他们检查了整个飞机。"

"好啦，就这样吧，"波洛说着补充一句："这也是无关紧要的，我还想跟您的同事戴维斯谈谈。"

"他在早班飞机上，八点四十五分的，先生。"

"这次事件使他很难过吧？"

"噢，先生，他是个年轻人嘛。我看，他觉得这整个儿事情很好玩。现在，由于这桩谋杀案引起轰动，所以有人请他喝酒，想打听一切情况。"

"有没有一个年轻姑娘找他？"波洛问道。"无疑，他跟谋杀案有一些关系，这一点将使她很不安心。"

"他在追求'王冠与羽饰'酒吧间老约翰逊的女儿。"米切尔太太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不会赞成戴维斯参与谋杀案的。"

"很有根据的看法。"波洛说着站了起来。"谢谢您，米切尔先生，谢谢您，米切尔太太。请您不要难过，我的朋友。"

波洛走了以后，米切尔说：

"法院讯问的时候，那些陪审的蠢才以为恶事是他干的，可我看，他自己就是秘密机关的。"

现在，波洛必须跟第二个乘务员戴维斯谈谈了。

过了一会儿，在"王冠与羽饰"酒吧间里，波洛向戴维斯

提出了在米切尔面前提过的问题。

"吉塞尔太太桌上有没有混乱现象，先生。您指的是——有什么东西打翻了吗？"

"我指的是，桌上也许缺少了什么，也许多了什么平常没有的东西……"

戴维斯思忖了片刻，然后慢腾腾地说：

"这种东西也许有，这是我收拾碗碟时发现的；可我并不以为这就是您问的东西。已死的太太碟子里有两把咖啡匙，不过如此而已。慌手慌脚，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留意这一点，只因这是一个兆头；听说，碟子里有两把匙子似乎是一个预兆……表示婚礼。"

"而其它哪一张桌子上根本没有匙子呢？"

"不，先生，这我没有注意。可能是米切尔和我在另一面分送碗碟，后来呢，我们两人当中不知哪一个匆忙中没有留意，又放上了第二把匙子。不过一个星期以前，我自个儿就在一张桌上放了两副刀叉。这总比根本没放好一些嘛！否则就得扔下一切，赶紧跑去拿刀子啦，或者拿别的什么啦……"

波洛还提了一个问题——好像是开玩笑：

"您认为法国姑娘怎么样，戴维斯？"

"我觉得英国姑娘就够好的了，先生。"

接着，戴维斯向柜台后面一个比较丰满的、头发淡黄的姑娘温和地微笑了一下。

第十八章　在维多利亚女王大街上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的名片送来的时候，詹姆斯·赖德先生诧异了一下。他觉得这个名字挺熟，可不知为什么记不起来了。然后，他才自言自语地说："哦，这就是那个人！"于是吩咐办事员把客人领进来。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显得十分雅致，他拄着手杖，钮孔里有一朵白色的丁香花。

"请原谅我打扰了您，"波洛说，"我是为吉塞尔太太谋杀案来的。"

"是吗？"赖德先生感到惊异。"唔，怎样啦？请坐吧。您想抽烟吗？"

"谢谢您。我经常都抽自己的烟，您想尝尝吗？"

赖德狐疑地瞧了瞧波洛的小号雪茄烟：

"不，对不起，我抽自己的。像您的这号烟卷儿，弄不好

会一口吞下。”他坦率地笑了起来，“警督几天前来过这儿，”赖德先生咔嗒一声打燃打火机。“这些家伙真是诡计多端。他们不干涉别人的事就过不了日子。”

“我认为，他们需要了解情况吧？”波洛柔和地说。

“可是，他们不应当那样纠缠不休，”赖德抱怨地说，“应当考虑别人的心情和业务名声嘛。”

“可能，您比一般人敏感一些。”

“我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赖德先生承认说，“十分微妙的地位！我坐的地方——恰好就在她的前面——本身已经值得怀疑！可我什么也没看见；由于这个原因，我简直无法帮侦查人员的忙。如果我知道有人企图杀害这个妇人，我就根本不乘这次班机了！的确，我多半会这么办……我向您说实话吧，他们简直是折磨我。为什么单单折磨我呢？他们为什么不折腾那个哈伯德大夫（或者人家称呼的布赖恩特大夫）呢？大夫正好是能有各种毒药的人嘛。我从哪儿去弄蛇毒？我问问您：从哪儿呀？”

“真是让人难堪呀，不过……”波洛微笑着说。

“是呀，这也有好的一面。我还没告诉您，我得到了可观的一笔钱。见证人对报纸是有某种好处的。虽然报上多半是记者的杜撰，但他们是拿我的证词作依据的……”

“真有意思，”波洛说。“跟罪案完全无关的人，生活上也会受到罪案的影响。比如，就拿您自己来说吧：您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款子，也许是当前很盼望的一笔款子。”

“钱总归是人所盼望的，”赖德先生说，同时皱着眉头气恼地瞅了波洛一眼。

“有时候，钱的需要是极端强烈的。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人攫取和挥霍别人的钱，搞些诈骗勾当……”波洛马上双手一摊：“发生各种各样复杂的事。”

“这是空话，咱们用不着操这个心。”赖德先生把手一挥。

“我不反对。但为什么要蹲在黑暗的角落里呢？钱是有用的，因为某个时候您在巴黎没借到钱……”

“真是活见鬼，您知道这一点？”赖德先生愤怒地吼叫起来。

赫尔克里·波洛微微一笑：

“不管怎样，这是真的。”

“完全是真的，可我根本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

“我向您保证，我是很谨慎的。”

“奇怪，”赖德先生思忖起来，“有时，由于一点儿钱竟会遭到不幸。一个人处在危急情况下，总是力图弄到哪怕很少一点儿钱，如果借不到钱，他就得见鬼了！是呀，实在可怕。钱是奇怪的东西。贷款同样是奇怪的东西，所以，生活也就是奇怪的东西了。顺便问一下，您就是为这一点来找我的吗？”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听说，由于职业上的需要，您毕竟跟吉塞尔有些交往，尽管您坚决否认这一点。”

“谁说的？这是谎言，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妇人。这是卑劣的诽谤。”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摇了摇头。

“唉，”他叹了一口气。“需要检查一下，也许出了什么差

错。”

“不，真难设想！竟想揭发我跟高利贷者有关系。上流社会的太太，赌博方面的债款——这都跟我不相干……”

波洛站起身来：

“如果人家向我虚报了情况，请您原谅。”他在门边停下：“顺便问问，您为什么把布赖恩特大夫叫做哈伯德大夫？”

“如果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该挨咒骂。噢，对了，大概是因为他的长笛。您记得一首儿童诗吗？写的哈伯德老妈妈的狗：‘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就吹起了长笛。’奇怪，怎么把名字弄混了……”

“哦，对啦，长笛……从心理上说，您随口说出的话，我看是有意味的……心理上！”

赖德先生一听“心理上”这几个字儿，就嗤之以鼻。在他的观念上，这几个字儿是同他所谓的“心理分析的愚蠢谰言”有关联的。接着，他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波洛离开，望了半天。

第十九章 鲁宾逊先生的访问

在格罗夫纳广场315号住宅内，霍尔伯里伯爵夫人坐在卧室里的小梳妆台跟前。她的面前摆着镀金按摩刷子、香水瓶、粉盒、搽脸的雪花膏和扑粉罐——总之，梳妆打扮所需的一切东西。可是，霍尔伯里太太坐在这一大堆奢侈品中间，嘴唇却是干巴巴的，脸颊上还有一些没擦掉的胭脂点子，这就使得她的容貌有碍观瞻了。她第四次念了念下面这封信：

致霍尔伯里伯爵夫人

（关于已故吉塞尔太太的问题）

敬爱的夫人：

我掌握了原属死者的某些文件。如果您或者雷蒙德·巴勒克拉夫先生对此感到兴趣，我将不得不要求跟您会晤，以便讨论这个问题。

或者，可能的话，您是否愿意让我去见您的丈夫？

此祝

安好！

约翰·鲁宾逊

霍尔伯里太太稀里糊涂地把同一封信念了又念……可是信里的字句，根据收信人跟这些字句的关系，含意是不同的。她拿起信封，说得确切一点，两个信封：第一个信封署有"亲启"二字，第二个信封写上了"亲启和绝密"的字样。

"亲启和绝密"……多么无耻！

那个撒谎的法国老媪赌咒发誓地说过："在我突然死亡的情况下，要用一切办法保护债户的名誉……"

见他妈的鬼！这真是地狱般的、毫无意思的生活……

"我的天，神经可受不了，"霍尔伯里太太心想，"不好……不妙……"

她伸出战栗的手去拿一只金色木塞的瓶子……

是的，现在她该考虑考虑了。怎么办？会晤当然要会晤。可她上哪儿去弄钱呢？也许，到卡洛斯街去？

不过，这个问题稍迟还有时间考虑。应当跟这个鲁宾逊见面，弄清他究竟知道什么。

她走到写字台跟前，用粗大而不像样的字体草草地写道：

霍尔伯里伯爵夫人向约翰·鲁宾逊表示敬意，如果他愿意的话，同意明天早上十一点钟接见他。

"行吗?"诺曼·盖尔问道。在波洛凝视之下,略微有点脸红。

"咱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波洛说。"您还想在这里演什么滑稽戏?"

诺曼·盖尔脸更红了。

"您说过,稍化装一下就够了嘛。"他嘟哝说。

波洛喘了口气,然后抓住年轻人的胳膊肘,把他领到镜子前面。

"您瞧瞧自己吧,"他说。"我要求您的就是:瞧瞧自己。您认为您像谁?像圣诞老人。您这么紧张是为了让小孩子们开心吗?我同意,您的胡子不是白的,应当是黑的——最适合坏蛋的颜色。可这是什么胡子呀,真是笑死人!愚蠢的胡子,我的朋友!况且,胡子粘得很拙劣、很不像样。现在看看您的眉毛。怎么,您特别喜欢假发吗?胶水的气味人家在几码远的地方就闻到了。如果您以为谁也不会想到您的牙齿上面贴了一块膏药,您就大错特错了。我的朋友,这不是您能够干的,决不是您能够干的——无论扮演什么角色。"

"可是,我参加过许多次业余演出……"诺曼·盖尔气喘吁吁地说。

"难以相信。我认为,不管怎样,那里是不容许您给自己化装的。即使在灯光下,您的外貌也是特别不能令人相信的。而在格罗夫纳广场,何况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我的朋友,"波洛说。"您不是一个喜剧演员。我希望的是,太太看见您的时候吓一大跳,而不是笑得要死。我看,这么说

会使您受到很大委屈。很抱歉，但在此种场合下，只有逼真才行。喏，拿这个去吧，还有这个……”波洛把一罐颜料推到诺曼面前。“到浴室里去吧，该结束胡闹了。”

诺曼·盖尔沮丧地照办。过了一刻钟，他又粉墨登场，波洛赞许地点了点头：

“很好，玩笑结束啦。正经事开场啦。我同意您加一撮小胡子。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亲自给您把它粘上。就是这样。现在，把头发梳成分头吧——就是这样。完全行了。可现在让我检查一下，您清不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

他留神地倾听，然后点了点头：

“好。去吧，祝您成功！”

“我希望成功。可是，我大概会在那儿遇见她生气的丈夫和几个警察……”

……盖尔到了格罗夫纳广场的一幢房子跟前，就走进了一楼的一个小房间。过了一两分钟，霍尔伯里太太就进来了。

诺曼镇定下来。他不应当、绝对不应当在这类事情上表现得是一个新手。

“鲁宾逊先生吗？”西塞莉问道。

“愿意为您效劳，”诺曼回答，哈了哈腰，然后厌恶地想道：“活见鬼，完全像商店里的值班管理员。”

“我收到了您的信。”西塞莉回答。

诺曼振作起来。他给自己说：“大笨蛋，看你能演什么吧！”

他厚颜无耻地大声说：

“正是这么一回事。呃，怎么样，霍尔伯里太太？要我谈谈细节吗？大家都知道，太太，比方说，在海边度过的周末可能多么愉快啊？可是，丈夫是难得同意这一点的。我认为，霍尔伯里太太，您能猜到罪证在哪里吗？一个奇异的女人——吉塞尔老太太。她经常都有钱！太太，您的罪证是头等的，比如说，在旅馆里。现在问题在于，谁最需要这些罪证：您或者霍尔伯里伯爵？问题就在这里。我是一个商人。”随着他进入鲁宾逊先生的角色，他的声音越来越粗鲁。“您要当买主吗？问题就在这里。”

“您是如何弄到这些……罪证的？”

“不要紧，霍尔伯里太太，这与事情无关。主要是我弄到了它们。”

“我不相信。拿来给我看看。”

“哦，不！”诺曼神色狡狯地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带来。我并不是那么没有经验的。如果咱们商量妥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我拿到钞票之前，我就把罪证拿给您看。规规矩矩。一万。最好是英镑，而不是美元。”

“不行。我绝对弄不到这样的数目。”

“如果您愿意的话，您什么都办得到的，甚至能够创造奇迹。您卖珠宝也卖不出它们所值的价钱，但珍珠还是珍珠。听我说吧：我向太太让步：八千。这是我最后的话。让您考虑两天。”

“跟您说，我弄不到这么些钱。”

“大概，只有霍尔伯里伯爵知道由此可以产生什么结果！如果我说不该拿生活费给离了婚的妻子，我相信我是对

的，而先生虽然是大有希望的演员，他用铁锹暂时也挖不出铁来。就这样，您全盘考虑一下吧。请记住我所说的。我说话是算数的，"盖尔沉吟一下，接着又说："我说话是算数的，正像吉塞尔太太一样……"然后，在惊慌失措的太太还没作出回答之前，他就赶忙溜出了房间。

"嘘！"诺曼喘了一口气。他走到街上，擦了擦汗涔涔的额头，"谢天谢地，这出戏可结束了。"

恰恰过了一小时，看门人送给霍尔伯里太太一张名片："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她恼怒地把名片扔在地上：

"这又是谁？我不能接见他。"

"他说，太太，他是根据雷蒙德·巴勒克拉夫先生的要求到这儿来的。"

"啊！"她停了停。"好，让他进来……"

穿着讲究的波洛走了进来，弯了弯腰。看门人关上了门。西塞莉往前跨上一步：

"巴勒克拉夫先生派您来的吗？"

"坐下吧，太太。"波洛的声调是柔和的，但是十分坚定。

西塞莉服服帖帖地坐下。波洛也在她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他的态度像慈父一样温存和体贴。

"太太，我恳请您把我看作一个朋友。我想给您一个建议。我知道您处在严重的灾难中。"

她轻声地咕哝：

"我不……"

"听我说吧，太太，我不准备向您打听您的秘密。这没必

要。这些秘密我都知道，一个好的侦探就是什么都知道。”

“侦探?”她把眼睛睁大。“哦！我记起来了……您在飞机上……是您吗?”

“完全对，是我。而现在呢，太太，咱们转人主题吧。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并不坚持要您信任我。您一切都不必告诉我。但我可以告诉您：今天早上，大约一小时之前，您这儿来了个客人。他……大概叫布朗吧?”

“鲁宾逊。”西塞莉低声更正。

“反正一样：布朗，史密斯，鲁宾逊——这些名字是他轮流使用的。鲁宾逊来敲诈您，太太。这个人掌握了某些证据……哎哎……您行为不好的证明。这些证据本来是属于吉塞尔太太的，现在落到了这个人手里。他显然在要您用六七千英镑从他手里赎回吧?”

“八千。”

“那就算八千吧。可是太太，您不觉得短期内弄到这么一笔钱是困难的吗?”

“这我办不到！根本办不到！我已经周身是债啦，我不知道咋办……”

“您放心吧，太太。我来帮您忙。您得知道，我是赫尔克里·波洛。您不必害怕，信赖我吧，我来对付这个鲁宾逊先生。”

“好，”西塞莉突然说。“可您要多少?”

赫尔克里·波洛躬了躬腰：

“我想要漂亮太太的一张照片，亲笔题名的照片……相信赫尔克里·波洛吧。太太，我需要真话，只要真话，什么也

不要藏在肚子里，否则我的主动性就会受到限制了。我向您郑重地保证，您一辈子再也听不到鲁宾逊先生讲话了。”

“好，”西塞莉一面擦眼泪，一面说。“我把一切都告诉您。”

“很好。可见，您向吉塞尔借过钱啰？”

霍尔伯里太太点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想问，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十八个月前。我当时处境困难，我赌钱，而且很不走运。”

“您需要多少，她就借给您多少吗？”

“起初不是这样。只是很小的数目。”

“谁让您上她那里去的？”

“雷蒙德·巴勒克拉夫先生。他对我说，她借钱给上流社会的妇女。”

“后来，她就更加信任您了吗？”

“是的。我想要多少，她就给多少。有时，我觉得这是一桩怪事。”

“吉塞尔太太特别怪。”波洛说得更明确。“这还是您和巴勒克拉夫先生成为……嗯嗯……朋友之前的事吗？”

“是的。”

“可是，您担心您的丈夫知道这一切吗？”

西塞莉气势汹汹地嚷叫起来：

“斯蒂芬是个学究，形式主义者，他厌倦了我！他想娶另一个……他马上想离婚。”

“可您不离婚吗？”

“不。我……我……”

“您喜欢您目前的独立地位，此外，您还陶醉于丰富的收入。这是完全对的。自然啰，妇女应当照顾自己。不过，咱们继续谈正事吧。您面前出现过偿还债款的问题吗？”

“是呀，可我……我还不了债。因此，可恶的老妇人就发火了。她知道我和雷蒙德的私情。她弄到了地址、日期……我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

“她有自己的办法，”波洛冷冷地说。“在不偿还债款的情况下，她大概恐吓过您，说要把这一切转告霍尔伯里伯爵？可见，她的死对您是……好事？”

西塞莉·霍尔伯里坦然地回答：

“我觉得这是一件怪事。”

“是的，真是这样。不过，这一切使您有点神经不安吧？因为，归根结底，太太，在飞机里，您是惟一有理由希望她死的。”

西塞莉猛喘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这是难以忍受的。我处在恐怖的状态中。”

“特别是在她出国前夕，您访问过她，吵过架。”

“老妖婆！她丝毫不让步，她好像借此寻开心。哦，这个畜牲！我离开她那儿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

“可您在侦讯时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

“嗨，我还能说什么呢？”

波洛沉吟地瞅了瞅她。

“您，太太，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真可怕！谎言，谎言，谎言！那个讨厌的警督一再来

我这儿，企图迫使我吐露什么。他拿一些问题来折磨我。可我认为我是安稳的，所以我对他的企图仅仅保持观望态度。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其次呢，"西塞莉继续说。"我感觉到，如果有什么要暴露，一下子都会暴露出来的！直到昨天我收到这封可怕的信之前，我是比较安心的。"

"这一段时间，您没担心自己吗？既不害怕被人揭发，又不害怕由于谋杀被捕……"

西塞莉马上大惊失色。

"谋杀？可我没有……哦，您别相信这一点！我没杀死她！不……您应当相信我，应当！我没从座位上站起来，我……"

西塞莉突然住口。她那美丽的蓝眼睛哀求地望着波洛。

"我相信您，太太。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您是一个妇女。第二呢，曾经出现一只黄蜂。"

"一只黄蜂？"

"正是这样，可是我看出你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没有缘故的。我来对付您的这个鲁宾逊先生吧。我向您保证，您再也不会看到他了。我去收拾他。不过，首先我得执行自己的任务，并且向您提出两个问题。在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巴勒克拉夫先生在巴黎吗？"

"是的。我们一块儿吃的午饭。不过，他认为最好是我一个人到老妇那儿去。"

"哦，原来如此！还有一个问题，太太：您出嫁以前，您演出用的名字叫做西塞莉·布兰德。这是您的真名吗？"

"不，我的真名叫做马撒·杰布。而另一个名字……"

“另一个名字是跟职业更相称的。您是哪里出生的?”

“唐卡斯特。可您问这干什么?”

“随便问问。而现在,霍尔伯里太太,让我向您提个建议吧:您为什么不好好地解决跟丈夫的争执,合理地离婚呢?”

“让他跟那个女人结婚吗?”

“完全对。您有宽宏大量的胸怀,太太。此外,您会有保障,您的丈夫将给您生活费。”

“少得很可怜的生活费!”

“但是,您不受约束了,可以嫁给百万富翁了!”

“现在没有百万富翁……”

“哎,别相信这一点,太太。现在,家资有两三百万的人还是有的。”

西塞莉不由得笑了起来。

“您说得那么令人信服,波洛先生。您真的相信这个讨厌的家伙再不会来纠缠我吗?”

“赫尔克里·波洛说话是算数的!”波洛先生像个真正的绅士似的,庄重地哈了哈腰。

第二十章　在哈利街上

贾普警督在哈利街上急匆匆地走着，然后看了看一张小纸条，就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停下，揿了揿门铃。房门打开。他问布赖恩特大夫在不在。

“您来看病吗，先生？”

“不，让我先写几个字。”

他在名片上写道：

“如能略抽片刻惠予接见，不胜感激。我将不耽搁您很久。”

他把名片放在信封里，交给看门的。贾普被领进候诊室。那儿已经坐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贾普在一把圈椅里坐下，翻开一期旧的《笨抽》周刊。一会儿，看门的回来，低声说：

“如果您愿稍等一等，先生，大夫就能接见您，今天他很

忙。”

贾普点了点头。他一点也不反对等候；恰恰相反，他巴不得等一等。两个女人开始闲聊。她们高度赞扬布赖恩特大夫的长处。接着又来了几个患者。显然，布赖恩特大夫的医业是兴旺的。

“钱挣得不少，”贾普想道，“他不像是负债的；可是，自然啰，他老早以前什么时候可能也贷过款。不管怎样，他的医业是挺不错的；由于这场悲剧，他也可能破产。可见，当大夫并不好……”

过了一刻钟，看门的就来邀请了：

“请吧，先生。大夫可以接见您啦。”

贾普走进布赖恩特的诊室——这是深处有一扇大窗子的房间。大夫在工作桌跟前。他站起来，跟侦探握了握手。他那愉快的面庞上，有点儿疲乏的痕迹。可是，对于警督的来访，他既不激动，也不困惑。

“我能效什么劳吗，警督？”大夫问了一声，重新坐下，并且以手示意贾普坐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我首先应当抱歉，在诊病的时间来打扰您，可我耽搁得不久，大夫。”

“不要紧。我想，您是为了飞机上的谋杀案来的吧？”

“完全不错，大夫。我来向您提几个问题。我闹不清楚蛇毒的问题。”

“您得知道，我不是毒物学家。”布赖恩特大夫说着微微一笑。“这跟我无关。你们有‘温特斯庞’嘛。”

“是的，大夫，‘温特斯庞’是专家。可您知道什么是专家

吗？他们的解释是一般人不懂的。不过，就我所明白的，这跟医学方面有关。蛇毒有时真的用来治疗癫痫病吗？"

"我不是癫痫病专家，"布赖恩特大夫回答。"但我知道，治疗癫痫病时，在某些情况下，注射眼镜蛇毒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可我已经说过，这跟我无关。"

"知道，知道。重要的是，我觉得：您对这种事情很有兴趣，况且您自己也在飞机上。因此我以为，现在您可能会有某些对我有益的想法。如果我不明白自己应当向专家问些什么，我去找他会有多大意义呢！"

布赖恩特大夫微笑一下。

"您的话有些道理，警督。在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碰见了谋杀案而完全漠不关心……我确实是关心的。我反复思索，多方推测。这桩事情占据了我；一切都是很不寻常的……谋杀的方法本身就是令人吃惊的。但我认为，谁也没有看见杀人犯，这种情形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许，这是一个冒冒失失的、不顾危险的家伙。而且，选用的毒药实在奇异。杀人犯如何能弄到这种毒药呢？在哪儿弄到的？大概，在一千人当中，未必能够找到一个听说过树蛇的人，能够弄到这种蛇毒的人更少。我是一个大夫，先生，但我就不相信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弄到它。我有一个在热带从事科学研究的朋友。在他的试验室里，有许多蛇毒的样品。比如，眼镜蛇毒，但我记不得那儿有过树蛇毒。"

"您也许可以帮我的忙……"贾普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张纸来，递给大夫。"专家在这儿记了几个人名，说我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情况。您认识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吗？"

“我略微知道肯尼迪教授。海德勒我是熟悉的；您提到我，他就会尽力协助您。我本人跟卡迈克尔不熟，他是爱丁堡人，但我认为他对您是有用的。”

“谢谢您，大夫，非常感激您。我不敢多耽搁您了。”

走到哈利街上，贾普满意地笑了笑。

“只有机智才成！”他对自己说。“机智能够办成一切！可惜他绝不会知道我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别无它法……”

第二十一章 三条线索

贾普回到伦敦警察厅的时候，听说赫尔克里·波洛正在等他。贾普热忱地向朋友问好。

"喂，波洛先生，您居然来了！有消息吗？"

"我自己就是到您这儿来打听消息的，我的好贾普。"

"那您就不像话了。嗨，消息并不那么多。巴黎的古董商认出了吹管。富尼埃还没有从巴黎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不知他的'心理因素'研究得如何了。我详细问了两个乘务员，暂时没有结果；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任何'心理因素'，飞行中没有出现任何特殊的现象。"

"这可能发生在他们两人都在前舱的时候。"

"我也详细问过所有的乘客。他们不可能一齐撒谎。"

"在我从前侦查的一桩案件中，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是您的案件！说实话，波洛先生，我不很走运。我越

卖力气，结果越糟。上司对我冷眼相看。可我有什么法子呢？幸亏这件案子一半是外国人的。咱们可以把一切推到法国人身上，而巴黎的人却说，罪行是英国人干的。情况就是这些。”

“可您认为罪犯是法国人吗？”

“说真的，不是，据我看，这个考古学家——是一条倒霉的小鱼。他总在掘地，胡说八道十万年前的事。我想问问您，他是从哪儿知道所有这些的？谁会跟他抬杠呢？他说一串坏了的珠子似乎有五千三百二十二年了，谁敢说不是？他们都是那样的谎言专家（虽然外表好像正派人），可是不会害人。从前我有一个搞考古学的朋友，我记得，一只蝎子螫了他，使他处于可怕的状态，尽管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可仍像小孩儿一样束手无策。不，咱们两人私下谈谈，我一点也不相信这是考古学家们干的。当然，这多半是克兰西！他是一个怪人，东奔西跑，叽哩咕噜，总在转什么念头。”

“也许，他在斟酌新书的情节？”

“也许是，也许不是。我暂时还找不到理由。我至今相信，黑色笔记本里的CL52——就是霍尔伯里太太；但我从她身上掏不出任何东西。告诉您吧，她是十分难弄的。”

波洛暗暗笑了一下。贾普继续说：

“两个乘务员——不用说，我没发现他们跟吉塞尔有任何联系。”

“布赖恩特大夫呢？”

“我认为，这里也可能有点儿蹊跷。传说他跟一个女患者有瓜葛。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他的丈夫很丑；据说，她服

用麻醉剂。如果大夫不谨慎，他就会从医疗会诊大夫名单上被勾去。一切恰好符合 RT362，而且我发现了他能弄到毒药的巧妙办法。我去找他，他随便就泄露了秘密。但这只是怀疑，没有事实。在这种事情上，事实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赖德呢，似乎是个正直的人，不支支吾吾：他讲他去巴黎借过钱，可是没有借到，他说出了姓名和地址，全都调查过了。我打听出来，他的公司一星期或两星期之前几乎破产，不过，好像已经摆脱了困境。现在，又是这么个情况……总之，一切都令人很不满意。到处都是一团混乱。"

"不像是什么混乱，情况不明倒是真的，而混乱的头脑里才可能出现混乱。"

"您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结果是一样的。富尼埃也陷入了绝境。大概，您已经把一切都弄清楚了，只是不说而已。"

"您别激我。我还没把一切都弄清楚。我正在有条不紊地、循序渐进地追查一切，可是离终点还远哩。"

"听您这么一说，我不能不高兴。可是，谈谈您的侦查情况吧。"

"我画了一张小小的表。"波洛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谋杀是必然要产生某种结果的行为。"

"请您慢慢地说。您的口音……"

"好，好。总之，这一切都很简单。比方说，您需要钱——在您姨妈死了之后，您就能得到钱。您演出一场剧，即杀死姨妈，您得到的结果就是取得遗产。"

"我倒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姨妈，"贾普喘了一口气。

"不过,我似乎明白了您的想法。您指的是动机吧?"

"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方法。谋杀这种行动有哪些后果呢?我们拿各种结果加以比较,可以得到对这个谜的解答。同一件事的后果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它影响许多人的命运。看吧,今天,罪案发生之后已过了三周了,它的反应有十一种。"

波洛先生把纸摊开。贾普往前移动一下,在波洛肩后很感兴趣地念道:

简小姐。结果——暂时——改善,薪水提高。

盖尔先生。结果——不好。医业受到损失。

霍尔伯里太太。结果——好,如果她是CL52的话。

克尔小姐。结果——不利,吉塞尔死后,霍尔伯里伯爵跟妻子离婚几乎已不可能。

"哦,"贾普停念纸条。"您以为克尔小姐觊觎伯爵的称号?"

波洛微微一笑。贾普继续念道:

克兰西先生。结果——好。由于一本拿吉塞尔太太谋杀案作题材的书,得到了大笔稿酬。

布赖恩特大夫。结果——好,如果他是RT362的话。

赖德先生。结果——相当好——由于向有关谋杀案的文章提供材料而得到一小笔钱,这些钱帮助他度过了难关。如果他是XVB724——也好。

杜邦先生。结果——零。

米切尔。结果——零。

戴维斯。结果——零。

"您以为您写的东西对咱们有帮助吗?"贾普怀疑地说。"我看,您倒不如简单地写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能说'。"

"这里作了清楚的分类,"波洛解释。"克兰西先生、格雷小姐、赖德先生,我还要说,霍尔伯里太太,这四个人的情况是贷方的结果。盖尔先生和克尔小姐两人的情况是借方的结果。另外四个人的情况——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结果。布赖恩特大夫一个人的情况,或者没有任何结果,或者没有任何明显的好处。"

"可贵的想法,"贾普愁眉不展地说,"在没得到巴黎的消息之前,我们卡住了,困住了,一筹莫展。必须更多地了解吉塞尔。大概,除了富尼埃已经知道的情况,我还能从女佣人那儿掏出一点什么?"

"我感到怀疑,我的朋友。在整个事情上,最重要的是吉塞尔太太的私人生活。她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亲属,可以说,没有任何私人生活。从前,她年轻的时候,也谈过恋爱,遭受过痛苦;随后,她用坚定的手关上了她那扇心灵的窗子——一切就结束了。于是,玛丽·莫里索就变成了一个高利贷者。"

"您认为,解决问题的线索在她的过去?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对她的过去,我们没有线索。"

"哎,我的朋友,我们有解决问题的线索……"

"自然是吹管啰……"

“不，不，不是吹管。”波洛微笑了一下。

“好，听听您的意见。”

“就像是克兰西给自己的小说定个名一样，我也要给这些线索定个名：‘第一个线索——黄蜂’；‘第二个线索——乘客的行李’；‘第三个线索——多出的咖啡匙’。”

“您神经错乱啦！”贾普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然后补充一句：“这跟咖啡匙有什么关系？”

“吉塞尔太太的碟子里有两把咖啡匙。”

“按照迷信——这是婚礼的预兆！”

“在此种情况下，”波洛说，“这还意味着葬礼。”

第二十二章　简调换工作

在“敲诈事件”之后，诺曼·盖尔、简和波洛先生在午饭时见了面。盖尔听说以后不再要他充当“鲁宾逊先生”，就感到轻松了。

“咱们这个红脸的鲁宾逊先生，他无声无息地死掉啦。”波洛先生说着举起杯子。“咱们为他灵魂的安宁干杯吧！”

诺曼·盖尔真正笑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吗？”简问道。

“我查明了希望知道的情况，”波洛微微一笑。“她跟吉塞尔有往来。”

“这是由于我的访问弄清楚的。”盖尔说得更加明确。

“正是这样，”波洛点了点头。“我本来需要您详尽地谈谈。现在，不用说，我都知道了。”

简和盖尔疑惑地望着他，可是使他俩苦恼的是，波洛却

谈论起职业和一般生活来了。

“世间的事物都是各就其位的——不得其所的人，并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么多。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他们心中向往的职业，比如，你们听一个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说：‘我想成为一个探险家，我准备忍受天涯海角的艰难困苦’。可是你们可以发现，他喜欢的却是阅读有关旅行的小说，喜欢办公室里的安全和舒适……”

“听您说来，”简说，“我的旅行愿望就是假的了。您认为，假惺惺地叫一声‘呃，太太！’给太太们梳梳头发——这就是我的真正的使命。不，绝不是这样。如果您知道我想发财，您如何看待我呢？”

波洛笑了起来：

“您还年轻嘛，简！自然，一个人可以尝试许多职业，可他选择的就会是他希望的。”

“我不同意您的意见，”盖尔说。“我成为牙科大夫就是偶然的，根本不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叔叔是个牙科大夫，希望我当他的助手。可我拼命想去从事冒险活动，见见世面。我抛弃了自己的牙医职业，到了南美的一个农场。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因为我缺乏农场经验。我最终不得不同意老头儿的建议，回来协助他。”

“可您现在不是又想不顾一切，到加拿大去吗？您总想去自治领。”

“这一次，我将不得不这样做。”

“简直不可思议，有时一种行动会引起另一种行动。”

“没有任何事情强迫我去旅行，”简沉思地说。“这是我

由衷的愿望。”

“那么，我可以向您提个建议。我下星期就要去巴黎。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担任我的秘书职务。我会给您不少的工资。”

简摇了摇头：

“我不能离开安托万理发馆。这是一个好地方。”

“跟我一起工作也很好嘛。”

“好倒好，就只是临时的。”

“以后，我会替您寻找其它的工作。”

“谢谢！可我认为犯不着去冒险。”

波洛瞅了瞅她，神秘地微微一笑。

过了三天，大清早，电话铃声把波洛闹醒过来。

“波洛先生，”简问道，“秘书的职务还没有人担任吗？”

“没有。我星期一去巴黎……”

“真的？我能去吧？”

“是的。但什么事情使您改变了主意呢？”

“我跟安托万先生吵了架……由于一个女顾客。她……唔……很凶狠……不，我不能在电话上说她是什么货色……我气极了，把我对她的想法都向她说出来了。”

“嘿，思想应当开阔一些嘛……”

“您说什么？”

“我说，您的思想总是停留在一定的东西上面。”

“这是我的舌头忍受不住，而不是脑袋瓜忍受不住。我感到开心的是：她的眼睛跟她那只讨厌的中国哈巴狗一模一样，差点儿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就是这样！现在我得另找

工作，但我想先去巴黎……”

“一言为定。路上，我会给您必要的指示。”

波洛和他的新任女秘书并没乘坐飞机，简为此是很感激波洛先生的。她不想痛楚地忆起躺在座椅旁边的那个死了的老妇（老妇当时穿了一件被尘土弄脏的深褐色衣服）……

到巴黎的旅途上，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单间，波洛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简。

“我在巴黎需要见几个人。律师——蒂博尔特先生。法国警察局的富尼埃先生——一个阴郁而聪明的人。杜邦父子二人。我跟老杜邦周旋，而把小杜邦交给您简小姐。您是很迷人的，我认为，他从法庭讯问时就记住您了。”

“在那以后，我们还见过一次面。”简突然承认，满脸绯红，并且向波洛先生描述了在科纳饭店那次意外的邂逅。

“好极了，这就更好了。啊哈，把您带到巴黎——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现在，仔细听我说吧，简小姐。您尽可能避免议论吉塞尔的事，但是，如果让·杜邦谈起这个问题，您就不要躲闪。最好您能暗示霍尔伯里太太犯罪的嫌疑。我来巴黎的目的可以说就是：跟富尼埃先生商量商量，了解清楚霍尔伯里太太和死者的关系。”

“倒霉的霍尔伯里太太！您大概需要一个跟她再次见面的借口？”

“哦，她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不过，再一次跟她见面是会有好处的。”

简迟疑片刻，然后问道：

“您不怀疑小杜邦犯了罪吧？”

“不，不，我只需要了解情况。”波洛敏锐地看了简一眼：“您对这个年轻人有好感，嗯？”

“不，”简微微一笑。“不是那样，我是说：他非常纯朴，跟他在一起既有趣又愉快。”

“原来如此，您认为他纯朴吗？”

“很纯朴。我这么想，是因为他过的不是上流社会的生活。”

“大概……”波洛表示同感。“比如，他不给别人医治牙齿。看见一个在牙科大夫的椅子上吓得发抖的英雄人物，他不会有失望之感。”

简放声一笑：

“我并不认为诺曼要招引这样的病人。”

“既然准备去加拿大，他就碰到了挫折。”

“现在他已经在谈新西兰。他认为那儿的气候对我比较合适。”

“无论如何他是爱国的，总是选择不列颠的自治领。”

“我希望，”简说，“最好别非去不可。”她疑惑地望了波洛一眼。

“您相信老波洛吧？好，我答应给您尽可能办好一切。我答应您。可您得考虑到，小姐，有个人物至今没有出场：在咱们的这桩事情上，这个人物还没表演自己的角色……暂时还没表演……”他皱着眉，摇了摇头。“在这件事情上，小姐，还有一个咱们不知道的因素。一切都说明这个因素的存在

……"

到达巴黎之后过了两天,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和他的女秘书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杜邦父子是波洛的客人。

简发现老杜邦先生跟他的儿子一样讨人喜欢,可是波洛从一开始就独占了他。然而,跟小杜邦搞好关系一点也不困难。就像当时在伦敦一样,简仍然喜欢他那孩子般的活泼劲儿。他是那么纯朴、友善。但是,即使跟他说说笑笑的时候,姑娘也警觉地窃听两个老头儿的片断谈话。她真正觉得奇怪的是:波洛究竟想要了解什么情况?就她所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一点也没有触及谋杀案。波洛巧妙地诱导自己的同伴去谈历史、发掘工作、古物……他对考古学的兴趣是浓厚的、真实的。杜邦先生从来不像现在这样高兴交谈和喜欢交谈者。他难得遇见这样聪明和讨人喜欢的听讲者。

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就到电影院去了;他俩刚走,波洛就把椅子移近老杜邦。

"在咱们这个经济困难的时代,您大概觉得增加资金很不容易吧?您同意接受私人捐款吗?"

杜邦先生欣喜起来:

"我的朋友,我们简直要跪下恳求哩!不过,我们发掘到的一点儿东西吸引不了任何人,需要给人们拿出动人的成果。一切除外,他们还喜爱金子——大量的金子。他们说,在咱们这个时代,一个正常的人对陶器碎片感到兴趣,那是咄咄怪事……但是应当知道,不管怎么样,古代陶器中表现了人类的整个浪漫主义精神。花彩啦,形状啦,焙烧技巧

啦……”

杜邦先生谈得津津有味，警告赫尔克里先生不要被某个先生的假广告弄糊涂了。他肯定地说，某个先生的著作中注明的日期是真正的绝对错误的……他坚决要求记住，在令人敬重的某个先生的著作中，层次是极不科学的。波洛郑重其事地保证，说这些科学家无论哪部著作都不会把他弄糊涂。然后他说：

“比方说，捐赠五千英镑的数目行不行呢？”

杜邦先生兴奋地凑过身子：

“您提供给我们帮助研究工作？这太好了，太惊人了。这是我们以往得到的全部捐赠款中最大的捐赠！”

“如果这对您有帮助，我就高兴了……”

“噢，当然啰，记住……我们能够找到新的陶器样品……”

“我还希望……”波洛打断了考古学家的话。“我的女秘书——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是您今天晚上看见的那一个，如果她能伴随你们一起去，那就好极了。”

片刻间，杜邦先生显得有点惊愕。

“当然，”他拧着胡子说。“这是可以的。我跟儿子商量商量。我的侄儿和侄儿媳妇是要跟我们一起去的。总之，打算搞一次家庭旅行。不过，我要跟儿子谈一谈……”

“简小姐对陶器感到极大的兴趣。从童年时代起，古代文物就叫她人迷。发掘工作——是她整个一生的理想。此外，她善于织补袜子和缝钮扣。”

“重要的长处。”

“难道不是？不过，请您给我谈谈波斯陶器吧。”

感到庆幸的杜邦先生兴致勃勃地继续谈论。

回到旅馆，波洛在大厅里遇见了简。她已经跟让·杜邦分手了。波洛和简一起乘电梯上楼的时候，说：

“我替您找到了很有意思的工作。春天，您将随同杜邦父子到波斯去旅行。”简惊诧地望着他。“他们向您正式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您要立即同意，尽量表示高兴。”

“我坚决拒绝！我无论如何不去波斯！我要去马斯韦尔·希尔，或者跟盖尔一块儿到新西兰去。”

波洛和蔼地向她挤了挤眼。

“我的孩子，”他说，“到明年三月，还有几个月嘛。表示高兴，还不等于买飞机票。顺便说说，我今天谈到了捐款的事，可是支票并没有开。尽管如此，明天早上我得给您弄来一本有关近东古代陶器的指南或手册。我曾向杜邦说您对陶器……很感兴趣。”

简叹了一口气。

“做您的秘书——可不是好差使！还有什么吗？”

“是的。我还说，您善于织补袜子和缝钮扣。”

“请问，明天表演吗？”

“大概是，”波洛说，“当然，如果他们考虑我替您说的情。”

第二十三章 安妮·莫里索

次日早上十点半钟，阴郁的富尼埃先生走进客厅，跟矮小的比利时人握了握手。他比平常稍有生气。

“先生，”他扬声说道。“我将告诉您一点儿什么。我认为，我在吹管里发现了您在伦敦所说的那个特点！”

“哦！”波洛喜形于色。

“是的，”富尼埃说着在椅边坐下。“我多次思考了您的话，再三给自己说：‘采取咱们相信的那种办法犯罪是不可能的。’我终于看出了我重复说过的话和您对吹管的看法之间的联系。”

波洛仔细地倾听，但是一声不吭。

“当时，您在伦敦说过：‘如果吹管能够轻而易举地扔出气眼，为什么会让人发现呢？’现在，我想，我有了答案：‘吹管让人发现，因为杀人犯希望那样。’”

“好！”波洛欢呼一声。

“当时，您是这个意思吗？好，我想到了这一点。现在继续分析吧。我曾问自己：‘杀人犯为什么希望别人发现吹管？’我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吹管并没有使用。’”

“好！好！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向自己说：毒箭是用了的，吹管却没使用。当时，为了放出毒箭，还用过什么东西——男人或女人能够拿到唇边，而这个动作不会被人发现的东西。因此我想起，您曾坚持开列一份乘客的全部行李清单。在清单上，特别使我注意的是下面几项：霍尔伯里太太的两个烟嘴，杜邦父子桌上的许多库尔德烟管……”

富尼埃住口，望了望波洛。波洛却神秘莫测地坐着没动。

“这些东西可以十分自然地拿到唇边，谁也不会认为这个动作有什么特殊……我说得对吗？”

波洛迟疑了一下，然后说：

“您的思路是正确的，继续谈吧。但您不要忘记黄蜂。”

“黄蜂？”富尼埃显得困惑莫解。“不，这一点我就不赞同您了。我看不出这跟黄蜂有什么关系。”

“您看不出？可我倒……”

电话铃声打断了波洛。他拿起耳机。

“哈啰……啊，早安。是，是，我是赫尔克里·波洛。这是蒂博尔特先生……”波洛向富尼埃轻声说。“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可您呢？富尼埃先生吗？完全对。他来了。此刻就在这里。”波洛把耳机放在桌上。“蒂博尔特先生打算到

警察局找您。可那里的人对他说，您到我这里来了。您跟他谈谈吧。看来，他很急切。”

富尼埃拿起耳机。

“哈啰……我是富尼埃……什么？不可能！真的吗？是的，我相信会的。我们马上就去。”

他挂上耳机，看了看波洛：

“吉塞尔太太的女儿到他那里去声明继承权。”

“她是从哪里来的？”

“据我了解，从美国。蒂博尔特请她在十一点半钟来认真谈谈。他希望咱们一会儿就去。”

“唔，当然。咱们马上就去……不过我得给格雷小姐留一张字条。”

波洛先生急匆匆地写道：

突然的事情使我不得不外出。如果让·杜邦先生打来电话或者亲自来了，请您殷勤地接待他。您暂时只谈袜子和钮扣，可就是不谈史前的陶器。他会因您而活蹦乱跳的，不过他有涵养。

再见！

赫尔克里·波洛

“现在咱们就走吧，我的朋友，”他说着站了起来。“这正好是我预料到的：咱们暂不清楚的一个人物出场了，我是一直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有这个人物的。现在——很快——可以把一切搞清楚了！”

蒂博尔特先生非常热忱地接待波洛和富尼埃。在亲切

的寒暄和客套之后,律师谈起了吉塞尔太太的继承人。

"昨天我收到一封信,"他说,"今天早上我就见到了这个年轻的女士。莫里索小姐——确切地说,理查兹太太,因为她已出嫁——只有二十四岁。她有证明她的身份的文件。"

蒂博尔特先生打开他面前的卷宗,让波洛看了看乔治·莱曼和玛丽·莫里索结婚证的副本——他俩都是魁北克人。结婚证上日期是一九一〇年。这里还有安妮·莫里索的出生证和其它一些文件。

蒂博尔特合上卷宗。

"这就是我能够从各方面凑起来的完整材料。"他说。"玛丽·莫里索在遇见这个莱曼的时候,原是一个家庭女教师或女裁缝。我看,莱曼是个坏人,婚后不久就把她抛弃了;她重新用了做姑娘时的名字……她生的孩子留在魁北克'玛丽教养院'里,在那儿教养成人。玛丽·莫里索,或者说玛丽·莱曼,很快就离开了魁北克——我认为她是同一个男人一起离开的,接着到了法国。她经常从那捎钱给女儿,最后,到了一九二一年,她汇了一大笔钱给安妮。当时,玛丽·莫里索,或者说玛丽·莱曼,无疑过着乱七八糟的、放荡的生活,她认为最好不保持任何亲属关系。"

"这姑娘如何知道遗产的呢?"

"我们在各报上登载了通知。其中一份报纸到了'玛丽教养院'女院长手里,她就写信或者拍了电报给理查兹太太;这位太太这时在欧洲,但是准备回美国去。"

"这个理查兹是何许人也?"

“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是出生在底特律的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他的职业是：制作外科医疗器械。”

“他跟妻子在一起吗？”

“不，他仍在美国。”

“理查兹太太能够说明母亲被人谋害的可能的原因吗？”

律师摇了摇头。

“她根本不知道母亲的情况，甚至记不得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虽然院长提到了这一点。”

“看来，”富尼埃说，“这个女儿的出场对于揭穿谋杀案毫无帮助。我得承认，我就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关注的完全是别的人。我的侦查结果是要选定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四个人。”波洛说。

“您认为是四个人？”

“并不是我认为他们是四个，而根据您表明的想法，您不能只限于三个。”波洛的手很快晃了几下：“两个烟嘴，库尔德烟管和长笛。您别忘了长笛，我的朋友。”

富尼埃发出一声惊叫，这时房门刚好打开，一个中年的办事员低声说：

“太太回来啦。”

“啊，”蒂博尔特说。“现在你们能够亲眼看到这个继承人了。请进，太太。让我给您介绍一下吧，这是警察局的富尼埃先生，在法国负责进行您母亲死亡案件的侦查工作。而这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他的名字也许您是熟悉的，他也热心地跟我们合作。先生们，这是理查兹太太。”

吉塞尔的女儿是个面孔黧黑、满头乌发的年轻女人，穿着既时髦又淡雅。她挨次跟大家握了握手，同时嘟嘟哝哝地说了几个含糊不清的字儿。

"我担心的是，先生们，我很少觉得自己是谁的女儿。我一生都是孤儿嘛。"

回答富尼埃的问题时，她热忱地感激"玛丽教养院"院长安吉莉卡嬷嬷。

"对我来说，这位嬷嬷一直是善良的化身。"

"您离开了教养院吗，太太？"

"我刚满十八岁就离开了，先生。我开始挣钱过活。有一段时间，我给别人修指甲。还在妇女成衣店里工作过。后来的丈夫，我是在尼斯第一次遇见的。当时他回了美国。后来他因事到了荷兰，我们是一个月之前在鹿特丹结婚的。不幸的是，他因事要到加拿大去。我耽搁了，但现在准备跟他一起走。"

安妮·理查兹说法语说得很轻快、流利。她更像一个法国女人，而不像一个英国女人。

"您如何知道这场悲剧的呢？"

"自然啦，我是从报上知道一切的，可我简直想象不到受害者是我的母亲。后来在这儿，在巴黎，我接到了安吉莉卡嬷嬷的电报；她把蒂博尔特先生的住址告诉了我，提到了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

又谈了一会儿，可是事情已经清楚，理查兹太太对于查出杀人犯并无多大帮助。她一点也不知道母亲的生活情况和业务关系。问明了安妮·莫里索所住旅馆的名称以后，波

洛和富尼埃就告别出来了。

“您失望了吧，我的老朋友，”富尼埃说，“您脑袋瓜里有什么想法？您怀疑这个姑娘是个冒牌货吧！也许现在还怀疑？”

波洛沮丧地摇了摇头。

“不，我并不认为她是冒牌货。她的身份证明是货真价实的……然而……奇怪……我有那么一种感觉，我似乎在哪儿见过她……或者她使我想起了什么人……”

“像死者吗？”富尼埃疑惑地猜测。

“不，不是这一点。我想回忆回忆，我相信，她的面孔使我想起了什么人……自然啰，”波洛微微扬起眉毛，继续说，“在吉塞尔的死亡对那些有利或者不利的人中间，这个年轻女人很显然是最能获得好处的。”

“对。可是，难道这会给咱们提供什么吗？”波洛一两分钟没有回答。他在不断地寻思。终于，他说：

“我的朋友，大笔财富将要转到这个姑娘手里。您明不明白，我从何考虑她参与犯罪的程度？飞机上有三个妇女。其中一个，维尼夏·克尔小姐，出身名门。可是其他两个呢？自从伊利斯·格兰迪尔认为吉塞尔太太的女儿的父亲是个英国人，我就推测其他两个女人中间的一个可能是她的女儿。她们两人年龄是差不多的。霍尔伯里太太过去是合唱团演员，来历不明，她用的是演出时的名字。简·格雷小姐，据她有一次告诉我，是在教养院里长大的。”

“嗨，真是！”富尼埃说。“您突然想到哪儿去了！咱们的朋友贾普会说您老实过头了……”

“哪里的话，他经常指摘我，说我喜欢使一切复杂化。然而并非如此，实际上，我是用自己的简单的方法办事的，这些方法想都可以想到。我决不放弃事实。”

“可您失望了吗？您希望从安妮·莫里索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吗？”

他们刚刚走进波洛所住的旅馆，前室桌子上的一件东西使得富尼埃想起了他跟波洛先生早上的谈话。

“哦！我还没有感谢您，”富尼埃大声说，“因为您让我注意到了我犯的错误。忘记布赖恩特大夫的长笛是不能原谅的，虽然我并不真正怀疑他……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一个人……”

富尼埃停住。一个手里拿着长笛套子的男人，正在前室桌边跟一个办事员谈话；他转过身来。他的视线落在波洛身上，他的面孔也就容光焕发了。波洛上前一步，富尼埃退到后面，让布赖恩特看不见他。

“布赖恩特大夫！”波洛说着弯了弯腰。

“波洛先生！”

他俩握了握手。站在布赖恩特旁边的一个女人朝电梯走过去。波洛只是不经意地瞟了她一眼，然后说：

“哎，大夫先生，您的患者现在没有您也能凑合过去啦？”

布赖恩特大夫微笑一下，他的笑容是诱人的、叫人记得很牢的。他显得困倦，但是异常平静。

“我现在没有患者。”说着，他向小桌跨近一步，问道：

"波洛先生，来一杯雪利酒[1]或者别的什么开胃饮料吧？"

他们在桌边坐下。大夫要了酒，然后慢慢地说：

"现在我没有患者了。我放弃了职务。这是迫不得已的决定。从正式名单上把我勾掉之前，我自动放弃了职务。"他用柔和而深沉的声调继续说："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迟早都会出现紧要关头的，波洛先生。那时，人站在十字路口必须选择。我的职业是使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我觉得扔掉它是很可惜的。但是，也有其它的目的和需要……最后还有幸福，人的幸福，我们没有幸福就没有一切啊，波洛先生。"

波洛什么也没说，等着。

"有一个太太，我的患者。我很爱她。她的丈夫光给她痛苦，使她成为一个永远不幸的人。他是一个吸毒者。如果您是大夫，您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自己没有钱，所以她不能离开他……我犹豫了一阵，可现在拿定主意了。她和我将到肯尼亚去，以便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我希望她得到幸福。她一生光是吃苦受罪……"

他又沉默下来，然后用更加强烈的语调说：

"我把这一切告诉您，波洛先生，因为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公布了，可您知道得越早越好。"

"我明白，"波洛回答一声。过了片刻，他又说："我看您要把长笛带走吧？"

布赖恩特微笑了一下。

"我的长笛是我最老的朋友，波洛先生……什么都无济

---

[1] 一种原产地在西班牙南部的白葡萄酒。——译注。

于事的时候，就只有音乐了。”

他的手爱护地摸了摸长笛套子。然后，布赖恩特站起身来，弯了弯腰。波洛也站了起来。

“祝您前途无量，大夫，也祝太太万事如意。”波洛说。

当富尼埃跟自己的朋友会合在一起的时候，波洛坐在小桌边，商谈了一下向魁北克打长途电话的事。

第二十四章 裂了的指甲

"这是怎么回事?"富尼埃喊叫起来,"您还在注意这个继承人? 完全是您的固执念头。"

"得啦,得啦,"波洛反驳,"对待一切应当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必须结束一桩事情,再去着手另一桩事情。"他回头一看。"啊,简小姐。我看,你们去吃早饭吧。我一空下来就去。"

富尼埃默不作声,不大愿意地表示同意。接着,他和简就到饭馆去了。

"唔,"简好奇地问道,"她是咋样一个人?"

"略高的中等个儿,黑黑的脸蛋,鬈曲的头发,尖尖的下巴……"

"您说的就像护照上写的一样,"简笑了一下,"我的护照上简直是侮辱人的描述。全是些什么"中等"呀、"一般"呀

这类字眼儿。鼻子——中等长度；嘴巴——一般；脑门——一般；下巴——一般。”

“可是眼睛——不一般。”富尼埃说。

“我的眼睛是灰色的，这是不太美的颜色。”

“小姐，谁告诉您这不是美的颜色？”富尼埃调皮地问。

简大笑起来：

“您非常精通英语！您再给我谈谈安妮·莫里索吧。她漂亮吗？”

“十分漂亮，”富尼埃小心地回答，“她不是安妮·莫里索。她是安妮·理查兹。她的丈夫在加拿大或者美国的什么地方。”

他向简谈了谈安妮的生平。

他刚刚结束自己的叙述，波洛就到他们这儿来了，显得有点儿郁悒。

“怎么样，亲爱的？”

“我跟院长——安吉莉卡谈过了。你们看，这真是罗曼蒂克的——越过大西洋的电话，随随便便就可以跟几乎地球另一面的人谈话……”

“用传真的方式送照片……这也是罗曼蒂克的。科学——是最了不起的罗曼蒂克。可您说什么来着……”

“我跟安吉莉卡太太谈过了。她一丝不差地证实了理查兹太太所说的、在‘玛丽教养院’里的生活情况。她十分坦率地谈到，理查兹太太的母亲如何同一个喜欢贩卖酒类的法国人离开魁北克。安吉莉卡太太放心是的，吉塞尔不会影响孩子了。照安吉莉卡看来，吉塞尔当时所走的是下坡路。吉

塞尔经常寄钱，可是从来不跟女儿相见。”

“实际上，您所谈的完全是重复了今天早上的谈话。”

“只有一个区别，就是一切都谈得更加详细了。安妮·莫里索六年前离开了‘玛丽教养院’；成了修指甲的女工；随后在一个太太那里当女佣人，最后跟女主人一起从魁北克到了欧洲。她不常写信，安吉莉卡太太通常一年得到她的一两次消息。安吉莉卡太太在报上看到有关侦讯的报道时，就认为玛丽·莫里索很可能就是那个……”

“可是关于丈夫呢？”富尼埃问，“现在我们知道，吉塞尔是有过丈夫的，他可能是主要的……”

“我考虑过这一点，这也是我打电话的原因之一。乔治·莱曼这个坏蛋在战争初期就被打死了。”

波洛沉默一下，然后讷讷地说：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的话还没完。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说过有重要意义的话。”

富尼埃尽可能把波洛的主要意见重述了一下，可是这个矮小的比利时人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不……不……不是那个，唔，算了，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吃完早饭，波洛建议到大厅里喝杯咖啡。简伸手去拿放在桌上的手提包和手套。她拿起它们，竟皱了皱眉头。

“发生了什么事吗，小姐？”

“小事，没有什么不得了的。”简微笑一下。“裂了的指甲碍手。得把它锉一锉。”

波洛忽然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

“Nom d'un…nom d'un……[1]”他平静地说。

简和富尼埃吃惊地望着他。

“波洛先生！”简叫道。“什么事呀？”

“我想起来了，”波洛回答。“我为什么熟悉安妮·莫里索的面孔，我以前见过她……在飞机上，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霍尔伯里太太叫她去拿指甲锉子……安妮·莫里索就是霍尔伯里太太的女佣人！”

① 法语：骂人的话。——译注。

第二十五章 "我担心……"

对于这意外的情况，坐在桌子周围吃完早饭的三个人都非常惊愕，事情完全改观了，因为至今以为，安妮·莫里索是跟悲剧没有丝毫关系的人！可是，她原来就在犯罪的地方。在每个人把自己的思想理好头绪之前，一共过了几分钟。波洛眯起眼睛，两只手发狂地挥动了一下，脸上露出紧张的怪相。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他恳求地说。"我得想一想，这一切是否会改变我对事情的认识！需要斟酌斟酌……我应当回忆一下……我肚子真该死！当时我光是去顾自己的肚子了……"

"可见，她在飞机上……"富尼埃自言自语。"大概我开始明白啦。"

"哦，我记起来了，"简说。"一个高高、黑黑的姑娘。"她

闭上眼睛，努力回忆。"霍尔伯里太太管她叫……马德琳。"

"完全对，马德琳。"波洛说。

"霍尔伯里太太还叫她到飞机尾部去拿一只匣子，一只红匣子……"

"您是想说，"富尼埃迟疑了一下，问道，"这姑娘走过……她母亲坐的椅子？动机。方便的机会……对，就是如此。"他舒了口气。然后，他突然一反抑郁的常态，在桌上砰地一拳："可是，见他妈的鬼！为什么原先谁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为什么没有把她列入嫌疑者的名单？"

"我可对您说过嘛，我的朋友，"波洛困乏地说。"由于我的倒霉的肚子，我把一切都忘记了……"

"对，对，那是十分显然的。可见，还有其他未曾受到触犯的肚子嘛——乘务员的，乘客们的！"

"我想，"简怯生生地说，"一切都由于当时飞机刚刚飞出布尔歇，吉塞尔还健在了约莫一个小时。看来，杀死她的时间迟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富尼埃重新沉思地拖长声调说，"可能……这是慢性毒药？是这么回事……"

波洛沉重地喘了一口气，把头俯在两只手上。

"我需要想一想。需要想一想。难道我的看法都绝对不正确吗？"

"我的老朋友，"富尼埃安慰地说。"过去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可能，您也碰到过。有时不能不克服自尊心，整理整理自己的思想。"

"对呀……"波洛表示赞同，"我显然过多地注意一种东

西了。我相信自己能够找到一定的线索，并且由此作出决定。不过，如果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这种东西是偶然落到那里的，那我应当承认自己不正确。大概，一切像您所说的那样。诚然，毒药慢慢生效——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事情涉及毒药的地方，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看来，还应当注意特异反应……”

波洛停住，仔细思量。

“咱们应当研讨进一步的计划，”富尼埃说，“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引起安妮·莫里索的怀疑是愚蠢的。她完全相信别人认不出她。她的正当要求已被接受了嘛。咱们知道她住的旅馆，可以通过蒂博尔特先生跟她保持联系。法律手续经常都是可以拖一拖的。咱们明确了两点：动机和方便的机会。咱们暂时只能相信，安妮·莫里索有过蛇毒。对于那个似乎在巴黎收买过茹勒·佩罗的美国人，问题也显豁了。可能，这就是理查兹，安妮的丈夫。要知道，她说他在加拿大，我们是有证据的。”

“您说——丈夫？是的，丈夫，哦，且慢，且慢！”波洛用手指夹紧太阳穴。“一切都不正确……”他嘟哝道，“应当让大脑有条不紊地、合乎逻辑地工作，可我太忙于下结论了。大概，如果……如果我原先的推测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他沉默了许久，然后放下手来，直挺挺地坐着，并且对称地分开摆好两个叉子和盐碟。

“咱们来推理一下吧，”他终于提出建议，“安妮·莫里索或者有罪，或者无罪。如果她无罪，那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隐瞒她当过霍尔伯里太太的女佣人这个事实？”

“正是这样——为什么?”富尼埃随声附和地问。

“咱们认为安妮·莫里索有罪,因为她撒谎。可是,请等一等。假定我的第一个推测是正确的。这个推测究竟符合什么:符合安妮·莫里索的罪过,还是符合她的谎言?对,对,应当有个前提。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前提猜对了,安妮·莫里索根本不应当在飞机里。”

富尼埃想道:“现在我明白那个英国人——贾普警督指的是什么了。这个怪人确实在使一切复杂化。他想让现在已经十分简单明确的事情变成一团混乱。他不能安于一种直截了当的结论,不希望这种结论符合他的成见。”

简寻思:“我不知道他脑袋瓜里想些什么……为什么这个姑娘不应当在飞机里?女佣人应当跟在霍尔伯里太太身边嘛……我看,他简直是个矫揉造作的人……是个变戏法的……”

忽然,波洛吹了声口哨,吸了一口气:

“唔,当然啰,”他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很容易想到。”他站立起来,“需要再打一个电话。”

“横越大西洋,打到魁北克吗?”富尼埃问。

“不,这一次仅仅打到伦敦。”

“打给伦敦警察厅?”

“不,打到格罗夫纳广场的一幢房子。我只要侥幸碰到霍尔伯里太太在家就好了。”

“小心点吧,我的朋友。如果安妮·莫里索由于咱们打听她的情况而稍有点儿疑心,这对咱们的工作是没有好处的。此外,如果她警觉起来……”

“别怕。我只提一个问题，最无害的问题。”波洛微微一笑。“如果您愿意的话，咱们一块儿去。”

两个男人走了，简留在桌边。

呼叫电话占了少许时间。波洛的运气很好，霍尔伯里太太正在家里吃早饭。

“很好。请您告诉霍尔伯里太太，说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从巴黎打来的电话。”一阵停顿。“是您吗，霍尔伯里太太？不，不，一切都挺好。请您相信，一切都很顺利。不，根本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想要您回答一个问题。是的……您从巴黎飞往英国的时候，您的女佣人通常跟在您身边呢，还是另乘火车？另乘火车……只是偶然？我明白……您敢肯定吗？啊，她离开了您？我明白……出乎意料地离开了您？当然，卑鄙的忘恩负义。对，对。一个最忘恩负义的人。是的，是的，正是那样。不，不，不必担心。Au revoir[1]，再见。谢谢您。”他挂上耳机，向富尼埃转过身来；他的两眼发昏、冒火。“听我说吧，我的朋友。霍尔伯里太太的女佣人通常是乘火车和轮船的。在吉塞尔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霍尔伯里太太最后一分钟决定让马德琳也坐飞机，她以为那样较好一些。”波洛一把抓住富尼埃的胳膊，说：“赶快，我的朋友，”他说，“咱们到旅馆去！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而我认为真是这样，那咱们就不能磨时间了！”

“可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富尼埃几乎跟在他的后面跑。

① 法语：再见。——译注。

当差的打开出租汽车的车门。波洛跳进汽车，说了安妮·莫里索旅馆的地址。

“开得快一点！快！”

“什么苍蝇把您叮了[1]？发疯似的追赶什么？为什么这样慌里慌张？”

“因为，我的朋友，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安妮·莫里索就会遭到危险。”

“您这样想吗？”富尼埃掩饰不了声音里的疑惑调子。

“我担心，”波洛说。“担心。哎呀，我的上帝，出租汽车是在爬啊！”

然而这时，出租汽车却以一小时大约四十英里的速度往前疾驰，只是由于司机的目测力很好，才能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间侥幸地钻进钻出。

“如果咱们继续这样飞奔，过两三分钟就会发生惨祸。”富尼埃严峻地说。“咱们扔下格雷小姐，这个可怜的姑娘正在等候咱们打完电话就回去，可是咱们反而离开旅馆，甚至一句话也没跟她说。不用讲，这不礼貌。”

“礼貌不礼貌——有什么区别？现在是生与死的问题。”

富尼埃耸了耸肩，心想：“这个鬼迷心窍的人可能把一切都毁掉！如果安妮·莫里索猜到我们在追踪她……”

“听我说吧，波洛先生，终归应当审慎。需要小心！”

“您什么也不明白，”波洛叫喊起来，“我担心……”

在安妮·莫里索所住的、静悄悄的旅馆门口，出租汽车

[1] 意即：您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样子。——译注。

猛然煞住。波洛跳出汽车，差点儿撞倒了刚从大门里走出来的一个人。波洛望着他的背影，愣了一下：

“又是一副我知道的面孔……可在哪儿见过呢？啊，这是演员雷蒙德·巴勒克拉夫。”

他本已朝旅馆大门跨上一步，可是富尼埃审慎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波洛先生，我深深地敬重您，钦佩您的方法，可是相信我的话吧，冒失的行动是危险的。在这儿，法国，负责处理这件案子的是我……”

波洛打断了他：

“我明白您的忧虑，请您不必担心我的‘冒失的行动’。咱们问问旅客登记处。如果理查兹太太在这儿，可见一切都好，咱们一块儿研究进一步的行动。您不反对吧？”

“不，不，当然，不。”

“好极了！”波洛朝旅客登记处走过去。富尼埃跟在他的后面。“大概，理查兹太太住在你们这里吧？”波洛向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道。“她在吗？”

“不，先生。她在这儿住过，可是已经走了。今天。”

“走了？”富尼埃重问一声。

“是的，先生。”

“几点钟？”

看门的瞧了瞧表。

“至多半小时前。”

“她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这样突然走了？”

看门的不想回答;但是,富尼埃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调子也就变了:看门的高兴协助警方。

"太太没有留下地址。我看,她的计划是突然改变的。她本来说,打算在这儿呆一星期左右。"

电梯司机、搬运夫、清洁女工都被叫来了。据电梯司机说,太太叫来一位先生。他来的时候,她不在,等她回来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吃早饭。这位先生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清洁女工说,他是个美国人。大概,太太看见他就显得惊奇。早饭以后,太太吩咐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要一个搬运夫把她的行李搬到楼下。她上哪儿去了呢?到北站去了。不管怎样,她是叫司机开到那儿去的。美国人是跟她一块走的吗?不,她一个人走的。

"北站……"富尼埃寻思。"可见,方向是英国。列车开行时间是两点。必须跟布伦[①] 紧急联系,想法拦住出租汽车。"

波洛的担忧现在也把富尼埃吓坏了。

警车飞快地开动起来。

简一直坐在大厅里看书,她抬起头来,看见急急忙忙走进来的赫尔克里·波洛先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简本来张开了嘴,可是指责的话没有说出口。波洛的面色阻止了她。

"发生了什么事吗?"简惊恐地问,"这么久您到哪儿去

---

① 法国城市。——译注。

了?”

波洛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生活是很残酷的,小姐。”他说,他的声音吓了简一跳。

“出了什么事呀?”她重问了一句。

波洛慢慢地说:

“同轮船启航时刻衔接的一列火车到达布伦的时候,在头等车厢的一个单间里发现了一个女人——她死了。”

简马上大惊失色:

“安妮·莫里索吗?”

“安妮·莫里索。她的手里握着剩了一点儿氢氰酸[1]的小瓶子。”

“哦!”简大吃一惊。“自杀?”

波洛沉默片刻。然后,精心地挑选了词儿,说道:

“警察局认为这是自杀。”

“可您呢?”

波洛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

“您还要我想什么呢?”

“自杀?可是为啥呀?由于良心的谴责,还是由于怕被揭发?”

“生活有时是很残酷的,”波洛摇摇头,说。“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为了自杀!为了死,大概需要十分刚强。”

“为了活,”波洛说,“也需要十分勇敢、十分刚强。”

---

① 烈性毒剂。——译注。

第二十六章 午饭后的谈话

次日，波洛离开了巴黎。他给简留下了一张纸条，写明了应办的急事。简觉得，纸条上的大多数事项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她还是非常努力，以免失去波洛先生女秘书的面子。在这段时间里，她见过让·杜邦两次。他谈到要她参加的旅游，可是简由于没有得到波洛的指示，不敢让他从迷惑中脱身出来，只是回避直接的回答，娇媚而调皮地改换话题。过了五天，一份电报就把简叫到了英国。诺曼跟她在一辆车篷可以折起的运动汽车里见了面。路上，他俩谈了谈最近的一些事情。

安妮·莫里索自杀的事，社会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报上出现的一则简讯，报道了一个加拿大妇女，理查兹太太，在巴黎一布伦特快列车上自杀身亡，这就完事了。没有提到这一事件跟“普罗米修斯”号上神秘的谋杀案有什么联系。

简希望他俩的一切灾难接近尾声。然而，诺曼的情绪却不那么乐观。

“大概，警察局怀疑安妮杀害了母亲；但是，在事态突然变化之后，他们准会忙于继续调查。到时候，咱们可以声明，咱们不明白这跟咱们有啥关系，为啥必须回答问题和惴惴不安。在人们的目光里，咱们应当处于任何怀疑之外，照常像过去一样。”

过了几天，他在皮卡迪利街[1]遇见波洛的时候，他大致上也是这么说的。波洛微微一笑。

“您正好跟所有的人一样。您认为我是一个办事根本不彻底的老头儿。听我说吧，今晚到我那里去吃饭。贾普警督和好朋友克兰西都要来。我给您谈谈我工作中的一件有趣的事。”

家宴愉快地度过。贾普情绪挺好，虽然对待一切还是那副傲慢样儿。赫尔克里·波洛的诺言是使诺曼好奇的。至于克兰西先生简直高兴得发颤，几乎像他第一次看见要命的箭时那样。

餐后，喝了芳香的咖啡，波洛先生摆出一副架势，有点窘迫地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

“朋友们！”他郑重其事地向客人们说。“克兰西先生对于他所谓的‘我的方法，华生’表现了创作上的兴趣。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不厌烦的话，我劝你们听一听。”他马上意味深长地停顿一下。诺曼和简赶忙异口同声地保证：“不，当然

① 伦敦的一条繁华街道。——译注。

不厌烦!”接着,波洛说:“听听我简短地谈谈自己侦查这桩案件时所用的方法吧。”波洛先生住口,看了看他的什么笔记。

“太自命不凡了!”贾普向诺曼低声说。“自满!他会说:我是杰出人物,其余的人——都是小人物!”

波洛责备地看了看他,咳嗽了一声。

几个谦恭地显露兴趣的人都面向波洛,于是他讲了起来:

“咱们从头说吧,朋友们。咱们回到‘普罗米修斯’号客机和它从布尔歇到克罗伊登那次倒霉的飞行。我想向你们谈谈我最初的一些推测,谈谈我根据后来的一些事情如何肯定或者改变这些推测。

“在克罗伊登着陆之前,当布赖恩特大夫根据乘务员的要求到第2号座椅去的时候,我跟在他的后面。我有一种感觉——或者可以说是直觉吧——那儿可能发生了什么与我有关的事。也许我是从过于专业的立场来认识死亡的。然面,在我看来,一切死亡事件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可说是与我有关的,第二类是与我无关的。虽然后一类较多,但是反正一样,我只要遇见死亡的事,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变成一条狗,感到了危险,就警觉起来,抬起脑袋,东嗅西嗅。

“布赖恩特大夫向我们证实了乘务员最坏的推测:妇人死了。未经详细检查,他自然不能确定死亡的原因。关于这一点,让·杜邦先生说出一种猜测:死亡是由于黄蜂刺螫发生休克的结果。为了维护自己的猜测,这位乘客说他自己打死一只讨厌的黄蜂。这是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说法,这种说

法是容易使人同意的。况且，这妇人的脖子上还出现了一个黑点：正像黄蜂刺螫之后留下的斑点。可见，在这之前，飞机上有过黄蜂。

“凑巧，我往下一看，发现了一件东西，这东西乍一看似乎又是一只死了的黄蜂。其实，它是土人用黄丝和黑丝做成的羽翎箭。在这瞬间，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克兰西先生挤到前面，说这古怪的羽翎箭就是某些土著部落用专制的吹管射出的毒箭。飞抵克罗伊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几种想法。可在坚实的土地上，我的脑筋就像寻常那样出色地开动起来了。”

“唔，唔，唔，波洛先生！”贾普警督露出戏谑的微笑说：“为什么那样呀？”

波洛友好地瞥了他一眼，继续说：

“正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我觉得有一种想法是特别清楚的：谋杀的方法无耻得令人吃惊，然而谁也没有发现杀人犯，这却是不可能的。

“还有两点使我感到兴趣：第一，飞机上奇异地出现黄蜂；第二，在第 9 号座椅下面发现了吹管。

“在法院侦讯之后，我曾向我的朋友贾普警督说，如果随便就可以把吹管塞出气眼，杀人犯为什么不摆脱它呢？自然，毒箭是难以发现或者认出的；然而，还残存着价格标签的吹管——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那么，有什么解答呢？显然，杀人犯希望别人发现吹管。

“可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种回答是合乎逻辑的：杀人犯

以为，如果吹管和毒箭被人发现，就可能想到罪行是利用吹管射出的毒箭干的。可见，实际上，谋杀并没有采用这种办法。

“从另一方面来看，根据大夫鉴定，死亡的原因无疑是毒箭。我闭上眼睛，问了问自己：要把毒箭正好扎进颈静脉，有什么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呢？立即得到了回答：用手。这马上说明了杀人犯为什么希望发现吹管。吹管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距离。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杀害吉塞尔太太的那个人，曾径直走到她的座椅跟前，并且向她俯下身去。有过这么一个人吗？是的，这样的人甚至有两个。两个乘务员。其中任何一个都能走到吉塞尔太太跟前，俯下身去，而且谁也不会认为这有任何不寻常之处。除了两名乘务员，还有克兰西先生。在所有的乘客中，他是惟一往返两次走过吉塞尔太太的座椅的。我把这一点跟他首先提出吹管和箭的想法作了比较……”

“我抗议！”克兰西先生蹦了起来。“我抗议！”他大声嚷嚷。“这是无耻的诽谤！”

“请坐下！”波洛说。“我还没说完咧。我得请您安安静静地注意我的思路，咱们才能一起得出最终的和正确无误的结论。

“就这样，我有了三个可能的嫌疑者：乘务员米切尔和戴维斯，以及克兰西先生。其中任何一个外表上都不像杀人犯。所以，在揭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之前，需要进行调查。

“我重新把自己的思想放在黄蜂身上。这只黄蜂是别有深意的角色。第一，在未端上咖啡的时候，谁都没有看见它。

这本身已经十分值得注意。我搞了一个谋杀的‘模特儿’。杀人犯使我有可能得出两个不同的答案。根据第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黄蜂刺螫了吉塞尔太太，太太死于心力衰竭。这种办法能否成功，取决于杀人犯能否不现形迹地把箭收走。贾普警督和我一致认为，把箭藏起来是十分容易的。在我产生新的怀疑之前，我就是这样想的。其中，原先那种深红色的丝，无疑换成了黄色和黑色的丝，就是为了摹拟黄蜂的出现……

“请你们设想一下：杀人犯走近受害者的座椅，把那不祥的、致命的毒箭扎进她的脖子，马上放出黄蜂；毒劲很大，死亡实际上是瞬刻之间的事。如果吉塞尔太太叫喊，由于发动机的隆隆声，她的叫声是谁也听不见的。而如果有人注意到她的叫声，原因是明明白白的：黄蜂正在太太头顶上嗡嗡地飞鸣。这就证明：黄蜂刺螫了倒霉的妇人……像我已经说过的，这是‘第1号模特儿’。

“可是，假定杀人犯明白，毒箭可能在收走之前被人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死亡的说法就不成立了。为了把吹管扔掉，杀人犯就将它放在某个地方，使得搜查飞机时会发现它，并且认为它是杀人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杀人犯想要造成‘距离的印象’。因为，人们发现毒箭时，这就会把全部怀疑集中在杀人犯预定的、一定的方向上……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有关谋杀的想法：三个嫌疑者和假定的第四个——让·杜邦先生。因为他是首先假定‘死于黄蜂的刺螫’的，而且在飞机上他坐得离吉塞尔太太那样近，甚至不从座椅上站起来也能杀死她。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想——他未必敢于这样冒险……

“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黄蜂问题’上。如果杀人犯把黄蜂带到飞机上，为了心理的原因，必要时放它出来，那么他身上一定要有事先藏放黄蜂的小盒子之类的东西。‘普罗米修斯’号乘客衣袋里的东西和行李使我感兴趣，这是合乎逻辑的。在这里，我真碰到了所找的东西，然而，奇怪的是，这东西却是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那里发现的。盖尔先生的衣袋里有‘布赖恩特—梅公司’出品的一个空火柴盒。但是，根据所有乘客的证明，盖尔先生并没有顺着通道到客舱尾部去。他光是上过厕所，那是跟第2号座椅相反的方向，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我的推测是不足信的。然而情况表明，盖尔先生可能犯罪。他那旅行皮箱里的东西使我产生这种想法。”

“我旅行皮箱里的?”诺曼·盖尔吃惊地问道。他显得极为诧异和困窘，“我连里面有啥都记不得啦。”

波洛向诺曼·盖尔温和地微笑一下：

“等一会儿。我还没讲到这里呢。我只是向你们叙述我原先的推测，可以说是‘草稿’。

“但是，咱们继续谈吧。现在，从方便的条件看来，我已经有了四个可能犯罪的人：两个乘务员、克兰西先生和诺曼·盖尔先生。同时，我开始从另一方面——从动机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因为，如果动机和条件相合——就能找出杀人犯。可是——糟糕！我未能发现任何类似的情况。我的朋友——贾普警督指责我，说我把一切搞得过于复杂了。恰恰相反，我是尽可能简单地对待动机问题的。你们自己判

断一下，吉塞尔太太之死究竟有利于谁？显然有利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姑娘，因为她是继承财产的人。另外还找到了几个人，就我们所知，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吉塞尔太太，或者可以说，可能受到吉塞尔太太的控制。我不得不采用了排除法。

“在飞机里的所有乘客中，只有一个人确定无疑地跟吉塞尔有来往。这就是霍尔伯里太太。她的动机是十分清楚的。在出国前夕，她在巴黎访问过吉塞尔太太。她处在绝望的状态中。我已经知道，她有个朋友——年轻演员。自然，演员能够轻而易举扮演美国人的角色，并且向古董商买到吹管；他还能够在收买了国际航空有限公司的办事员之后，知道吉塞尔太太这一次乘坐的正好是十二点的班机。

“这时，我对事情的看法分了几层。我没看出霍尔伯里太太有犯罪的可能，也看不到推动两个乘务员、克兰西先生或者盖尔先生犯罪的动机。同时，我解决了那个默默无闻的女儿——吉塞尔继承人的问题。我所怀疑的人是否都是结了婚的？如果是，那么吉塞尔太太的女儿安妮·莫里索就可能是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的父亲是英国人，她就可能是在英国长大的。我很快见到了米切尔的妻子，马上就把她从嫌疑犯当中排除了：她出身于古老的多塞特家族。我打听到，戴维斯正在追求一个姑娘，她的父母还健在。另外也弄清楚了：克兰西先生是个坚定不移的单身汉，而诺曼·盖尔先生却深深爱着简·格雷小姐。

“应当承认：关于简·格雷小姐的出身，我是十分小心地了解清楚的，因为从一次跟她偶然的谈话中知道，她是在

离都柏林不远的一个孤儿院里长大的。但我很快就确信，格雷小姐不是吉塞尔太太的女儿。

“我造了一份调查表：由于吉塞尔太太的死亡，两个乘务员既没失掉什么，也没获得什么（虽然米切尔显然受到精神上的震动）；克兰西先生想写一本新书，决定拿吉塞尔太太谋杀案作为这本书的题材，指望得到一笔不坏的收入；至于诺曼·盖尔先生，他的医业很快一落千丈。我在表上的排列对此不会毫无帮助，但我同时确信，罪犯是盖尔先生。盖尔先生的空火柴盒和皮箱里的东西就是证明。由于吉塞尔的死亡，尽管盖尔显然有所失，而无所获。在这里，我决定提出一个假设：有所失——纯粹是表面的、也许是迷惑人的现象。

“我决定跟盖尔先生结识和保持来往关系。因为我凭经验知道，在交谈当中任何人迟早都会表现自己，暴露自己的真面目。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无法遏制的谈论自己的愿望。我装作信任盖尔先生，劝他帮我敲诈霍尔伯里太太，甚至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就在这儿，他第一次失足了……

“我想出了一场短小的假面剧。可是盖尔出场表演自己的角色时，他的外貌非常古怪和可笑。我向你们肯定地说，谁也不想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像盖尔先生存心的那么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盖尔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力图不显露自己是个天生的演员。然而，我一纠正了他那荒诞的怪相，他的演技马上就表现出来了；他出色地表演了自己的角色，霍尔伯里太太甚至没猜到他是谁。这一点使我深信不疑：他可能在巴黎假扮过美国人，而且完全可能在‘普罗米修斯’号

上作过必要的表演。

"于是，我为简小姐的命运担忧了。她可能是跟盖尔一致的，也可能与事态无关，但是最后却有成为第二个受害者的危险。简可能不知哪天早上醒来，会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杀人犯。为了预先防止轻率的结婚，我把简小姐带到巴黎，充当我的秘书。我们待在那里的时候，吉塞尔太太的继承人申述了自己的财产权。我一看见她——我说的是安妮·莫里索——就惊异地觉得她像什么人……可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究竟是谁。等我想起来时，唉，已经太晚了……

"原来，安妮·莫里索就在'普罗米修斯'号的乘客中。起初，她的谎言似乎排除了我的一切想法。无疑，犯杀人罪的就是她。可是，我想，如果她是罪犯，她必定有一个共犯——购买吹管和收买茹勒·佩罗的人。这个人是谁呢？也许这就是安妮·莫里索的丈夫？突然，我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为了确认这个答案是惟一正确的，我就得确证一个推测是不容争辩的。首先，我认为，安妮·莫里索不应当乘坐这架班机。

"我打电话给霍尔伯里太太，得到回答：是的，女佣人马德琳乘坐了飞机，因为她的女主人希望她这样，那已是动身前的最后时刻了……"

波洛停住，缓了一口气。克兰西先生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说：

"哎哎，我……有点不太明白。"

"您到底什么时候停止叫我杀人犯？"诺曼·盖尔恼怒起来。

“绝——不！你就是杀人犯……等我把一切说个清楚。最近整整一个星期，我和贾普警督在研究你的问题……不错，你当上牙科大夫是为了使你叔叔——约翰·盖尔高兴。你成了他的帮手之后，就用他的名字，因为实际你是他姐姐的儿子，而不是他哥哥的儿子。你的真姓是理查兹。去年冬天，你用这个姓住在尼斯。就在那时，你第一次遇见了安妮·莫里索。她是跟她的女主人到那儿的。安妮·莫里索向我们讲述的往事，其中有关她童年时代的事实是真的，其余部分是你精心编造的。安妮知道她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吉塞尔太太到过蒙特卡洛，在那儿赌过钱，那儿有个人让你注意到她，同时提到了她的真名。你马上想到可以预先捞到大笔遗产。这对你那冒险家和赌徒的天性起了诱惑作用。你从安妮·莫里索那儿打听到了霍尔伯里太太和吉塞尔的借贷关系，犯罪计划就自然而然地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了。你认为，谋害吉塞尔的方式应当使一切怀疑都落到霍尔伯里太太身上。你收买了国际航空有限公司的办事员，安排吉塞尔乘坐霍尔伯里太太乘坐的那架飞机。安妮·莫里索曾向你说，她将乘火车去英国，你万万没有料到会在飞机上遇见她。这使你的全盘计划有失败的危险。如果警察局知道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吉塞尔太太的女儿和继承人在‘普罗米修斯’号上，怀疑自然就会马上落在她的身上。你估计，由于谋杀案发生时她在火车上或者轮船上，完全不在现场，她就可以行使继承权。那么，你就跟安妮·莫里索结婚，你知道安妮是忘我地爱你的，然而首先使你感兴趣的是钱。

“这时，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复杂情况。你在莱皮纳遇见

了简·格雷小姐，你爱她爱得丧失了理智。狂热的爱情推动你去从事更加冒险的勾当。

“于是，你打算既要弄到钱，又要得到可爱的姑娘。要知道，你犯罪首先是为了钱，不想放弃钱。你吓唬安妮·莫里索，对她说：如果她马上宣布自己的身份和继承权，就会受到谋杀的怀疑。你劝她休假几天，带她一块儿到鹿特丹去，在那儿登记结婚。你恰如其分地教安妮注意一切细节，预先指点她应当如何宣布自己的继承权：她根本不说在翟尔伯里太太那里做女佣人，并且一定要着重说明谋杀案发生时她和丈夫在国外。

“使罪犯倒霉的是，安妮·莫里索到达巴黎的时候，凑巧我也来到巴黎。简小姐伴随着我的。这绝对不能叫你满意。简小姐也罢，我也罢——我们两人都能认出安妮·莫里索就是翟尔伯里太太的女佣人马德琳。你企图预先跟她联系，但你没有成功。你终于来到巴黎，知道你的妻子到律师那里去了。当她回来把遇见我的情况告诉你时，你就疯狂地大动脑筋。这时你最指望的是，你的新婚妻子不要长久地占有自己的财产。况且，你们两人结婚以后就希望尽快离开与谋杀案有关的地方。真是异想天开！我认为，你最初想从容不迫地干这一切。你，盖尔，拿医业衰落作为借口，将去加拿大。在那儿你将用理查兹这个姓，你的妻子将跟你在一起。很快，理查兹太太就会死去，把她的全部财产留给你这个没有安慰的鳏夫。那时，你将重新回到英国，可以用诺曼·盖尔这个名字了……你将拥有足以用来从事投机活动的财富，又能跟简结婚。你决定加快事情的进展；于吗白费那么

多时间呢。”

波洛重新住口，诺曼·盖尔却仰起脑袋，哈哈大笑。

“波洛先生，您真会猜测别人想干的事情。克兰西先生那种作家的职业倒适合您干。”盖尔的声音里含有憎恨的味道。“可我一生中还从没听到过这种造谣中伤和胡说八道的混合玩意儿。波洛先生，您胡猜瞎想的东西未必能够当作证据吧……”

波洛眯起眼睛，凝视了诺曼·盖尔片刻，然后有些得意地说：

“可能。但是现在，我是有证据的。”

“真的吗？”诺曼·盖尔嘲笑地大声说，“也许您有我如何杀死老妇人吉塞尔的证据？可是所有的乘客都清楚地知道，可以证明我绝对没有走过她的身边。”

“我马上告诉你，你是如何犯罪的！”波洛说。“你对自己旅行皮箱里的东西有什么说的呢？你去游山玩水，为什么带着牙科大夫的白色亚麻布上衣呢？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回答是：因为它像乘务员的工作服。

“现在谈谈你犯罪的经过。当乘务员端着咖啡到‘普罗米修斯’号另一部分去的时候，你走进了厕所，在那里穿上了自己的白上衣，回到客舱，从茶点部的箱子里拿了一把咖啡匙，很快到吉塞尔的小桌跟前去。你把箭扎进受害者的脖子，立刻打开火柴盒，放出黄蜂，赶忙回到厕所，脱掉上衣，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一共用了大约一两分钟。我要强调心理因素：任何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去注意乘务员。能够认出你的惟一的人是简小姐。可你了解女人！一

个女人只要独个儿留下(特别是她跟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起旅行的时候),她马上就会打开手提包,照照镜子,搽搽香粉,重新涂涂口红……"

"真的吗?"盖尔继续挖苦说,"最有趣味的理论;可它是绝对没有根据的。你还有什么吗?"

"哦!还有很多,"波洛平心静气地继续说。"正像我已经断言过的,在私下交谈中,每个人都可能提露自己……你曾十分轻率地提到自己在南非农场里呆过。你只是没说:这个农场是繁殖蛇的……这一点后来已经查明。"

此刻,诺曼·盖尔才不由自主地第一次露出恐惧。他仍企图辩驳,可是话语显然不听他支配了……

"你到过那里,"波洛继续说,"用了原来的名字——理查兹!我们用传真方式把你的照片发送到那儿,那里的人已经认出你来了。根据这张照片,鹿特丹的人也认出你就是跟安妮·莫里索结婚的那个理查兹。"

诺曼·盖尔还想说话,可是嗓音呼哧呼哧地在喉咙里卡住了。他一下子萎缩下去。一个精神抖擞的漂亮小伙子突然变成了一个可怜的生物,嘴唇直颤,两眼寻找援助和同情……但是没有找到……

"性急把你毁了,"波洛说。"而'玛丽教养院'院长拍发电报给安妮·莫里索以后,更加快了事情的发展。忽视这份电报是不明智的。你授意你妻子,既然犯罪时你们两人凑巧都在飞机里,如果她不隐瞒某些事实,那么不是她就是你就会受到谋杀的怀疑。你跟安妮见面后,知道了她跟我的谈话,你就更加着慌了。你害怕我从安妮那儿知道了真相,也

许你还以为她自己也开始怀疑你了。你迫使她离开旅馆，要她坐上跟轮船起航时刻相衔接的火车。在火车上，你强迫安妮·莫里索喝了氢氰酸，把空瓶子塞在她的手里……”

“恶毒的谎言！”

“不！安妮脖子上有发青的指痕。”

“卑鄙、无耻、丑恶的谎言！”

“你仓促中甚至把指印留在瓶子上了……”

“你瞎说！我是戴……”

“啊！你是戴上手套的？我认为，这个小小的自白终于揭穿了你……”

盖尔愤怒得面红筋涨，脸色大变，向波洛猛扑过去。然而，贾普警督赶过了他。贾普揪住盖尔的两只手，大声而清楚地宣布：

“詹姆斯·理查兹，就是诺曼·盖尔！你因谋杀罪被捕了。我得警告你，你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作了记录，作为证据。”诺曼·盖尔吓得直打哆嗦。看样子，他几乎就要虚脱了。两名在门外待命的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房来，把他带走了。

克兰西先生跟波洛面对面呆在一起。在一阵狂喜中，他痉挛似的深深吐了一口气。

“波洛先生！”他大声说。“这是我一生中碰到的一件最惊人的事！您太出色了！”

波洛低下头，他抚摸着小胡子，谦逊地微笑了一下。

“不，不！毫无疑义，这里也有贾普警督的功劳。他证实盖尔就是理查兹时，真是创造了奇迹。加拿大警察局早就在

调查这个理查兹。他们怀疑，跟他接近过一段时间的姑娘，是由于他的罪过死去的，而且某些细节和事实表明，这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可怕！”克兰西先生鸟语似的叫了一下。

“盖尔是杀人犯！”波洛说。“这种情形已经屡见不鲜，他是特别危险的一类人物，因为他很迷人，得到女人的欢心……”

克兰西先生畏怯地咳嗽了一声：

“可怜的姑娘，这个简·格雷……”

“是的，我已经跟她谈过，生活有时是很残酷的。可是不能否认这个姑娘的勇气，她能克服困难。”

波洛不自觉地把盖尔猛然一跳而弄乱的报纸叠成一叠。在一张报纸上，有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上流社会新闻栏的一张照片：维尼夏·克尔在赛马日“跟霍尔伯里伯爵和自己的女友谈话”——照片下而是签名。

波洛把登有照片的报纸递给克兰而先生：

“您看见了吗？我相信，再过一年就会出现一个启事：一切准备就绪，霍尔伯里伯爵和敬爱的维尼夏·克尔即将举行婚礼。您知道这个婚礼是谁安排的吗？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我还要安排一个婚礼。”

“霍尔伯里太太和巴勒克拉夫先生？”

“不！这类人物的婚礼引不起我的兴趣。”波洛信任地往前倾过身去。“不，我是说让·杜邦和简·洛雷小姐的婚礼……这样的年轻人我是喜欢的……”

一个月后，简小姐走进波洛先生的办公室。

“我有憎恨您的理由，波洛先生。”她脸色苍白，眼下现出了黑圈。

波洛柔和地对姑娘说：

“好嘛，我的孩子，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稍微恨我一下。可我相信，您是宁肯正视真理的。您想象中的幸福是什么呢？在诺曼·盖尔的天堂里，您生活得不会久的。像他这样的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他们惯于抛弃女人……”

“哦，诺曼……”简悲戚地叹了口气，停了一下才说：“我一辈子绝不能再爱什么人了……”

“自然啰，”波洛赞同地说，“对您来说，生活的这一面已经永远结束了。”

简没有觉察出他那温和语调里的笑意，点了点头。

“波洛先生，”她说。“现在我需要的一切——就是很好的、很有趣味的工作。这样我才能够忘掉……”

波洛在椅子上往后一靠，看了看天花板。

“简，我劝您跟杜邦父子一起到波斯去，那是特别有趣的。”

“不过，……您跟他们谈到我……难道这是当真的吗？这不光是为了……做做样子吗？”

“恰恰相反，我的孩子。”波洛摇了摇头，“最近我是那么酷爱考古学和古代陶器，以致真的捐了一张捐赠的支票给咱们的考古学家！据我今天早上知道的，他们十分希望您参加他们的考察队。您会画画吗？”

“是的。我在学校里画过——画得还很不坏。”

“好极了。我认为旅行将使您得到快乐。”

“他们真的希望我去吗?”

“甚至求之不得。”

“好啦……”简忍住没有叹气,她说道,“最好快点儿走,走得越远越好。”她的脸蛋有点儿发红。“波洛先生……”她疑虑地瞅了赫尔克里一眼,“我是一个不坏的秘书,对吗?您……费心……”

“费心?”波洛佯装吃了一惊。“我能向您担保,小姐,如果说到钱,我可是个——商人。”他似乎有点见怪,简甚至慌忙请他原谅。

“可是现在,我想,”她停了一下,轻松地说,“我最好到博物馆去,哪怕看看那些史前陶器也好……”

“非常好的想法!”

简犹豫不决地在办公室的门槛边停下,然后走了回来。

“也许,先生,您一般并不那么好,可是嘛,您待我却挺不错……”她真正显得难为情,在波洛头上吻了一下,就急忙走了出去。

“哦,太可爱了!”赫尔克里·波洛说。